

黄淬伯文集

#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黄淬伯 著

中华书局

# 序

徐 复

南通黄淬伯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高第弟子，以音韵著称，其所论述，褒然为举首。先生撰《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久为学界所瞩目，日、法等国汉学家亦羨称之，可以知其影响所届矣。余读《慧琳反切考》，定声类为六十七，惊叹其分析之精到，方法之缜密，善读者当有会心，不俟余喋喋也。40年代，余与淬伯先生相识于巴县之南温泉，讨论音韵，研覈诂训，虽师授不同，而未尝相忤也。50年代，日月重光，淬伯先生主讲于南京大学，余亦施教于南京师范学院，两校相距咫尺，得时时请益，有新义则相告，十数年间，得切磋之益焉。时余撰《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一文，先生为举汉魏语音，获益匪浅。先生则力撰《〈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等文，树批判之帜，力排众议，龢龢争辩，辞严理壮，可以折服余子矣。60年代初，蒋君礼鸿撰成《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先生为余举《广韵》中数事，余因撰《敦煌变文词语研究》，先生力赞之，并谓颜师古《汉书注》与《匡谬正俗》可汇为一家言，以事冗未及为之。时先生立意改写《慧琳反切考》，以新观点为指针，匡正旧作，于是昕夕从事，日有定限，迨至易箠前，其新著《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一书始杀青可读，而先生已归道山矣。呜呼！其强力坚韧，必期于成，又何可企及耶？今年开春，江苏古籍出版社将刊印先生遗书，以垂方来。鲍明炜教授通读全书，细心辨察，撰有《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到〈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一文，词贍理达，示人津逮，将弁诸卷首，以谄多士，如是则余可以无述也。未附论文五篇，皆解放后所作，精心结

撰，辞旨锋利，足以裨益先生之书；又 1942 年所撰《诗传笺商兑》一篇，有益训诂，亦以殿焉。回忆卅载之交谊，时萦耳目，而赏奇析疑，邈不可期，今序先生书，诚不胜凄伤怛恻之痛焉！

1985 年 11 月 于南京师范大学

# 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到《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鲍明炜

黄淬伯先生早在 20 年代末著《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下称《慧琳反切考》)一书,除考明慧琳反切的音韵系统外,并兼及《切韵》音系,定《切韵》四十七声类,是当时音韵学界的一项重要成就。但是从那以后,黄先生对他所取得的成就,许多重要论断,逐渐有了新的看法。解放以后,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和启示下,黄先生在汉语音韵学领域中一系列新的观点最后确立起来。他在南京大学讲授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课时,即以他的新观点新体系贯穿教材,并且接连发表了《〈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1959)、《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1962)、《〈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1964)等重要论文,来阐明他的观点。接着开始改写他的旧著《慧琳反切考》。这时黄先生已年逾古稀,健康情况不大好,课余之暇,断断续续坚持写作,数易其稿,直到 1970 年 4 月才最后完成,这就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下称《关中音系》)。书成后不到半年,黄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从《慧琳反切考》到《关中音系》,其间有很大的不同,又有密切的联系,两书必须结合起来读,才能看清楚其间的来龙去脉。但是《慧琳反切考》出版已五十多年,流传不广,现在已不易得。本文打算把两书间的主要联系介绍出来,以便于阅读《关中音系》,述而不作,不表示任何主观意见。

黄先生对慧琳反切系统改变看法,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慧琳反切考》。他说:

《切韵》声类实有四十七类之多,取此四十七类,与经音义(按即慧琳反切)所据韵书之声类相较,则于古今音变,可昭告我人以两大

端：一曰四等字之孳生寔多，一曰唇音之轻重携二。

按经音义切音声类，其每类有分三系者，有分两系者，若据其系与以一系为类者合计之，凡六十有七，视《切韵》增多之数，大都为四等字之声类也。而《切韵》声类，唯一喻类，等韵家指为四等外，更别无四等之声类。屹然离异有若是者，端系精系诸纽，在《切韵》为一类，至经音义所据韵则一四等画然分矣。十二齐一先三萧十五青二十五添诸韵字（仄韵赅此）与佳、皆、灰、哈所谓一二等诸韵部，其反切上字实同类也，而经音义所据韵，则尽改其切为四等音矣。更就表（按指慧琳反切与《切韵》声类比较表）中第一组古苦二类所列字言之，《切韵》吉读居质切，吉居类也。诘读去吉切，倾读去营切，诘倾与去亦类也。至经音义所据韵，吉字切无征，惟紧字切用吉为上字（紧字《切韵》居忍切），诘字改作轻逸切，倾字改作缺营切，凡《切韵》之三等字之变为四等者，胥视乎此。此《切韵》一二等与三等字之孳衍为四等，乃隋唐间音变之一端也。（卷二 32 页）

黄先生认为慧琳反切系统有六十七声类，比《切韵》增多之数，大都是四等字之声类。端系精系诸纽在《切韵》为一类，即一四等字反切上字为一类，至慧琳反切四等之反切上字分离出来，自成一类，如齐先萧青添诸四等韵之反切上字。在《切韵》时代，这些所谓纯四等字，由于反切上字与一等字无别，黄先生认为也是一等。另有些三等字，如《切韵》质韵诘去吉切、清韵倾去营切，反切上字“去”为三等字，与被切字相应。可是到慧琳反切就被改为诘轻逸切、倾缺营切，反切上字“轻、缺”韵图均列四等，说明“诘、倾”等三等字也变成四等。这样，在慧琳反切系统中四等字就大为增加，反切上字分为一二等、三等、四等三系，为隋唐间音变之一端。

四等字之反切上字自成一类，《慧琳反切考》已作了系统的处理，与一二等三等并列，今抄录出来，与《切韵》比较，以明《关中音系》声母系统的来历，列“慧琳音与《切韵》声类比较表”如下：

慧琳音	《切韵》	字母
类 系 等	类 等	
古 古 一二	古 一二四	见
居 三	居 三	
经 四		

苦	苦	一二	苦	一二四	溪
	羌	三	丘	三	
	缺	四			
渠	渠		渠		群
吾	吾	一二	吾	一二四	疑
	鱼	三	鱼	三	
	霓	四			
呼	呼	一二	呼	一二四	晓
	虚	三(含四等)	许	三	
胡	胡	一二	胡	一二四	匣
	携	四			
乌	乌	一二	乌	一二四	影
	於	三	於	三	
	伊	四			
韦	韦	三	于(云)三		(匣三)
	以	四	余(以)四		喻
都	都	一	多	一四	端
	丁	四			
他	他	一	他	一四	透
	体	四			
徒	徒	一	徒	一四	定
	甸	四			
奴	奴	一二	奴	一四	泥
	女	三	尼	二三	娘
	宁	四			
鲁	鲁	一二	鲁	一二四	来
	力	三	力	三	
	了	四			
祖	祖	一	将	一四	精
	子	四			
仓	仓	一	仓	一四	清
	七	四			
藏	藏	一	才	一四	从
	情	四			

桑	桑	一	苏	一四	心
	先	四			
循			徐	四	邪
补	补	一二	边	一二四	帮
	彼	三	方	三	
	必	四			
普	普	一二	滂	一二四	滂
	披	三	敷	三	
	匹	四			
蒲	蒲	一二	蒲	一二四	並
	皮	三	房	三	
	毗	四			
莫	莫	一二	莫	一二四	明
	眉	三	武	三	
	弥	四			

其他声类,知组并入端组,庄组并入精组,章组船(床≡)禅合并,非组非敷合并,表中未列出。我们知道,《切韵》音系一二四等反切上字是通用的,只有三等自成一系。上表说明,慧琳反切四等上字也自成一系。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黄先生依据反切上下字洪细侈弇的关系,认为声类变了,韵类必同时变,因为反切上下字是相适应的,不会单方面变。在这个基础上,黄先生认为慧琳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必相同。在慧琳反切系统中韵母分两大类:一类第一元音是[i],一类第一元音是[非i];是[i]的一类,又分强音[i]和弱音[ɪ]两类,共三类。与反切下字相适应,反切上字也分三系,即A、B、C三系,这三系上字的第一元音分别是[非i]、[ɪ]、[i]。黄先生说:“反切上字系类的区分,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又说:“声母是辅音音位,声类是反映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形式。声母的职能在于区别字义,声类的作用在于描写。”黄先生运用“三系”说,声类和声母分开,一个声母因与下字结合的关系不同,可以分出几个声类,反过来说,几个声类虽结合的关系不同,但实际上是一个声母。这样,慧琳反切的六十七声类,被定为《关中音系》的三十七个声母。

《关中音系》的韵母系统来自《慧琳反切考》,但因处理方法不同,略有改变。黄先生取《慧琳反切考》的韵类,看它和哪一系类的反切上字相结

合,参考域外译音和其他材料,定其韵值。例如《关中音系》歌部分开口合口两类,都与上字 A 系结合,知这两个韵母都无韵头,据日译汉音,主要元音拟为[a],两个韵母是[a][ua]。麻部也分开口合口两类,与上字结合,B系多,C系少,知韵头是[ɿ],少数是[i],参考日译汉音,拟韵值为[ɿa][ɿua]。这样,歌麻实同韵,只是韵头不同,包含四个韵母,在音节表中共列一表。在《慧琳反切考》中“柯、嘉”(即歌麻)两韵开口因等的不同各分二类,在《关中音系》合为一类,黄先生不承认当时有等的分别,认为分等是后来的事。又如基部(即羈部),按反切下字分开合两类,多数与上字 B 系结合,韵值定为[iɿ][ɿui],但上字中也有 C 系,在音节表中又有[i][iui],这就有了四个韵母。类此情形,还有乾、兼、侵、麻等韵部。除以上情况外,两书韵类就没什么不同了。

为表明《关中音系》韵母系统的来历,平赅上去入,列比较表如下:

《关中音系》	《慧琳反切考》	《切韵》	说明
(1)歌 a ua 麻 ɿa ɿua	柯 嘉	歌戈 麻	
(2)哈 ai uai 皆 ɿai ɿuai	荑瓌 皆	哈灰泰 佳皆夬	
(3)豪 au 肴 ɿau	膏 膠	豪 肴	晓韵 C 系多, B 系少,原拟为 ɿau,与 au ɿau 相配为一部,因下字与肴有明显区别,改为 iou。
(4)晓 iou iou	晓	萧宵	
(5)侯 əu ɿəu	钩樛	侯尤幽	侯 əu 尤幽 ɿəu
(6)模 o ɿo	觚楮	模鱼	模 o 鱼 ɿo
(7)虞 ɿu	拘	虞	
(8)齐 ɿei ɿuei	稽	齐祭废	
(9)基 ɿi ɿui i ɿui	羈	支脂之 微	羈韵包括微韵,见《慧琳反切考》。基韵未指明,举例亦不见微韵字。
(10)唐 aŋ u aŋ 阳 ɿaŋ ɿuaŋ	纲 韉	唐 阳	
(11)更 ɿaŋ ɿuaŋ	羹	庚耕	
(12)京 ɿŋ ɿuŋ	羹	庚	京韵是羹韵之一类,即《切韵》庚三等字。
(13)江 ɿoŋ	扛	江	
(14)洪 uŋ ɿuŋ ɿuŋ	弓	东冬 鍾	

(15)登	əŋ uəŋ iəŋ iuəŋ	缙矜	登 蒸	
(16)罄	ieŋ iueŋ ieŋ iueŋ	罄	青 清	
(17)寒 间	aŋ uaŋ iaŋ iuaŋ	干 姦	寒桓 删山	
(18)乾	ien iuen	鞬	元仙	仙之三等在乾,四等在肩。按两韵只韵头不同,似应定为一韵,列一表中。
(19)肩	ien iuen	肩	先仙	
(20)痕魂 殷文	ən uən iən iuən	跟昆 筋军	痕魂 殷文臻 真 真淳	真部分和臻并于殷。
(21)真	in iun	湮钧	真淳	
(22)堪 缄	aŋ iaŋ	堪 缄	覃谈 咸衔凡	
(23)兼	iem iem	缣	盐添严	
(24)侵	im im	襟	侵	

黄先生这本新著,虽然经过多年考虑,但是改弦更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尝试之作,容有可议之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书成后,未及反复斟酌修订,先生就遽尔谢世了。在校读过程中,碰到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无从商量,只好保持原文,例如晓韵原拟为[iəu],后改为[iou],前后不一致,今改归一致。但晓部反切下字只有尧系一类[iou],韵母表中也有一个韵母,可是音节表中却有[iəu][iou]两个韵母。又如所谓重韵,一般指同摄同等的韵,黄先生把同摄不同等的韵也叫重韵,如仙先、宵萧等,因为黄先生认为分等是后来的事。类似情况都未加改动。黄先生晚年健康状况已很可虑,特别在“文革”期间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仍插空坚持修订补充书稿,这种坚忍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人敬佩。黄先生是书法家,这本书的手稿都是他亲自工笔抄写的,弥足珍贵,将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善本书珍藏。

黄先生去世已十多年,追念先生在世时,多承教诲,受益良多。这次有机会校读遗著,有所查证,并写这篇短文,总算为先生做了一件事,谨以此纪念敬爱的师长。文中有些问题不免有理解错误的地方,希读者明察,好在有原书在,可以复按。

# 目 录

序 .....	徐 复	1
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到《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	鲍明炜	3
第一章 绪论 .....		1
一、研究古代方言音系的重要性 .....		1
二、唐代方言性的韵书 .....		2
三、唐代关中方言音系的资料 .....		4
四、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 .....		4
五、怎样从慧琳反切中引出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		6
六、唐代关中方言音拟构的原则 .....		7
第二章 声母 .....		9
一、前言 .....		9
二、声母 .....		9
(1)喉音 .....		9
(2)舌根音 .....		10
(3)舌头音 .....		12
(4)舌面音 .....		14
(5)舌尖音 .....		15
(6)双唇音 .....		17
(7)唇齿音 .....		18
(8)唐代关中方言声母总表 .....		19
第三章 韵母 .....		20
一、前言 .....		20
二、韵母 .....		22

(1)开韵尾韵母 .....	22
(2)闭韵尾韵母 .....	25
(3)唐代关中方言韵母总表 .....	30
第四章 声调 .....	32
一、前言 .....	32
二、唐代关中方言声调系统表 .....	33
三、唐代关中方言上声调有变为去声调的动向 .....	34
第五章 唐代关中方言音节表 .....	36
一、前言 .....	36
二、音节表 .....	38
(1)开韵尾音节 .....	38
(2)闭韵尾音节 .....	72
第六章 四种音系的比较 .....	124
一、前言 .....	124
二、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切韵》音系比较 .....	125
(1)声母 .....	125
(2)韵母 .....	126
(3)声调 .....	132
三、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韵镜》音系比较 .....	133
(1)声母 .....	133
(2)韵母 .....	134
(3)声调 .....	136
四、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切韵指掌图》音系比较 .....	137
(1)声母 .....	137
(2)韵母 .....	141
(3)声调 .....	141
五、等韵体系的形成 .....	142
 附 录	
《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 .....	145
附:《〈切韵〉声母表》、《〈切韵〉韵母表》 .....	174

---

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 .....	185
《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 .....	200
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 ——与王显、邵荣芬两位同志讨论 .....	205
近代语文学史上的顾炎武 .....	215
诗传笺商兑 .....	226
后 记 .....	黄东迈 239

# 第一章 绪 论

## 一、研究古代方言音系的重要性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大致可分为八大系:1. 北方话、2. 江浙话、3. 湖南话、4. 江西话、5. 客家话、6. 闽北话、7. 闽南话、8. 广东话。这八大系方言,各有它不同的特点,各有它的历史进程。它的分布地域,各因不同的历史条件,有的日益扩展,有的日趋缩小。现代北方话的地域最大,使用这系方言的人口,几占汉民族全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方言的产生,是部落分裂造成语言分化的结果<sup>①</sup>。汉语分化为方言,这一事实,当然在远古时代,即已存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sup>②</sup>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历程,由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整体。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分支,要了解汉语发展的全貌,就应当从个别方言史的研究开始。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我国研究汉语语音史者,所用的方法,概言之,可分以下两种:

一为着重整体忽略部分。例如近代研究先秦古韵者,主要依据《诗经》用韵,从中揭示那时汉语的韵母系统。人尽皆知,《诗经》是古代不同时的诗歌总集。全部诗歌的语言,乃是古汉语的整体。因此所得的韵母系统,显然不是个别的方言,而是所有方言共同性的韵母系统。

---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译本 87 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又如研究先秦古声母者,利用同义异文和同音借字观察其相互关系,从而归纳成类。得出的声母,也不是个别方言,而是所有方言共同性的声母。

诚然,区别上古方言的时与地,资料本身,无此条件。但是只知整体,不知部分,研究的结果,给人们有见林不见树之感。

一为由部分到整体。近三四十年来,研究古方言音系的作品渐渐多起来了。他们所据的资料,一为韵语,即从某一作家所在的地域以衡量用韵系统的方言性。一为各家反切,从反切上下字的系统中,探求其声母、韵母和声调,同样从反切作者的地域以衡量所揭音系的方言性。也有利用古译音推求某一时地的方言音系的。着重部分研究所得的成果,假若方法正确,反映真实的话,那末,积累的成果愈多,对于汉语发展史愈是有助于既见其树,又见其林的全面认识,有助于对现代方言音系形成的过程和规律性的理解。

## 二、唐代方言性的韵书

唐代以前的韵书,如吕静《韵集》、夏侯詠《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在韵部分合方面,表明了方言韵母系统各自的特点。可是,这类具有方言性的至为珍贵的韵书,历时不久,即告失传。于今只能看到各家所定的韵部而已。

唐代具有方言性的韵书,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以下四种:1. 张戡《考声切韵》、2. 天宝《韵英》、3. 元廷坚《韵英》、4. 武玄之《韵铨》<sup>①</sup>。但是这四种韵书的性质,于今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 (1) 两种《韵英》的性质

《玉海》(四十五)引韦述《集贤记注》:“天宝末,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分,陆法言《切韵》又未能厘革,乃改撰《韵英》,仍旧为五卷。旧韵四百三十九,新加百五十一,合五百九十,分析至细。”这段记录,《韵英》一书好像是根据唐代语言所写的韵书。所称之数字,好像就是当时语音的韵部数

<sup>①</sup> 王国维《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戡〈考声切韵〉、武玄之〈韵铨〉分部考》,《观堂集林》卷八。

了。王国维先生正是这样理解的。

其实,汉语韵母数,在具体方言中,都以闻声辨义为限。陆法言《切韵》在唐代已有人讥评其分部之多,不符合实际。因此,《记注》所称之数字,看作韵部,倒不如看作字数,比较合理。何以言之?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这位皇帝留心今古字音,他根据今音,改《尚书·洪范》“无偏无颇”之颇为陂。这个故事和《记注》“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分”一语,正是同一问题。在那种影响下,很可能按照陆法言《切韵》,把古同韵今异部的字,按部区别,这或者就是《韵英》的体例。因此,《记注》的数字,显然指字数而不是韵部。

天宝《韵英》既是这样的体例,那末《南部新书》所称天宝末有陈王友、元廷坚撰的《韵英》,又应看作何种式样的韵书呢?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景审序:“近有元廷坚《韵英》及张戡《考声切韵》,今之所音,取则于此。”又慧琳注明廷坚反切以秦方言为基础,由是元廷坚《韵英》是方言性的韵书了。但从慧琳全部反切看,指明《韵英》反切者,不过千百分之一。在引用《韵英》反切时,又必与《切韵》反切对举,并分说这是秦音,那是吴音。因《韵英》反切在慧琳反切中出现之少,可以推想廷坚《韵英》不是一部系统性的方言韵书。因注例必秦吴音对举,可以推想廷坚《韵英》的特点,在于方言读音和《切韵》反切异同的对照。据是,廷坚《韵英》和天宝《韵英》体例相同。

## (2)《考声切韵》和《韵铨》的性质

景审序虽有元廷坚《韵英》和张戡《考声切韵》为慧琳所据之说,但是慧琳注语引用《考声切韵》的字义则常见,从不提出它的注音,这一现象与景审序并不相应。同时各种韵书各有它的现实基础,各有它的方言特质,注音者不可能同用几种反切注音。因此,对于《考声切韵》是怎样的韵书,在书缺有间的情况下,可以存而不论。

《韵铨》是不是描写唐代方言的韵书?从《悉昙藏》(卷二)中所存的平声五十韵部来看,我认为仍然是陆法言《切韵》的系统。“视唐诸家韵少戈脂諄殷痕桓删衔凡九韵,而自侵部别出岑部”,这一论据,并不坚确。因为今日所见的唐代《切韵》残卷,各书的部目,在形式上虽有多少之别,但按其内在的系统与陆韵一致。至于悉昙用十六韵头摄尽《韵铨》五十韵部,乃是《切韵》韵部和梵语韵母的对应问题,不能作为“《韵铨》大合并其部

目”的证明。

根据以上分析,所称唐代具有方言性的四种韵书,除《考声切韵》无可论证之外,其他三种,可以这样说,把《韵铨》看作唐代方言性韵书,乃是误解,两种《韵英》有部分的方言反切,但不是成系统的方音描写。

### 三、唐代关中方言音系的资料

唐代僧人慧琳(736—820)《一切经音义》的反切是具有描写性的古方言音系的具体资料。

慧琳事迹,从有限的记录中,仅知其为疏勒人。“印度声明之妙,支那音韵之精”两语,表明慧琳既通梵文,又精汉语。他住在长安西明寺,广泛注释大藏,积二十多年的功力,写成《一切经音义》一百卷。

这一稿本,唐五代时,最初传至契丹。明天顺时,再传至高丽海印寺,并开版印行。当清代乾隆二年,即日本元文二年,在日本白莲寺再版。清末,白莲寺本又传至中国,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

观察慧琳注音,一个字同一音读,可以标出多种不同的反切,试看下列:

机 几衣 纪希 居衣 既祈

归 愧逵 鬼为 鬼危

如果说:慧琳反切出于元廷坚《韵英》或张戡《考声切韵》,怎么会出现多样的反切呢?不言而喻,必有一种活方言作为基础,凭借“支那音韵之精”的技巧,才有可能自由自在运用不同的反切上下字,表明一个字的音韵构造。由于慧琳居住长安有二十多年之久,在注语中,又时时指责《切韵》反切为吴音,而有取于元廷坚依据秦音所作的反切。由此可见,当时关中方言是慧琳反切的语音基础。要了解千余年前关中方言音系,这种反切无疑是最直接的记音。

### 四、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

汉语里一个音节相当于一个汉字。一个音节具有声母、韵母、声调三要素,因此,一个汉字的反切,同样具有这三要素。一个音节结构的形式,

一般为,声母+ $\frac{\text{声调}}{\text{韵母}}$ 。因此,一个反切,一般说,上一字代表声母,下一字代表韵母和声调。

上字和下字的职能是这样,但构造反切,使用上下字,在分析慧琳反切时,发现以下几个规则:

(1)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即韵头)要求一致。例如:

开口			合口		
干	冈安	kaŋ—ʔan	冠	古欢	ku—xuan
机	几衣	kie—ʔie	归	愧逵	kiue—giue
肩	吉烟	kit—ʔien	涓	决玄	kiuet—ɣiuen

这六个例字的声母同是一个[k],所用的反切上字,都不相同。并在慧琳反切上字中,各自成系。易言之,韵母的第一元音是[非i],使用的上字成为一系。韵母的第一元音是[ɿ],使用的上字又成一系。韵母的第一元音是[i],使用的上字,也不和他系混淆,自成一系。显然,不论开合口音,上字的使用,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假若我们用x代表任何声母,用A、B、C代表上字的系别,可以构成以下三个公式:

	声母	韵母第一元音	反切上字
1.	x	非 i	A 系
2.	x	ɿ	B 系
3.	x	i	C 系

这三个公式使用的结果,就形成慧琳反切上下字韵母第一元音要求一致的规则。

(2)反切上字除定声、定清浊之外,又有声调的选择。

例:

平	筋	居殷	谨欣 <sub>4</sub>	谨殷	谨银	居银
上	谨	斤隐				
去	靳	谨近	斤近	居近		
入	吃	谨乙	斤乞	居乞	斤乞	斤乙

这四个例字反切上字的使用,表明一种显著的倾向,即平声字的反切上字多数用仄声(即上去入之声),仄声字的反切上字多数用平声。

反切上字的职能,一般认为上字与所切之字为双声,上字定清浊而不

论平上去入。可是慧琳反切上字,定声、定清浊之外,又须斟酌声调。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取证慧琳反切,纽的概念得到新的理解,同时封演之说,也表明了这一规则在定切时的重要作用。

(3)反切下字的声母和上字声母的发音部位有要求一致的倾向。例如:

羈 几疑 几宜 京奇  
龟 愧逵 鬼为 轨危 愧韦

反切下字声母的发音部位要求与上字一致,在唇音字方面,更为显著。

分析慧琳反切,(1)、(2)两个规则的运用最为广泛。用两个汉字组合起来,描写汉语音节结构的反切,它本身存在着这样的缺点,即上字定声的同时,还包含韵母,这是赘余之物。下字定韵、定调的同时,还包含声母,这也是赘余之物。这种赘余之物,在拼音的进程中,常起干扰作用。试比较:

干 古寒 ku—ɣan 冈安 kaŋ—ʔan

前一反切出于《切韵》,在拼音时,很有可能把“干”拼成[kuan]。后一反切,出自慧琳,由于上下字韵母第一元音的一致,就排除了赘余之物的干扰,可以信口拼成[kan]。关于反切上字声调的选择,也是有利于更正确地反映音节的构造。总的表明,慧琳构造反切,审音细致,定切有法,胜于《切韵》<sup>①</sup>。

## 五、怎样从慧琳反切中引出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音系是音位系统的简称。汉语里区别词义的音位,表现在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慧琳反切以唐代关中方言为基础,要如实地从这中间引出唐代关中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其一,首先要获得反切上下字的系类;其二,如何正确认识所得的系类。

慧琳反切,数以万计,而又分散,工序开始,必须使分散的变为集中。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既集中了,看到同一声母或韵母和声调的反切上下字极不一致的现象,由是我们根据这样的观点,即任何一个反切,都是汉语音节结构的反映。因此,同一声母不同的反切上字可以联系成类。同样,同一韵母和声调不同的反切下字可以联系成类。近代音韵学家陈澧分析《切韵》反切,提出“系联法”<sup>①</sup>,这无疑有一定的科学性。我们采用他成功的经验,又改正他的错误,分析慧琳反切,获得了反切上下字的系类。

用“系联法”获得慧琳反切上下字的系类,下字所代表的韵母和声调是十分明确的,即一系下字,代表一个韵母和一个声调。可是一系上字不一定就代表一个声母。

我们在分析慧琳反切构造之后,清楚地看到反切上字系类的区分,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换言之,同一声母,因结合的韵母第一元音的不同,便形成不同系别的上字。这种系别,不仅表明声母,同时也表明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形式。

国内外有些汉语音韵研究者,只知反切上字代表声母,而不知道上字区分系类的根据,由是把反切上字系类看作声类,等同声母。

其实,声母是辅音音位,声类是反映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形式。声母的职能在于区别字义,声类的作用在于描写。我们本着这样的观点,把慧琳反切上字的系类,看作引出唐代关中方言声母的素材。

## 六、唐代关中方音拟构的原则

建设汉语语音发展史,拟构古音,用音符替代汉字标音,是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古韵学家段玉裁分析《诗经》用韵,发现上古汉语支、脂、之分为三部,却以无从知道这三部韵母的区别,发出“朝闻道,夕死可也”的浩叹。

欧洲语言学家同样感到,汉字标音“掩盖了方言的深刻差异,掩盖了一代又一代语音的变化,所以要断定这个语言过去的发音情况,乃是异常艰难的工作”。

但是,到了现代,有许多中外译音可以利用,有科学的语音理论可以

<sup>①</sup> 见《切韵考》卷一《条例》。

参考,有丰富的汉语语音资料可资探索,由是古汉语语音的重现,就有可能。当然,所谓重现,不能把它看作音档,而是合乎规律的拟构。

本世纪初期,欧洲汉学家高本汉学说传入中国。在拟构古汉语语音方面,特别引起中国音韵学界的兴趣,甚至无批判地接受。其实古汉语语音的拟构,也同样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现在,谈谈我们拟构唐代关中方音的原则:

### (1)首先需要有一个具有确定性的音系

有了确定的音系,才有可能作出合乎语言实际的语音拟构。上文在批判反切上字的观点中,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旧稿《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声类考》用“三十六字母”的尺度,衡量慧琳反切上字的系类,把舌头音各声母 B 系上字和舌尖音 B 系上字都看作独立的辅音音位即声母。据是拟音,在唐代关中方言中,就产生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知、澈、澄一类声母。北方话舌尖后音的形成,当在南宋以后<sup>①</sup>。用陈澧的观点,庄、楚、床、疏四个声母唐代即已存在。根据虚构的音系,怎么会拟出合乎汉语实际的语音呢?道理很明显,要拟构古代语音,一定要依靠一个确定的音系。

### (2)以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为主,适当参考日译汉音

唐代长安是当时国际性的文化中心。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前后不下十三次之多。每次都有留学生、学问僧随来<sup>②</sup>。因此,当时的日译汉音,对于慧琳反切的音韵构造,有直接见证作用。但是译音自身,各以本民族的语音为基础,因此利用译音,有一定的限度。高本汉在这一问题上说得对。他说:“对音的材料固然很重要,不过最好是本国的材料得了结果,然后再拿对音当一试金石来对一对。”<sup>③</sup>这话,可为拟构唐代关中方音系的借鉴。

### (3)拟构的语音还要放在语音发展过程中检验

拟构唐代关中方音系,仅有慧琳反切可据,有日译汉音可证,还不够,还要放在历史进程中,观察它的来龙去脉,是否符合语音发展的规律。

① 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②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③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第四卷《方言字汇》中有高丽译音、日译汉音、日译吴音、安南译音四种。主要参考日译汉音。其他三种,也同时参验。

## 第二章 声 母

### 一、前 言

本章内容,主要根据慧琳反切上下字结合的形式,引出唐代关中方言的声母。

前已言之,和韵母第一元音相应的反切上字分为 A、B、C 三系。有的声母结合的韵母相当广泛,使用的上字三系俱全。有的声母结合的韵母有一定的制约,使用的上字只有一系,或是 C 系,或是 B 系。每系又因韵母有[u]和[非 u]的区别,再分小系。这些都是上字反映声母和韵母结合的形式,由是每一声母使用的上字,必须选择例字,表明其条理。

反切上字反映的声母,我们利用中古译音或参考现代方音,依据拟音的原则,都赋予一定的音值。

### 二、声 母

#### (1) 喉音

##### 1. 零声母

慧琳反切表明零声母的上字,只有 C 系。这一系内又分两系。

C 系 夷已引羊……

喻与容育……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喻母。

## 2. 声母[ʔ]

[ʔ]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 A 系 欧爱安厄……  
       乌枉猥瓮……
- B 系 衣央夭抑……  
       迂苑委郁……
- C 系 幽烟要伊……  
       娟抉萦……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影母。江苏海门“压”[ʔaʔ],还保留它的历史遗影。

## (2)舌根音

## 3. 声母[k]

[k]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 A 系 该高干阁……  
       古戈瓜刮……
- B 系 几姜鸠矫……  
       居君鬼厥……
- C 系 击坚骁结……  
       圭垵涓决……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见母。中古译音证明见母为辅音[k]。

## 4. 声母[kʰ]

[kʰ]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 A 系 考坎开口……  
       苦魁坤空……
- B 系 丘崎羌泣……  
       芎区匡亏……
- C 系 启牵谦诘……  
       奎跬顷缺……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溪母。中古安南译音反映溪母为吐气音。

### 5. 声母[g]

[g]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 B 系。这系之内,又分两系。

B 系 其求虔竭……

巨邛狂拳……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群母。中古日译吴音反映群母为[g]。

### 6. 声母[ŋ]

[ŋ]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A 系 偶昂艾傲……

瓦五玩岬……

B 系 仪仰银岌……

鱼原危玉……

C 系 霓尧研啮……

依照上字分布的系统,C 系应有第二类上字,但在慧琳反切中没有发现。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疑母。中古安南译音表明疑母为[ŋ]。

### 7. 声母[x]

[x]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A 系 吼诃海郝……

呼灰昏忽……

B 系 喜欣休迄……

挥况虚凶……

C 系 馨血……

隳儂……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晓母。中古高丽和安南译音表明晓母为[x]。

### 8. 声母[ɣ]

[ɣ]声母的反切上字分为 A、B、C 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 A 系 豪何痕咸……  
胡回皇洪……
- B 系 尤右  
于为运荣永……
- C 系 系奚嫌侠……  
畦惠玄穴……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匣母。匣和晓,清浊对立,虽无译音引证,可拟匣为[ɣ]。

昔年著者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时,依傍陈澧《切韵考》所定的声类系统,把慧琳音匣母 B 系反切上字,看作“喻<sub>三</sub>”。这样处理,不仅破坏了慧琳音原有的系统,而且人为的提早“喻<sub>三</sub>”的发生。诸如此类,因方法不当而造成的错误,现在都应改正。

### (3) 舌头音

#### 9. 声母[t]

[t]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 A 系 斗堆胆得……  
都端……
- B 系 知陟珍哲……  
猪中竹茁……
- C 系 鸟刁帝玷……  
和“都”、“猪”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端母。中古译音表明端母为[t]。

#### 10. 声母[tʰ]

[tʰ]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 A 系 透胎贪托……  
退兔湍
- B 系 丑耻敕彻……  
椿宠黜

C 系 体听挑剔……

和“退”、“椿”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透母。中古高丽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透为吐气音[tʰ]。

### 11. 声母[d]

[d]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A 系 桃大屯特……

徒同段夺……

B 系 澄长持择……

传仵重逐……

C 系 甸条庭狄……

和“徒”、“传”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定母。中古日译吴音和现代吴语都可表明定母为[d]。

### 12. 声母[n]

[n]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A 系 乃闹能诺……

奴獠暖讷……

B 系 黏宁匿聂……

女

C 系 倭尿泥溺……

和“奴”、“女”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泥母。中古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泥母为[n]。

舌头音四个声母的 B 系上字相当于等韵家所称的知、澈、澄、娘四母。旧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依傍等韵，硬把 B 系独立，认为唐代吴中方言有此四母。其实慧琳反切自身表明 B 系和 A 系、C 系同是舌头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再从舌头音各声母反切上字分布的全局看，也不该把 B 系独立，破坏上字分布的平行性。现在应当还它本来面目，改正

以前的错误。

### 13. 声母[ɭ]

[ɭ]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A 系 老楼勒郎……

鲁弄笼峯……

B 系 良里流列……

六吕伦累……

C 系 了伶练聊……

和“鲁”、“六”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来母。中古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来母为 [ɭ]。

#### (4) 舌面音

### 14. 声母[tɕ]

[tɕ]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 B 系。系内又分两系。

B 系 止轸章折……

煮专种拙……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照母。中古译音以“止”字为例，高丽译作[tɕei]，日译作[ɕei]，安南译作[tɕi]，都反映舌面性，应拟照为[tɕ]。

### 15. 声母[tɕʰ]

[tɕʰ]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 B 系。系内又分两系。

B 系 蚩昌车尺……

充穿吹冲……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穿母。中古高丽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穿母为吐气音[tɕʰ]。

### 16. 声母[dz]

[dz]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 B 系。系内又分两系。

B 系 乘食时石……

船禅垂殊……

传统三十六母中的床禅两母,在慧琳描写的方言里,合而为一。依照 [tɕ]、[tɕʰ] 声母的清浊对应,这系上字所反映的声母,应拟为 [dʒ]。

### 17. 声母 [ɕ]

[ɕ] 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 B 系。系内又分两系。

B 系 式矢申收……

舒输……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审母。中古日译以“身”字为例,汉音吴音都作 [ein], 拟审母为 [ɕ]。

### 18. 声母 [ŋ]

[ŋ] 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 B 系。系内又分两系。

B 系 尔仁然弱……

戎奕乳辱……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日母。安南译“儒”字作 [ŋu], 拟日母为 [ŋ]。

## (5) 舌尖音

### 19. 声母 [ts]

[ts] 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A 系 灾臧奏作……

左总撮缦……

B 系 庄爪邹侧……

俎阻……

C 系 子井尖节……

觜遵足……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精母。参考中古译音和现代方言,拟精母为 [ts]。

20. 声母[tsʰ]

[tsʰ]声母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又包括两系。

A 系 猜仓蹉簇……

粗村窳息……

B 系 差炒厕测……

楚初龞……

C 系 千清婁砌……

蛆筌促……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清母。依前例,拟清母为[tsʰ]。

21. 声母[dz]

[dz]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又包括两系。

A 系 昨残财贼……

殂从……

B 系 乍柴床巢……

锄崇……

C 系 慈樵晴疾……

聚……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从母。从母为精母之浊,因拟为[dz]。

22. 声母[s]

[s]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又包括两系。

A 系 桑珊叟索……

苏孙散算……

B 系 沙山师色……

疏数栓朔……

C 系 先西辛屑……

嵩荀须宿……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心母。中古译音多数反映为[s]。

## 23. 声母[z]

[z]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 C 系。系内又分两系。

C 系 祥似四夕……  
旬随松旋……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邪母。中古日译吴音“匠”作[zɔ:],拟邪母为[z]。

昔年旧作依傍陈澧《切韵考》,把慧琳音舌尖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 B 系看作庄、初、床、疏四声母,不但破坏了慧琳反切上字分布的平行系统,而且使唐代关中方音凭空产生庄、初、床、疏四个声母。现在应当依照慧琳音自身的系统,显示它原有的声母如上。

## (6)双唇音

## 24. 声母[p]

[p]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包括两系。

A 系 保霸谤百……  
补波贝博……

B 系 兵表碧……  
碑陂鄙……

C 系 必编宾卑……

和“补”、“碑”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帮母。依中古译音拟作[p]。

## 25. 声母[pʰ]

[pʰ]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A 系 滂烹拍怕……  
普坏喷朴……

B 系 披帔

C 系 篇批缥匹

B 系 C 系和“普”平行的上字均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滂母。依译音拟为[pʰ]。

26. 声母[b]

[b]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A 系 朋旁败白……

蒲蓬匍仆……

B 系 凭被……

皮备……

C 系 毗便牝苾……

和“蒲”、“皮”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並母。“棒”日译吴音作[bo:]，拟並母为[b]。

27. 声母[m]

[m]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B、C 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A 系 毛忙马墨……

门模妹末……

B 系 眉珉密……

媚旻敏……

C 系 弥冥绵灭……

和“门”、“媚”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明母。据译音和现代方音拟明母为[m]。

(7)唇齿音

28. 声母[f]

[f]声母只与[ɪu]音结合，反切上字为：

B 系 夫非敷峰……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非母。中古安南译音“非”作[fi]，因拟非母为[f]。传统三十六母中非敷两母，在慧琳所描写的关中方音中合而为一。从发音的实际言，唇齿音[f]没有区别吐气不吐气的可能。

29. 声母[v]

[v]声母只与 B 系[ɪu]音组结合，反切上字为：

B 系 扶肥奉房……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奉母。非母为清音,奉母为浊音,应拟为[v]。

### 30. 声母[ŋ]

[ŋ]声母只与 B 系[ɪu]结合,反切上字为:

B 系 武微文芒……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微母。“尾”中古日译吴音作[mi],安南译作[vi]。按微母在慧琳音声母体系中,既不能设想为[v],也不能设想为[m],因拟为[ŋ]。

### (8)唐代关中方言声母总表

零声母	喉	舌根	舌头	舌面	舌尖	双唇	唇齿
∅	ʔ	k	t	tɕ	ts	p	f
		k'	t'	tɕ'	ts'	p'	
		g	d	dʒ	dz	b	v
		ŋ	n	ɲ		m	ɱ
		x		ɕ	s		
		ɣ			z		
			l				

## 第三章 韵 母

### 一、前 言

本章内容,主要阐明慧琳反切下字,显示当时关中方言的韵母系统。

当时关中方言的韵母系统,在平声调内反切下字表现得最为完整。因此,设置的韵部,即以此为根据。

韵部的设置,完全依据韵母和韵母的内部联系。例如[un]<sub>1</sub>[iun]<sub>2</sub>两个韵母,[un]<sub>1</sub>是联系的纽带,就可合为一个韵部。当然,也有一个韵母成为一个韵部的。

《切韵》韵部有传统性,因此,当时关中方言的韵部和《切韵》同者,即沿用《切韵》韵目。其有异者,另立新名。

每一韵目代表的韵母,仍然本着拟音的原则,利用译音或现代方言拟构音值,汉字韵目只起对照作用。

韵部的编次,依据韵母的韵尾形式,区分为两大类:一为开韵尾,即所谓“阴声韵”;一为闭韵尾,即所谓“阳声韵”。在这两类中的韵母,又依据主要元音,酌定先后。

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之一,即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要求一致。因此下字的使用,常常和上字所分的系别,紧密相应,亦即上字为 A 系,下字亦同属 A 系,上字为 B 系或 C 系,下字亦同属 B 系或 C 系。这样的关系,在每一韵部中,都要如实反映。但标志的韵目,只标出主要的韵母。

韵母的第一元音,A 系为[非 i],口验而知。值得注意的,却在 B 系和 C 系的区别。

试先把慧琳反切和唐代汉藏译音对比:

表一

例 字	碑	肥	肌	其	银
藏 译	pi	bi	ki	gi	gin
慧琳反切	彼皮	扶微	几宜	渠宜	牛斤

表二

例 字	颠	田	边	眠	鸡	经
藏 译	tyan	dyan	pyan	myan	kye	kyiŋ
慧琳反切	丁坚	甸怜	必绵	蔑边	经奚	鸡郢

表一例字慧琳反切的上字都属 B 系,表二例字的反切上字都属 C 系。藏译汉音突出地表明了 B 系、C 系的区别,在于韵母第一元音。前者为[i],后者为[y]。要论证[i]、[y]的语音特征,我们再从古今音对应中考察。

表三

例字	鸠	骄	桤	朝	邹	庄	搜	霜
唐·关中	九忧	居妖	敕贞	张遥	侧鸠	侧霜	色邹	所庄
今·西安	tɕiu	tɕiau	tʰəŋ	tʰau	tsou	pfā	sou	fā
今·北京	tɕiu	tɕiau	tʂəŋ	tʂau	tsou	tʂuaŋ	sou	ʂuəŋ

表四

例字	糶	晓	峯	貂	道	将	羞	相
唐·关中	经由	皎尧	体经	鸟聊	即由	精相	秀由	息羊
今·西安	tɕiu	tɕiau	t'iŋ	tiau	tɕiu	tɕiā	ɕiu	ɕiā
今·北京	tɕiu	tɕiau	t'iŋ	tiau	tɕiu	tɕiaŋ	ɕiu	ɕiaŋ

表三例字的反切上字都属 B 系。在同是北方话的古今音对应中,舌根音、舌头音、舌尖音各声母,几乎全部变化。

表四例字的反切上字都属 C 系。在同是北方话的古今音对应中,舌根音声母变了,舌尖音声母变了,惟舌头音声母不变。

在这对比中,B 系声母和 C 系声母,显示了后者的稳定性大于前者,是不是由于结合的第一元音发音时舌部筋肉有松紧的区别?陆法言《切

韵序》：“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等韵家也有轻重之说。据是，藏译 B 系标志的第一元音 [i]，我们看作弱音，用 [i] 表示。藏译 C 系标志的第一元音 [y]，我们看作强音，用 [i] 表示。

## 二、韵 母

### (1) 开韵尾韵母

#### 1. [ɑ][ua] 歌部

歌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歌系 歌何俄……

戈系 戈和螺……

这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A 系结合。据日译汉音拟歌系韵母为 [ɑ]，戈系为 [ua]。

#### 2. [ia][iua] 麻部

麻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加系 加牙沙遮……

花系 花瓜……

《切韵》麻部喉音影、舌根、双唇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都由 A 系转化为 B 系。

和这两系下字结合的上字，B 系占多数，C 系占少数。参证日译汉音，拟加系为 [ia]，花系为 [iua]。

#### 3. [iai][iuai] 皆部

皆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皆系 皆崖街……

乖系 乖怀……

《切韵》佳、皆两部喉音影、舌根、双唇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一致由 A 系转变为 B 系。参证日译汉音，拟皆系韵母为 [iai]，乖系为 [iuai]。

皆部崖、涯、峩、嵬等反切下字和麻部字混用,说明这两部的韵母是近似的。

#### 4. [ai][uai]哈部

哈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哀系 哀孩猜哉……

灰系 灰怀雷杯……

这两系下字一致和上字 A 系结合。据日译汉音拟哀系为 [ai], 灰系为 [uai]。

#### 5. [au]豪部

豪部反切下字只有一系:

高系 高刀劳毛……

这系下字一致和上字 A 系结合。据日译汉音 [o:] 拟高系韵母为 [au]。

#### 6. [iau]肴部

肴部反切下字只有一系:

交系 交爻包茅……

《切韵》肴部舌根、双唇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都由 A 系转变为 B 系。据日译汉音 [o:] 拟交系韵母为 [iau]。

#### 7. [iou]晓部

晓部反切下字只有一系:

尧系 尧姚消标……

《切韵》萧、宵两部反切上字的系统本不相同,可是慧琳描写的关中方言:(1)萧部各声母的反切上字一致由 A 系转变为 C 系;(2)萧部反切下字和宵部同用,合成一个韵部;(3)合成的韵部之内,上下字结合,C 系占多数,B 系占少数。

日译汉音晓部韵母作 [io:], 因此拟晓部韵母为 [iou]。

## 8. [əu][ɪəu]侯部

侯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侯系 侯钩楼头……

尤系 尤周求彪……

侯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A 系结合，尤系下字多数与上字 B 系结合，少数为 C 系。

侯系译音，汉音作[o:]，吴音作[u]，安南音作[əu]，拟为[əu]。

尤系译音，汉音作[iu:]，安南音作[ɪu]，拟为[ɪəu]。

## 9. [o][ɪo]模部

模部下字分为两系：

吾系 吾姑都模……

鱼系 鱼诸疏余……

吾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A 系结合。鱼系下字多数与上字 B 系结合，少数为 C 系。

吾系日译汉音作[o]，鱼系作[io]，拟吾系为[o]，鱼系为[io]。

## 10. [ɪu]虞部

虞部下字只有一系：

于系 于愚俱朱……

和这系下字结合的上字，多数为 B 系，少数为 C 系。汉音作[u]，因拟于系为[ɪu]。

慧琳注中所引的元廷坚《韵英》反切，被认为是“秦音”的，和《切韵》比较，在唇音方面，表明两种音变：

唇齿音	《韵英》	《切韵》
浮 vɪu < bɪəu	坳无反	缚谋反
果 vɪu < bɪəu	坳无反	缚谋反
涪 vɪu < bɪəu	音浮	缚谋反
枹 fɪu < bɪəu	芳无反	缚谋反
覆 fɪu < p'ɪəu	敷务反	敷救反
阜 vɪu < bɪəu	扶武反	房久反

双唇音		《韵英》	《切韵》
矛	mo<məu	暮蒲反	莫浮反
拇	mo<məu	莫补反	莫厚反
母	mo<məu	模补反	莫厚反
茂	mo<məu	莫布反	莫候反
		音暮	

## 11. [iei][iuei]齐部

齐部下字分为两系：

兮系 兮鸡泥米……  
圭系 圭畦……

《切韵》齐部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关中方音中，一致由 A 系变为 C 系。据日译汉音[ei]拟兮系为[iei]，圭系为[iuei]。

## 12. [ɿ][ɿui]基部

基部下字分为两系：

宜系 宜衣支之脂……  
为系 为危垂悲……

这两系下字和 B 系上字结合的占多数，C 系占少数。宜系中古译音普遍作[i]，为系高丽译音作[ui]，依据慧琳反切上下字结合的规则，应拟宜系为[ɿ]，为系为[ɿui]。

## (2) 闭韵尾韵母

-ŋ

## 1. [aŋ][uaŋ]唐部

唐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冈系 冈航唐郎……  
光系 光皇黄……

这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A 系结合。参考译音拟冈系为[aŋ]，光系为[uaŋ]。

## 2. [iaŋ][ɪuaŋ]阳部

阳部下字分为两系：

羊系 羊良章霜……

王系 王匡……

和这两系下字结合的上字，多数为 B 系，少数为 C 系。参考高丽译音 [aŋ][uaŋ]，应拟羊系为 [iaŋ]，王系为 [ɪuaŋ]。

## 3. [ɪeŋ][ɪueŋ]更部

更部下字分为两系：

庚系 庚耕行生……

横系 横宏萌……

《切韵》庚、耕两部喉音影、舌根、双唇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关中方音中，都由 A 系转变为 B 系。

更部韵母的主要元音，在译音中，颇为纷歧，不易选定。按《切韵》庚部的形成，一部分为上古阳部的转化，一部分为上古耕部的延续。这种由阳转庚的语音遗影，在现代吴语中，仍然存在。例如行船之行，说作 [ɦeŋ]，纵横之横，说作 [ɦueŋ]。古音由阳转庚，即是主要元音 [a] 转为 [e]。

主要元音确定之后，依照慧琳反切的规则，拟庚系为 [ɪeŋ]，横系为 [ɪueŋ]。

## 4. [iŋ][yŋ]京部

京部下字分为两系：

英系 英京迎卿……

兄系 兄平……

京部的主要元音和更部庚系，在日译汉音、安南译音中显有不同。前者为高元音，后者为低元音。又从更、罄两部的主要元音衡量京部，京部代表的韵母，英系应拟为 [iŋ]，兄系为 [yŋ]。

## 5. [ioŋ]江部

江部下字只有一系：

江系 江双窗邦……

《切韵》江部喉音影、舌根、双唇各声母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都由 A 系转变为 B 系。日译作[o:]，依据慧琳反切的规则，可拟江系韵母为[<sub>10</sub>ŋ]。

#### 6. [uŋ][<sub>1u</sub>ŋ]洪部

洪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公系 公东冬宗……

弓系 弓中风封……

公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A 系结合。弓系下字与上字 B 系结合者多，与 C 系结合者少。

作者曾论证《切韵》冬部代表的韵母为[<sub>o</sub>ŋ]，钟部代表的韵母为[<sub>1o</sub>ŋ]。唐代关中方言冬部合并于东，亦即[<sub>o</sub>ŋ]变为[<sub>u</sub>ŋ]的表现。钟部唇音字，枫音风，又作福逢切；风又音封。据是钟部合并东部弓系，亦即[<sub>1o</sub>ŋ]变为[<sub>1u</sub>ŋ]的表现。

#### 7. [əŋ][<sub>uə</sub>ŋ][<sub>1ə</sub>ŋ]登部

登部下字分为三系：

恒系 恒登能僧……

弘系 肱

矜系 矜蒸升陵……

恒系、弘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A 系结合。矜系下字与上字 B 系结合者多，与 C 系结合者少。

依据慧琳反切的规则，并参证高丽译音[<sub>u</sub>ŋ]，拟恒系为[əŋ]，弘系为[<sub>uə</sub>ŋ]，矜系为[<sub>1ə</sub>ŋ]。

#### 8. [ieŋ][<sub>iue</sub>ŋ]罄部

罄部下字分为两系：

经系 经盈丁瓶……

营系 营卮……

《切韵》青部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全部由 A 系

转变为 C 系。由于与清部合并,这两系下字与上字 C 系结合者多,与 B 系结合者少。

参证日译汉音,拟经系为[ieŋ],营系为[iueŋ]。

-n

## 9. [aŋ][uaŋ]寒部

寒部下字分为两系:

安系 安寒丹盘……

桓系 桓官凡栾……

这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A 系结合。参考译音,拟安系为[aŋ],桓系为[uaŋ]。

## 10. [iaŋ][iuaŋ]间部

间部下字分为两系:

闲系 闲颜间班……

环系 环弯关……

《切韵》删、山两部喉音影、舌根、双唇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一致由 A 系转为 B 系。这两系下字与 B 系结合者多,与 C 系结合者少。参考译音,拟闲系为[iaŋ],环系为[iuaŋ]。

## 11. [ieŋ][iueŋ]乾部

乾部下字分为两系:

言系 言焉乾连……

元系 元员弯传……

在唐代关中方音中,《切韵》仙部,等韵家所称之三等字,一律并入元部,所称之四等字并入先部(旧作因延字反切下字“先、仙”同用,致仙部照三系字,列在先部,近发觉错误,应改正)。由是乾部下字一致与上字 B 系结合。

在译音中,《切韵》元、先、仙三部韵母基本相同,主要元音可定为[e]。由是依据慧琳反切的规则,拟言系为[ieŋ],元系为[iueŋ]。

## 12. [ien][iuən]肩部

肩部下字分为两系：

坚系 坚仙先天……

缘系 缘玄宣全……

《切韵》先部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所描写的方音中，都由 A 系变为 C 系。由是肩部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C 系结合。

译音中反映肩部的主要元音为 [e]，依据慧琳反切的规则，拟坚系为 [ien]，缘系为 [iuən]。

## 13. [ən][uən]痕部

痕部下字分为两系：

痕系 痕根恩……

魂系 魂昆敦论……

这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A 系结合。衡量高丽译音 [uən]，拟痕系为 [ən]，魂系为 [uən]。

## 14. [iən][iuən]殷部

殷部下字分为两系：

殷系 殷银巾诜……

文系 文云君氛……

这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B 系结合。衡量高丽译音 [uən]，并依据慧琳反切的规则，拟殷系为 [iən]，文系为 [iuən]。

## 15. [in][iun]真部

真部下字分为两系：

寅系 寅人真邻……

匀系 匀伦屯旬……

《切韵》真部喉音影、舌根音见、溪声母字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都由 B 系变为 C 系。

这两系下字结合的上字，有 B 系，又有 C 系。日译汉音作 [in]，因此，拟寅系为 [in]，匀系为 [iun]。

-m

## 16. [am]堪部

堪部下字只有一系：

甘系 甘含南耽……

这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A 系结合。衡量日译汉音，拟甘系为[am]。

## 17. [iam]緘部

緘部下字只有一系：

咸系 咸衔监衫……

《切韵》咸、衔两部舌根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都由 A 系变为 B 系。衡量日译汉音，拟咸系为[iam]。

## 18. [iem]兼部

兼部下字只有一系：

炎系 炎兼严占……

《切韵》添部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都由 A 系转为 C 系。由于盐、添、严三部合并，和这系下字结合的上字，既有 C 系，又有 B 系。衡量高丽译音“炎”作[iəm]，拟炎系为[iem]。

## 19. [im]侵部

侵部下字只有一系：

今系 今林心任……

这系下字结合的上字，B 系多于 C 系。衡量日译汉音，拟今系为[im]。

## (3)唐代关中方言韵母总表

## 开韵尾韵母

a	ia	ua	iaa	歌	麻
	iai		iaai	皆	
ai		uai		哈	

au	iau			豪	肴
	iou			晓	
əu	iəu			侯	尤
o	io			模	
	iu			虞	
	iei	ieu		齐	
	ii	ui		基	

## 闭韵尾韵母

-ŋ

aŋ	iaŋ	uaŋ	iuaŋ	唐	阳
	ɤaŋ		iuɤaŋ	更	
	iŋ		ɤŋ	京	
	ioŋ			江	
	iuŋ	uŋ		洪	
əŋ	iəŋ	uəŋ		登	
	ieŋ		ieuəŋ	磬	

-n

an		uan		寒	
	ian		iuan	间	
	ien		iuen	乾	
	ieŋ		ieuen	肩	
ən	iən	uən	iuən	痕	殷
	in		iun	真	

-m

am	iam			堪	缄
	iem			兼	
	im			侵	

## 第四章 声 调

### 一、前 言

本章内容,主要阐明怎样通过慧琳反切下字显示唐代关中方言的声调系统。

汉语声调和韵母交织在一起,因此,系联慧琳反切下字显示韵母系统的同时,又显示了声调系统。

古汉语的调值,目前还不能拟构。传统音韵学都是运用不同调的韵目,表明韵母的声调。现在仍用此法,组成唐代关中方言声调表。

汉语声调,在开韵尾韵母部分,分为三调,即平、上、去。闭韵尾韵母部分,分为四调,即平、上、去、入。试看下表:

	平	上	去	入
开韵尾	歌-a	哿-a	箇-a	
闭韵尾	唐-aŋ	荡-aŋ	宕-aŋ	铎-ak

同一韵母,由于声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韵目。开韵尾韵母[-a],标志平声调的韵目为“歌”,标志上声调的韵目为“哿”,标志去声调的韵目为“箇”。闭韵尾韵母[-aŋ],用“唐”、“荡”、“宕”、“铎”四个韵目,标志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表上两个例,都表明了两类韵母完整的声调系统。

闭韵尾的辅音,前已论证为-ŋ,为-n,为-m。和这些韵尾相应的入声,为-k,为-t,为-p。平、上、去三调的特征,其调长,称作舒调。入声调短,称作促调。韵尾-k、-t、-p,显然是舒调韵尾-ŋ、-n、-m的变体。在韵母一章中,我们没有依据韵尾变体,单独叙列入声韵母。在这个声调表中,应显

示入声韵母是声调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二、唐代关中方言声调系统表

韵 母	四 声 韵 目			
	平	上	去	入
开韵尾韵母				
a ua	歌	哿	箇	
ɪu ɪua	麻	马	禡	
ɪai ɪuai	皆	解	懈	
ai uai	哈	海	概	
au	豪	皓	号	
ɪau	肴	巧	效	
iou	晓	缴	徼	
əu ɪəu	侯	厚	候	
o io	模	姥	暮	
ɪu	虞	麌	遇	
iei iuei	齐	荠	系	
ɪi ɪui	基	几	冀	
闭韵尾韵母				
aŋ uaŋ	唐	荡	宕	铎
ɪaŋ ɪuaŋ	阳	养	漾	药
ɪeŋ ɪaŋt	更	梗	行	额

续上表

ɨŋ ɣŋ	京	景	敬	戟
ɨoŋ	江	讲	绛	觉
uŋ ɨuŋ	洪	翁	控	沃
əŋ uəŋ ɨəŋ	登	等	磴	德
ieŋ iuəŋ	罄	颈	劲	激
aŋ uaŋ	寒	旱	翰	曷
iaŋ ɨuaŋ	间	简	涧	秸
ien ɨuen	乾	鞞	键	羯
ien ɨuen	肩	茧	谴	洁
ən uən	痕	很	恨	纒
ien ɨuən	殷	隐	焮	迄
in ɨun	真	軫	震	质
aŋ	堪	坎	紺	鸪
iaŋ	緘	減	鑑	甲
iem	兼	脸	儼	颊
im	侵	寢	沁	緝

### 三、唐代关中方言上声调有变为去声调的动向

在旧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反切四声表》中，曾经指出慧琳反切字有“上去相涉”的现象。以豪韵字为例：

	“清上”下字	“清去”下字
燥	索早	桑到
	骚早	搔到
	搔早	苏到
		苏灶
		桑灶
	“浊上”下字	“浊去”下字
道	陶老	徒到
皂	音造	
	漕	音皂

上声字的反切下字,既有上声,又有去声,上去混用,而使用去声字的次数多于上声字。从语音发展的倾向言,这是浊上变去的先河。

## 第五章 唐代关中方言音节表

### 一、前言

前三章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的分析,这一章是唐代关中方言全部音节的综合。

汉语的一个音节,是声母、韵母、声调的统一体。因此唐代关中方言音节表的规划,横行安置韵母和声调,纵行安置声母。音节所在之地,即是声母和韵母、声调的结合形式。

每一声母和韵母第一元音结合的形式,具体表现在三种反切上字的系列上。这三种系列,各因其表音的特征,赋予 A、B、C 三种标志。表上每一音节的位置,即是根据这种系列来安排的。

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要求一致,这是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之一。但是唇音字的反切上下字,有不符这一规则的现象。试看下列:

排	败埋	biai——miai
	蒲埋	bo——miai
	蒲皆	bo——kiai

这三个反切,蒲埋、蒲皆两切,上下字的第一元音就不相应。

其实唇音字,一启口就带有微弱的合口音。这种干扰因素,很容易引起对慧琳反切构造规则的眩惑,很容易引起对唇音字开口音、合口音不易区别的错觉。假若从同一个唇音字出现不同反切的数据看,开口、合口的区分是很明显的。仍以排字反切言,“败埋”一切,在慧琳《一切经音义》注音中,前后出现有十次之多,其他两切,各出现一次。反切上下字第一元音要求一致的规则,不是依然在起作用吗?现在要根据这一规则,来处理音节表上唇音字应开应合的问题。

旧稿《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反切四声表》旨在归总慧琳的全部反切。新稿《唐代关中方言音节表》，旨在表明这个古方言的音节结构，旨在表明这个古方言音位的体系。因此只从《反切四声表》中选择一个例字的反切为标音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sup>①</sup>我们本着这样的观点，观察音节表上各音节的关系，对立统一的规律，也是存在的。试取第一表一部分为例：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声调	
		a		ia	
		平	上	去	入
k	A系	ka 柯	ka 哿	ka 箇	
	B系	kia 嘉	kia 假	kia 稼	
	C系				
k'	A系	k'a 轲			
	B系	k'ia 峇			
	C系				
ŋ	A系	ŋa 俄			
	B系	ŋia 芽	ŋia 庠	ŋia 讶	
	C系				

在这表上分布的十二个音节，由于声母同、声调同，可是因韵母不同，形成不同的词或词素：柯、嘉、轲、峇、俄、芽。由于韵母同、声调同，可是因声母不同，形成不同的词或词素：柯、轲、俄、嘉、峇、芽。由于声母同、韵母同，可是因声调不同，形成不同的词或词素：柯、哿、箇、嘉、假、稼、芽、庠、讶。由此扩大，观察音节表的全部，不论大系统或小系统内，声母、韵母、声调的辩证关系，触处皆是。在这辩证关系中，区别词或词素的音位，又突出地表现在一个音素上。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人们利用语音，作为信号，表现所指的事物

<sup>①</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454 页。

和现象。汉语音节因声母、韵母、声调的辩证关系,形成无数的信号。当然,事物和现象是无限的,音节构造是有限的,就会产生许多同音的词或词素。但是这种同音的词或词素,一进入句子结构中,并没有削弱它的信号作用。我们本着这样的观点,认为我们的汉语,从来就是潜藏着反映客观世界丰富的信号。一些西洋的语言学家认为汉语音节贫乏,表现力不足,这是毫无根据的。

## 二、音节表

### (1)开韵尾音节

表一 歌哿箇 麻马祃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a		ia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a 耶	ia 野			
ʔ	A系	ʔa 疴	ʔa 嬰			
	B系	ʔia 鸦	ʔia 痲	ʔia 亚		
	C系					
k	A系	ka 柯	ka 哿	ka 箇		
	B系	kia 嘉	kia 假	kia 稼		
	C系					
k'	A系	k'a 轲				
	B系	k'ia 峇				
	C系					
ŋ	A系	ŋa 俄				
	B系	ŋia 芽	ŋia 庌	ŋia 讶		
	C系					

续上表

x	A系	xa 呵			
	B系				
	C系				
y	A系	ya 荷		ya 荷	
	B系	ya 瑕	ya 厦	ya 暇	
	C系				
t	A系	ta 哆	ta 峇	ta 哆	
	B系		ta 姹	ta 咤	
	C系				
t'	A系	t'a 拈	t'a 拈		
	B系	t'ia 佗			
	C系				
d	A系	da 驼	da 柁	da 驮	
	B系	dia 茶	dia 搽		
	C系				
n	A系		na 娜		
	B系	nia 拏	nia 拏		
	C系				
l	A系	la 罗	la 峇	la 逻	
	B系				
	C系				
tɕ	A系				
	B系	tɕia 遮	tɕia 赭	tɕia 蔗	
	C系				
tɕ'	A系				
	B系	tɕ'ia 车	tɕ'ia 峇		
	C系				

续上表

dz	A系				
	B系	dʒiɑ 蛇	dʒiɑ 射		
	C系				
ɕ	A系				
	B系	ɕiɑ 赊	ɕiɑ 舍	ɕiɑ 赦	
	C系				
ŋ	A系				
	B系		ŋiɑ 若		
	C系				
ts	A系		tsɑ 左	tsɑ 佐	
	B系	tsiɑ 橧		tsiɑ 诈	
	C系	tsiɑ 嗟			
ts'	A系	ts'a 搓	ts'a 蹉	ts'a 磋	
	B系	ts'ia 峽			
	C系			ts'ia 筧	
dz	A系	dza 嗟			
	B系	dziɑ 查		dziɑ 乍	
	C系			dziɑ 藉	
s	A系	sa 娑			
	B系	siɑ 沙	siɑ 洒	siɑ 嘎	
	C系		siɑ 泻	siɑ 卸	
z	A系				
	B系				
	C系	zia 邪	zia 爇	zia 谢	
p	A系				
	B系	piɑ 芭	piɑ 把	piɑ 霸	
	C系				

续上表

p'	A系				
	B系	p'ia 葩		p'ia 怕	
	C系				
b	A系				
	B系	bia 爬		bia 罢	
	C系				
m	A系				
	B系	mia 蟆	mia 码	mia 骂	
	C系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ua		iua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ʔua 涡				
	B系	ʔiua 呱				
	C系					
k	A系	kua 戈	kua 果	kua 过		
	B系	kiua 瓜				
	C系					
k'	A系	k'ua 窠		k'ua 课		
	B系	k'iua 夸		k'iua 髀		
	C系					
ŋ	A系	ŋua 讹		ŋua 卧		
	B系		ŋiua 瓦			
	C系					

续上表

x	A系			xua 货	
	B系	xiua 晔			
	C系				
y	A系	yua 和	yua 夥	yua 和	
	B系	yua 华	yua 裸	yua 画	
	C系				
t	A系		tua 朵		
	B系				
	C系				
t'	A系		t'ua 妥	t'ua 唾	
	B系	t'ua 峇			
	C系				
d	A系	dua 峇	dua 堕	dua 惰	
	B系				
	C系				
n	A系	nua 掇		nua 糯	
	B系				
	C系				
l	A系	lua 螺	lua 裸		
	B系				
	C系				
ts	A系			tsua 挫	
	B系				
	C系				
ts'	A系			ts'ua 剉	
	B系				
	C系				

续上表

dz	A系	dzua 座			
	B系				
	C系				
s	A系	sua 莎	sua 琐		
	B系				
	C系				
p	A系	pua 波	pua 跛	pua 播	
	B系				
	C系				
p'	A系	p'ua 坡	p'ua 叵		
	B系				
	C系				
b	A系	bua 鄙	bua 婆	bua 峇	
	B系				
	C系				
m	A系	mua 磨	mua 磨	mua 峇	
	B系				
	C系				

表二 哈海概 皆解懈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ai		ɪai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ʔai 埃	ʔai 暖	ʔai 爱	
	B系		ʔɪai 娃	ʔɪai 矮	ʔɪai 噫	
	C系					

续上表

k	A系	kai 该	kai 骸	kai 概	
	B系	kɿai 皆	kɿai 解	kɿai 介	
	C系				
k'	A系	k'ai 开	k'ai 恺	k'ai 慨	
	B系	k'ɿai 揩	k'ɿai 楷	k'ɿai 咳	
	C系				
ŋ	A系	ŋai 呆		ŋai 艾	
	B系	ŋɿai 崖	ŋɿai 峽	ŋɿai 暍	
	C系				
x	A系	xai 哈	xai 海		
	B系			xɿai 欸	
	C系				
ɣ	A系	ɣai 孩		ɣai 害	
	B系	ɣɿai 鞋	ɣɿai 骇	ɣɿai 械	
	C系				
t	A系	tai		tai 戴	
	B系	tɿai 峽			
	C系				
t'	A系	t'ai 胎		t'ai 态	
	B系	t'ɿai 峽		t'ɿai 蚤	
	C系				
d	A系	dai 苔	dai 殆	dai 逮	
	B系			dɿai 廌	
	C系				
n	A系	nai 能	nai 乃	nai 耐	
	B系		nɿai 奶		
	C系				

续上表

l	A系	lai 崂		lai 费	
	B系				
	C系				
ts	A系	tsai 灾	tsai 宰	tsai 载	
	B系	tsrai 斋	tsrai 峇	tsrai 债	
	C系				
ts'	A系	ts'ai 猜	ts'ai 采	ts'ai 菜	
	B系	ts'rai 钗		ts'rai 差	
	C系				
dz	A系	dzai 财		dzai 裁	
	B系	dzrai 豺		dzrai 龇	
	C系				
s	A系	sai 鳃		sai 赛	
	B系		srai 洒	srai 晒	
	C系				
p	A系				
	B系		prai 摆		
	C系				
p'	A系				
	B系			p'rai 派	
	C系				
b	A系		bai 倍		
	B系	brai 排		brai 稗	
	C系				
m	A系				
	B系	mrai 埋	mrai 买	mrai 卖	
	C系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uai		ɿuai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ʔuai 偃	ʔuai 猥	ʔuai 荅	
	B系				ʔɿuai 宍	
	C系					
k	A系		kuai 瑰		kuai 脍	
	B系		kɿuai 乖		kɿuai 挂	
	C系					
k'	A系		k'uai 魁		k'uai 块	
	B系		k'ɿuai 轔		k'ɿuai 快	
	C系					
ŋ	A系			ŋuai 隗	ŋuai 磈	
	B系				ŋɿuai 贖	
	C系					
x	A系		xuai 灰	xuai 贿	xuai 晦	
	B系					
	C系					
ɣ	A系		ɣuai 徊	ɣuai 纒	ɣuai 潰	
	B系		ɣɿuai 怀		ɣɿuai 坏	
	C系					
t	A系		tuai 堆		tuai 对	
	B系					
	C系					
t'	A系		t'uai 推	t'uai 腿	t'uai 退	
	B系					
	C系					

续上表

d	A系	duai 颀		duai 队	
	B系				
	C系				
n	A系	nuai 掇	nuai 馊		
	B系				
	C系				
l	A系	luai 雷	luai 磊	luai 耒	
	B系				
	C系				
ts	A系			tsuai 最	
	B系				
	C系				
ts'	A系	ts'uai 纒	ts'uai 璫	ts'uai 淬	
	B系				
	C系				
dz	A系	dzuai 摧		dzuai 叢	
	B系				
	C系				
s	A系			suai 碎	
	B系				
	C系				
p	A系	puai 杯		puai 贝	
	B系				
	C系				
p'	A系	p'uai 坯		p'uai 沛	
	B系				
	C系				

续上表

b	A系		buai 痺	buai 珮	
	B系				
	C系				
m	A系	muai 媒		muai 妹	
	B系				
	C系				

表三 豪皓号 肴巧效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声调	au		iau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ʔau 爓	ʔau 懊	ʔau 奥	
	B系		ʔiau 拗	ʔiau 拗		
	C系					
k	A系		kau 膏	kau 稿	kau 诰	
	B系		kiau 胶	kiau 绞	kiau 觉	
	C系					
k'	A系		k'au 尻	k'au 考		
	B系		k'iau 敲			
	C系					
ŋ	A系		ŋau 峇		ŋau 傲	
	B系			ŋiau 峇	ŋiau 乐	
	C系					
x	A系		xau 媯		xau 好	
	B系		xiau 哮			
	C系					
ɣ	A系		ɣau 号	ɣau 皓	ɣau 号	
	B系		ɣiau 肴		ɣiau 敦	
	C系					

续上表

t	A系	tau 忒	tau 倒	tau 到	
	B系	tiau 啁	tiau 峽	tiau 罩	
	C系				
t'	A系	t'au 韜			
	B系				
	C系				
d	A系	dau 陶	dau 道	dau 蹈	
	B系			diau 棹	
	C系				
n	A系	nau 獠	nau 脑		
	B系	niau 饶	niau 挠	niau 闹	
	C系				
l	A系	lau 牢	lau 老	lau 劳	
	B系				
	C系				
ts	A系	tsau 糟	tsau 澡	tsau 躁	
	B系	tsiau 抓	tsiau 爪		
	C系				
ts'	A系	ts'au 操		ts'au 操	
	B系	ts'iau 抄	ts'iau 炒	ts'iau 钞	
	C系				
dz	A系	dzau 槽	dzau 造	dzau 漕	
	B系	dziau 巢			
	C系				
s	A系	sau 搔	sau 嫂	sau 燥	
	B系	siau 梢	siau 稍	siau 稍	
	C系				

续上表

p	A系	pau 褒	pau 保	pau 报	
	B系	piau 包		piau 豹	
	C系				
p'	A系				
	B系	p'iau 泡			
	C系				
b	A系			bau 暴	
	B系	biau 庖		biau 胞	
	C系				
m	A系	mau 毛		mau 毫	
	B系	miau 猫	miau 昴	miau 貌	
	C系				

表四 晓缴微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ou		iou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ou 摇	iou 舀	iou 耀		
ʔ	A系					
	B系	ʔiou 峇	ʔiou 夬			
	C系	ʔiou 腰	ʔiou 杳	ʔiou 要		
k	A系					
	B系	kiou 峇	kiou 矫			
	C系	kiou 晓	kiou 缴	kiou 叫		
k'	A系					
	B系		k'iou 峇			
	C系			k'iou 窍		

续上表

g	A系				
	B系	giou 桥			
	C系				
ŋ	A系				
	B系		ŋiou 峽		
	C系	ŋiou 尧			
x	A系				
	B系	xiou 器			
	C系				
t	A系				
	B系	tiou 朝			
	C系	tiou 貂	tiou 鸟	tiou 钓	
t'	A系				
	B系	t'iou 超			
	C系	t'iou 挑		t'iou 跳	
d	A系				
	B系		diou 兆		
	C系	diou 条	diou 窈	diou 掉	
n	A系				
	B系				
	C系		niou 娆	niou 尿	
l	A系				
	B系		liou 燎	liou 疗	
	C系	liou 僚	liou 了		
te	A系				
	B系	teiou 钊	teiou 沼	teiou 炤	
	C系				

续上表

tɕ'	A系				
	B系		tɕ'iou 峇		
	C系				
dz	A系				
	B系	dziou 韶	dziou 绍	dziou 邵	
	C系				
ŋ	A系				
	B系	ŋ <sub>1</sub> iou 饶	ŋ <sub>1</sub> iou 绕		
	C系				
ts	A系				
	B系				
	C系	tsiou 焦	tsiou 剿	tsiou 醮	
ts'	A系				
	B系				
	C系	ts'iou 揪	ts'iou 揪	ts'iou 峭	
dz	A系				
	B系				
	C系	dziou 樵		dziou 礁	
s	A系				
	B系				
	C系	siou 萧	siou 筱	siou 笑	
p	A系				
	B系	piou 鑣	piou 表	piou 裱	
	C系	piou 标			
p'	A系				
	B系		p'iou 峇		
	C系	p'iou 漂	p'iou 缥	p'iou 剽	

续上表

b	A系				
	B系		brou 蓊		
	C系	biou 瓢			
m	A系				
	B系			miou 庙	
	C系		miou 眇		

表五 侯厚候 尤有宥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əu		iəu	
		声调	平	上	去	入
θ	A系					
	B系					
	C系	iəu 犹	iəu 诱	iəu 柚		
ʔ	A系	ʔəu 欧	ʔəu 殴			
	B系	ʔiəu 忧				
	C系	ʔiəu 幽		ʔiəu 幼		
k	A系	kəu 钩	kəu 苟	kəu 构		
	B系	kiəu 鳩	kiəu 韭	kiəu 究		
	C系	kiəu 糲	kiəu 糾			
k'	A系	k'əu 抠	k'əu 扣	k'əu 寇		
	B系	k'iəu 丘				
	C系					
g	A系					
	B系	gɿəu 仇	gɿəu 臼	gɿəu 樞		
	C系					
ŋ	A系		ŋəu 偶			
	B系	ŋiəu 牛				
	C系					

续上表

x	A系		xəu 吼	xəu 蔻	
	B系	xiəu 咻	xiəu 朽	xiəu 黥	
	C系				
ɣ	A系	ɣəu 猴		ɣəu 逅	
	B系	ɣiəu 邮		ɣiəu 囿	
	C系				
t	A系	təu 兜	təu 斗	təu 鬥	
	B系	tiəu 峇	tiəu 肘	tiəu 昼	
	C系				
t'	A系	t'əu 偷	t'əu 峇	t'əu 透	
	B系	t'iəu 抽	t'iəu 扭		
	C系				
d	A系	dəu 投		dəu 逗	
	B系	diəu 俦		diəu 胄	
	C系				
n	A系	nəu 孺		nəu 耨	
	B系		niəu 钮	niəu 糅	
	C系				
l	A系	ləu 楼	ləu 峇	ləu 陋	
	B系	liəu 留		liəu 瘤	
	C系				
tɕ	A系				
	B系	tɕiəu 洲	tɕiəu 帚	tɕiəu 咒	
	C系				
tɕ'	A系				
	B系	tɕ'iəu 擘	tɕ'iəu 丑	tɕ'iəu 臭	
	C系				

续上表

dz	A系				
	B系	dziəu 酬	dziəu 受	dziəu 售	
	C系				
ɕ	A系				
	B系	ɕiəu 收		ɕiəu 狩	
	C系				
ŋ	A系				
	B系	ŋiəu 柔	ŋiəu 蹂		
	C系				
ts	A系	tsəu 陬	tsəu 走	tsəu 奏	
	B系	tsiəu 驹		tsiəu 皱	
	C系	tsiəu 湫			
ts'	A系			ts'əu 凑	
	B系	ts'iəu 峇		ts'iəu 筵	
	C系	ts'iəu 秋			
dz	A系				
	B系			dziəu 骤	
	C系	dziəu 道		dziəu 就	
s	A系		səu 瞍	səu 峇	
	B系	siəu 搜	siəu 洩	siəu 瘦	
	C系	siəu 羞	siəu 峇	siəu 绣	
z	A系				
	B系				
	C系	ziəu 囚		ziəu 岫	
p	A系				
	B系	piəu 彪			
	C系				

续上表

p'	A系		p'əu 剖		
	B系				
	C系				
b	A系	bəu 桴	bəu 峽	bəu 培	
	B系	bɪəu 滂			
	C系				
m	A系	məu 矛	məu 某	məu 贸	
	B系	mɪəu 繆		mɪəu 谬	
	C系				

表六 模姥暮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声调			
		o		io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o 輿	io 与	io 誉			
ʔ	A系	ʔo 乌	ʔo 坞	ʔo 恶			
	B系			ʔio 淤			
	C系						
k	A系	ko 觚	ko 鼓	ko 顾			
	B系	kio 居	kio 举	kio 锯			
	C系						
k'	A系	k'o 枯	k'o 苦	k'o 袴			
	B系	k'io 祛	k'io 弃	k'io 去			
	C系						
g	A系						
	B系	gio 渠	gio 巨	gio 诘			
	C系						

续上表

ŋ	A系	ŋo 𪛗	ŋo 伍	ŋo 误	
	B系	ŋio 鱼	ŋio 圉	ŋio 馭	
	C系				
x	A系	xo 呼	xo 虎		
	B系	xio 虚			
	C系				
ɣ	A系	ɣo 胡	ɣo 沪	ɣo 互	
	B系				
	C系				
t	A系	to 都	to 堵	to 妒	
	B系	tio 猪	tio 贮	tio 著	
	C系				
t'	A系		t'o 徐	t'o 兔	
	B系	t'io 攄			
	C系				
d	A系	do 途	do 肚		
	B系	dio 踏	dio 杼	dio 箸	
	C系				
n	A系	no 弩	no 怒		
	B系	nio 拏			
	C系				
l	A系	lo 芦	lo 鲁	lo 路	
	B系	lio 庐	lio 吕	lio 滤	
	C系				
te	A系				
	B系	teio 蒨	teio 渚	teio 藟	
	C系				

续上表

tɕ'	A系				
	B系		tɕ'io 杵	tɕ'io 处	
	C系				
dz	A系				
	B系		dzio 抒		
	C系				
ɕ	A系				
	B系	ɕio 舒			
	C系				
ŋ	A系				
	B系			ŋio 茹	
	C系				
ts	A系		tso 祖		
	B系	tsio 诅	tsio 阻	tsio 诅	
	C系	tsio 且	tsio 咀		
ts'	A系	ts'o 粗		ts'o 措	
	B系		ts'io 楚		
	C系	ts'io 疽		ts'io 觑	
dz	A系	dzo 殂	dzo 徂	dzo 祚	
	B系	dzio 锄			
	C系		dzio 沮	dzio 沮	
s	A系	so 苏		so 素	
	B系	sio 梳			
	C系	sio 胥	sio 湄	sio 絮	
z	A系				
	B系				
	C系	zio 徐	zio 绪		

续上表

p	A系	po 晡	po 补		
	B系				
	C系				
p'	A系	p'o 拈	p'o 溲	p'o 铺	
	B系				
	C系				
b	A系	bo 蒲	bo 簿	bo 捕	
	B系				
	C系				
m	A系	mo 模	mo 姥	mo 暮	
	B系				
	C系				

表七 虞虞遇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u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iu 踰	iu 愈	iu 喻	
	C系					
ʔ	A系					
	B系		ʔiu 纒	ʔiu 迂		
	C系					
k	A系					
	B系		k <sup>h</sup> iu 拘	k <sup>h</sup> iu 矩	k <sup>h</sup> iu 屨	
	C系					
k'	A系					
	B系		k'iu 驱	k'iu 龠		
	C系					

续上表

g	A系				
	B系	giu 瞿	giu 窳	giu 具	
	C系				
ŋ	A系				
	B系	ŋiu 禺	ŋiu 虞	ŋiu 寓	
	C系				
x	A系				
	B系	xiu 盱	xiu 诩		
	C系				
ɣ	A系				
	B系	ɣiu 孟	ɣiu 宇	ɣiu 芋	
	C系				
t	A系				
	B系	tiu 株	tiu 柱	tiu 驻	
	C系				
t'	A系				
	B系	t'iu 狙			
	C系				
d	A系				
	B系	diu 跚			
	C系				
l	A系				
	B系		liu 缕	liu 屨	
	C系				
te	A系				
	B系	teru 侏	teru 主	teru 注	
	C系				

续上表

tɕ'	A系				
	B系	tɕ'iu 妹			
	C系				
dz	A系				
	B系	dziu 铢	dziu 竖	dziu 树	
	C系				
ɕ	A系				
	B系	ɕiu 输		ɕiu 戌	
	C系				
ŋ	A系				
	B系	ŋiu 儒	ŋiu 乳	ŋiu 孺	
	C系				
ts	A系				
	B系				
	C系	tsiu 嫩		tsiu 足	
ts'	A系				
	B系	ts'iu 自			
	C系	ts'iu 趁		ts'iu 娶	
dz	A系				
	B系	dziu 雏			
	C系			dziu 聚	
s	A系				
	B系	siu 鼬		siu 数	
	C系	siu 须			
f	A系				
	B系	fiu 趺	fiu 俯	fiu 覆	
	C系				

续上表

v	A系				
	B系	viu 鳧	viu 腐	viu 附	
	C系				
ŋ	A系				
	B系	ŋru 茺	ŋru 武		
	C系				

表八 齐荠系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ei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ei 裔	
ʔ	A系					
	B系				ʔiei 瘞	
	C系	ʔiei 繫			ʔiei 翳	
k	A系					
	B系				kiei 獬	
	C系	kiei 鸡				
k'	A系					
	B系				k'iei 憇	
	C系	k'iei 溪	k'iei 启	k'iei 契		
ŋ	A系					
	B系				ŋiei 乂	
	C系	ŋiei 霓			ŋiei 睨	

续上表

x	A系				
	B系				
	C系	xiei 醯			
y	A系				
	B系				
	C系	yiei 蹊	yiei 僦	yiei 系	
t	A系				
	B系				
	C系	tiei 堤	tiei 抵	tiei 谛	
t'	A系				
	B系			t'rei 儻	
	C系				
d	A系				
	B系			diei 滞	
	C系	diei 醜	diei 递	diei 睇	
n	A系				
	B系	nrei 尼			
	C系	niei 泥	niei 祢		
l	A系				
	B系	lei 嫠		lei 厉	
	C系	liei 黎	liei 蠡	liei 隶	
tɕ	A系				
	B系			tɕei 制	
	C系				
tɕ'	A系				
	B系		tɕ'ei 莖	tɕ'ei 掣	
	C系				

续上表

dz	A系				
	B系			dziei 逝	
	C系				
g	A系				
	B系			giei 贯	
	C系				
ts	A系				
	B系				
	C系	tsiei 贲	tsiei 罍	tsiei 济	
ts'	A系				
	B系				
	C系	ts'iei 淩	ts'iei 玼	ts'iei 妻	
dz	A系				
	B系				
	C系	dziei 脐	dziei 皆	dziei 脐	
s	A系				
	B系				
	C系	siei 栖	siei 洒	siei 细	
p	A系				
	B系				
	C系	piei 篋		piei 蔽	
p'	A系				
	B系				
	C系	p'iei 批		p'iei 脾	
b	A系				
	B系				
	C系	biei 鞞	biei 鞞	biei 蔽	

##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uei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uei 睿				
ʔ	A系					
	B系			ʔiuei 稷		
	C系					
k	A系					
	B系					
	C系	kiuei 珪		kiuei 桂		
k'	A系					
	B系					
	C系	k'iuei 奎				
x	A系					
	B系			xiuei 喙		
	C系					
y	A系					
	B系			ɣiuei 卫		
	C系	ɣiuei 畦		ɣiuei 蕙		
t	A系					
	B系			tɰuei 纛		
	C系					
te	A系					
	B系			teɰuei 贄		
	C系					

续上表

tɕ'	A系				
	B系			tɕ'ɰuei 𧈧	
	C系				
ɕ	A系				
	B系			ɕɰuei 𧈧	
	C系				
ɳ	A系				
	B系			ɳɰuei 𧈧	
	C系				
ts'	A系				
	B系				
	C系			ts'ɰuei 脆	
z	A系				
	B系				
	C系			ziuei 替	
f	A系				
	B系			fɰuei 肺	
	C系				
v	A系				
	B系			viuei 吠	
	C系				

表九 基几冀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i		i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 怡	i 迤	i 易	

续上表

ʔ	A系				
	B系	ʔii 衣	ʔii 倚	ʔii 衣	
	C系				
k	A系				
	B系	kii 机	kii 几	kii 冀	
	C系				
k'	A系				
	B系	k'ii 崎	k'ii 绮	k'ii 气	
	C系		k'i 企	k'i 弃	
g	A系				
	B系	gii 旗	gii 技	gii 芰	
	C系				
ŋ	A系				
	B系	ŋii 疑	ŋii 蚁	ŋii 毅	
	C系		ŋi 儷		
x	A系				
	B系	xii 羲	xii 嘻	xii 熹	
	C系				
t	A系				
	B系	tii 胝	tii 擻	tii 踟	
	C系				
t'	A系				
	B系	t'ii 摛	t'ii 耻	t'ii 峯	
	C系				
d	A系				
	B系	dii 驰	dii 峙	dii 稚	
	C系				

续上表

n	A系				
	B系			nii 膩	
	C系		ni 你		
l	A系				
	B系	lii 篱	lii 履	lii 莅	
	C系				
tɛ	A系				
	B系	tɛii 枝	tɛii 趾	tɛii 至	
	C系				
tɛ'	A系				
	B系	tɛ'ii 鴟	tɛ'ii 侈	tɛ'ii 帜	
	C系				
dz	A系				
	B系	dzii 匙	dzii 舐	dzii 嗜	
	C系				
ɕ	A系				
	B系	ɕii 尸	ɕii 弛	ɕii 翅	
	C系				
nɛ	A系				
	B系	nɛii 輻	nɛii 尔	nɛii 餌	
	C系				
ts	A系				
	B系	tsii 緇	tsii 滓	tsii 戡	
	C系	tsi 滋	tsi 紫	tsi 漬	
ts'	A系				
	B系	ts'ii 差		ts'ii 厕	
	C系	ts'i 雌	ts'i 饮	ts'i 刺	

续上表

dz	A系				
	B系		dzi 俟		
	C系	dzi 茨		dzi 字	
s	A系				
	B系	sii 师	sii 屣	sii 驶	
	C系	si 思	si 玺	si 思	
z	A系				
	B系				
	C系	zi 词	zi 兕	zi 伺	
p	A系				
	B系	pui 碑	pui 鄙	pui 祕	
	C系	pi 卑	pi 比	pi 俾	
p'	A系				
	B系	p'ui 披	p'ui 峇	p'ui 帔	
	C系	p'i 紕	p'i 庇	p'i 纛	
b	A系				
	B系	bui 疲	bui 庠	bui 被	
	C系	bi 脾		bi 避	
m	A系				
	B系	mui 眉	mui 美	mui 媚	
	C系	mi 弥	mi 弭	mi 寐	

##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ui		iui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ui 维	iui 唯	iui 遗		

续上表

ʔ	A系				
	B系	ʔrui 萎	ʔrui 委	ʔrui 痿	
	C系				
k	A系				
	B系	krui 规	krui 诡	krui 愧	
	C系				
k'	A系				
	B系	k'rui 亏	k'rui 岨	k'rui 喟	
	C系				
g	A系				
	B系	grui 逵	grui 揆	grui 悻	
	C系				
ŋ	A系				
	B系	ŋrui 危	ŋrui 碓	ŋrui 伪	
	C系				
x	A系				
	B系	xrui 挥	xrui 毁	xrui 卉	
	C系				
ɣ	A系				
	B系	ɣrui 韦	ɣrui 伟	ɣrui 胃	
	C系				
t	A系				
	B系			trui 唾	
	C系				
d	A系				
	B系	drui 锤		drui 坠	
	C系				

续上表

n	A系				
	B系			niui 诶	
	C系				
l	A系				
	B系	liui 螺	liui 诶	liui 累	
	C系				
tɕ	A系				
	B系	tɕui 锥	tɕui 捶		
	C系				
tɕ'	A系				
	B系	tɕ'ui 炊			
	C系				
dz	A系				
	B系	dzui 睡		dzui 瑞	
	C系				
ɳ	A系				
	B系	ɳui 蕤	ɳui 蕤		
	C系				
ts	A系				
	B系				
	C系	tsui 屨	tsui 槩	tsui 醉	
ts'	A系				
	B系		ts'ui 揣		
	C系			ts'ui 翠	
dz	A系				
	B系				
	C系			dziui 瘁	

续上表

s	A系				
	B系	siui 衰		siui 帅	
	C系	siui 菱	siui 髓	siui 崇	
z	A系				
	B系				
	C系	ziui 随		ziui 遂	
f	A系				
	B系	frui 非	frui 斐	frui 诽	
	C系				
v	A系				
	B系	viui 肥		viui 腓	
	C系				
ŋ	A系				
	B系	ŋrui 微	ŋrui 尾		
	C系				

## (2) 闭韵尾音节

表十 唐荡宕铎 阳养漾药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aŋ		iaŋ	
		声调	平	上	去	入
θ	A系					
	B系					
	C系	iaŋ 扬	iaŋ 痒	iaŋ 漾	iak 跃	
ʔ	A系	ʔaŋ 鸯	ʔaŋ 映	ʔaŋ 盎	ʔak 恶	
	B系	ʔiaŋ 央	ʔiaŋ 鞅	ʔiaŋ 快		
	C系					

续上表

k	A系	kaŋ 纲			kak 阁
	B系	kiɑŋ 纒	kiɑŋ 襴		kiak 脚
	C系				
k'	A系	k'aŋ 糠	k'aŋ 炕	k'aŋ 抗	k'ak 恪
	B系	k'iaŋ 羌			
	C系				
x	A系				xak 壑
	B系	xiaŋ 香	xiaŋ 响		xiak 谑
	C系				
y	A系	yaŋ 行	yaŋ 沆	yaŋ 桁	yak 鹤
	B系				
	C系				
t	A系	taŋ 当	taŋ 党	taŋ 裆	
	B系		tiaŋ 涨	tiaŋ 胀	tiak 著
	C系				
t'	A系	t'aŋ 镗	t'aŋ 佻		t'ak 拓
	B系	t'iaŋ 傜	t'iaŋ 昶	t'iaŋ 畅	t'iak 佻
	C系				
d	A系	daŋ 唐	daŋ 荡	daŋ 宕	dak 度
	B系	diaŋ 肠	diaŋ 杖		diak 著
	C系				
n	A系	naŋ 囊	naŋ 曩		nak 诺
	B系			niaŋ 酿	
	C系				
l	A系	laŋ 狼	laŋ 脰	laŋ 阆	lak 落
	B系	liaŋ 量	liaŋ 两	liaŋ 量	liak 掠
	C系				

续上表

tɕ	A系				
	B系	tɕiɑŋ 章	tɕiɑŋ 掌	tɕiɑŋ 障	tɕiak 灼
	C系				
tɕ'	A系				
	B系	tɕ'iɑŋ 昌	tɕ'iɑŋ 敞		tɕ'iak 绰
	C系				
dz	A系				
	B系	dzɪɑŋ 尝		dzɪɑŋ 尚	dzɪak 杓
	C系				
ɕ	A系				
	B系	ɕiɑŋ 商	ɕiɑŋ 赏	ɕiɑŋ 饷	ɕiak 烁
	C系				
ŋ	A系				
	B系	ŋiɑŋ 攘	ŋiɑŋ 壤		ŋiak 弱
	C系				
ts	A系	tsɑŋ 臧	tsɑŋ 鸢	tsɑŋ 葬	tsak 作
	B系	tsiɑŋ 装		tsiɑŋ 壮	tsiak 斲
	C系	tsiɑŋ 将	tsiɑŋ 浆	tsiɑŋ 将	tsiak 爵
ts'	A系	ts'ɑŋ 仓			ts'ak 错
	B系	ts'iɑŋ 创	ts'iɑŋ 刺	ts'iɑŋ 峁	
	C系	ts'iɑŋ 枪	ts'iɑŋ 跽		ts'iak 鹞
dz	A系	dzaŋ 藏	dzaŋ 奘	dzaŋ 藏	dzak 昨
	B系	dziɑŋ 床			
	C系	dziɑŋ 墙			dziak 矐
s	A系	sɑŋ 桑	sɑŋ 颀	sɑŋ 丧	sak 索
	B系	sɪɑŋ 霜	sɪɑŋ 爽		
	C系	sɪɑŋ 相		sɪɑŋ 相	sɪak 削

续上表

z	A系				
	B系				
	C系	ziaŋ 祥	ziaŋ 象		
p	A系	paŋ 帮	paŋ 榜	paŋ 谤	pak 博
	B系				
	C系				
p'	A系	p'aŋ 滂			p'ak 膊
	B系				
	C系				
b	A系	baŋ 旁		baŋ 傍	bak 泊
	B系				
	C系				
m	A系	maŋ 忙	maŋ 莽		mak 莫
	B系				
	C系				

##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声调	uaŋ		ɿuaŋ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ʔuaŋ 汪			ʔuak 螿
	B系		ʔɿuaŋ 炀	ʔɿuaŋ 枉		ʔɿuak 矐
	C系					
k	A系		kuɑŋ 光	kuɑŋ 广		
	B系				kɿuaŋ 诳	kɿuak 攴
	C系					
k'	A系			k'uaŋ 纒	k'uaŋ 旷	k'uak 廓
	B系		k'ɿuaŋ 匡			
	C系					

续上表

g	A系				
	B系	giuaŋ 狂			
	C系				
x	A系	xuaŋ 育	xuaŋ 慌		xuak 霍
	B系				
	C系				
ɣ	A系	ɣuaŋ 黄	ɣuaŋ 晃		ɣuak 获
	B系			ɣiuaŋ 咍	ɣiuk 黻
	C系				
f	A系				
	B系	fiuaŋ 方	fiuaŋ 放		
	C系				
v	A系				
	B系	viuaŋ 防			viuk 缚
	C系				
ŋ	A系				
	B系	ŋiuaŋ 忘	ŋiuaŋ 罔		
	C系				

表十一 更梗行额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raŋ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B系	ʔraŋ 莺	ʔraŋ 哽		ʔrek 厄	
	C系					
k	A系					
	B系	kraŋ 庚	kraŋ 梗		krek 革	
	C系					

续上表

k'	A系				
	B系	k'ɿɛŋ 坑			
	C系				
ŋ	A系				
	B系			ŋɿɛŋ 硬	ŋɿɛk 额
	C系				
x	A系				
	B系				xɿɛk 赫
	C系				
ɣ	A系				
	B系	ɣɿɛŋ 行	ɣɿɛŋ 幸	ɣɿɛŋ 行	ɣɿɛk 核
	C系				
t	A系				
	B系	tɿɛŋ 黻			tɿɛk 谪
	C系		tɿɛŋ 打		
t'	A系				
	B系	t'ɿɛŋ 窳			t'ɿɛk 墟
	C系				
d	A系				
	B系	dɿɛŋ 椈			dɿɛk 泽
	C系				
n	A系				
	B系				
	C系	nɿɛŋ 擗			nɿɛk 擗
l	A系				
	B系		lɿɛŋ 冷		
	C系				

续上表

ts	A系				
	B系				tsɿək 责
	C系				
ts'	A系				
	B系	ts'ɿɛŋ 钊			ts'ɿək 策
	C系				
dz	A系				
	B系	dzɿɛŋ 峙			dzɿək 酢
	C系				
s	A系				
	B系	sɿɛŋ 生	sɿɛŋ 菅		sɿək 冢
	C系				
p	A系				
	B系	pɿɛŋ 缜		pɿɛŋ 迸	pɿək 迫
	C系				
p'	A系				
	B系	p'ɿɛŋ 烹			p'ɿək 拍
	C系				
b	A系				
	B系	bɿɛŋ 棚			bɿək 白
	C系				
m	A系				
	B系	mɿɛŋ 氓	mɿɛŋ 猛		mɿək 麦
	C系				

##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ueŋ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B系	ʔiueŋ 泓				ʔiuek 獲
	C系					
k	A系					
	B系	kiueŋ 鱣	kiueŋ 犷			kiuek 鹹
	C系					
x	A系					
	B系	xiueŋ 轰				xiuek 划
	C系					
ɣ	A系					
	B系	ɣiueŋ 宏		ɣiueŋ 横		ɣiuek 画
	C系					

表十二 京景敬戟

##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ŋ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B系			ʔiŋ 影	ʔiŋ 映	
	C系					
k	A系					
	B系	kiŋ 京	kiŋ 景	kiŋ 敬		kik 戟
	C系					
k'	A系					
	B系			k'iŋ 庆		k'ik 隙
	C系					

续上表

g	A系				
	B系	gɪŋ 擎			gɪk 剧
	C系				
ŋ	A系				
	B系				ŋɪk 逆
	C系				
d	A系				
	B系				dɪk 踞
	C系				
ts	A系				
	B系			tsɪŋ 诤	
	C系				
p	A系				
	B系		pɪŋ 柄	pɪŋ 柄	pɪk 碧
	C系				
b	A系				
	B系	bɪŋ 枰		bɪŋ 评	
	C系				
m	A系				
	B系		mɪŋ 皿	mɪŋ 命	
	C系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ɪuŋ			
		声调	平	上	去	入
ɣ	A系					
	B系	ɣɪuŋ 荣			ɣɪuŋ 泳	
	C系					

表十三 江讲绛觉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oŋ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B系				ʔioŋ 偃	
	C系					
k	A系					
	B系	kioŋ 扛	kioŋ 港	kioŋ 绛	kioŋ 觉	
	C系					
k'	A系					
	B系	k'ioŋ 腔			k'ioŋ 确	
	C系					
ŋ	A系					
	B系				ŋioŋ 岳	
	C系					
x	A系					
	B系	xioŋ 肛				
	C系					
ɣ	A系					
	B系	ɣioŋ 降	ɣioŋ 项	ɣioŋ 巷	ɣioŋ 学	
	C系					
t	A系					
	B系			tioŋ 恚	tioŋ 卓	
	C系				tioŋ 啄	
t'	A系					
	B系	t'ioŋ 靛				
	C系					

续上表

d	A系				
	B系	dioŋ 撞		dioŋ 撞	dioŋ 撞
	C系				
n	A系				
	B系		nioŋ 侏		
	C系				
l	A系				
	B系				lioŋ 犁
	C系				
ts'	A系				
	B系	ts'ioŋ 窗			ts'ioŋ 窗
	C系				
dz	A系				
	B系				dzioŋ 鸞
	C系				
s	A系				
	B系	sioŋ 双			sioŋ 朔
	C系				
p	A系				
	B系				pioŋ 剥
	C系				
p'	A系				
	B系	p'ioŋ 腓			p'ioŋ 朴
	C系				
b	A系				
	B系	bioŋ 庞	bioŋ 棒		bioŋ 雹
	C系				

续上表

m	A系				
	B系	mioŋ 隴		mioŋ 隴	mioŋ 邈
	C系				

表十四 洪翥控沃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uoŋ		iuŋ	
		声调	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uŋ 融					iuk 育
ʔ	A系	ʔuoŋ 螭	ʔuoŋ 翥	ʔuoŋ 瓮			ʔuk 沃
	B系	ʔiuŋ 瓮	ʔiuŋ 拥				ʔiuk 郁
	C系						
k	A系	kuŋ 缸				kuŋ 贡	kuk 谷
	B系	kiuŋ 恭	kiuŋ 拱				kiuk 掬
	C系						
k'	A系	k'uoŋ 空				k'uoŋ 控	k'uk 哭
	B系	k'iuŋ 穹	k'iuŋ 恐				k'iuk 鞠
	C系						
g	A系						
	B系	giuŋ 穷					giuk 局
	C系						
ŋ	A系						
	B系	ŋiuŋ 颀					ŋiuk 玉
	C系						
x	A系						
	B系	xiuŋ 凶	xiuŋ 汹				xiuk 畜
	C系						

续上表

ɣ	A系	ɣuŋ 红	ɣuŋ 濒	ɣuŋ 哄	ɣuk 鹄
	B系				
	C系				
t	A系			tuŋ 栋	tuk 督
	B系	tiuŋ 衷	tiuŋ 冢	tiuŋ 中	tiuk 竹
	C系				
t'	A系				t'uk 鹄
	B系	t'iuŋ 佣	t'iuŋ 宠		t'ruk 冢
	C系				
d	A系	duŋ 同		duŋ 洞	duk 读
	B系	driuŋ 蟲	driuŋ 重	driuŋ 重	druk 轴
	C系				
n	A系	nuŋ 农			nuk 耨
	B系	nriuŋ 浓			nruk 恧
	C系				
l	A系	luŋ 笼	luŋ 怵	luŋ 弄	luk 鹿
	B系	liuŋ 隆	liuŋ 陇		liuk 陆
	C系				
tɕ	A系				
	B系	tɕiuŋ 钟	tɕiuŋ 种	tɕiuŋ 众	tɕruk 粥
	C系				
tɕ'	A系				
	B系	tɕ'iuŋ 充			tɕ'ruk 触
	C系				
dz	A系				
	B系	dziuŋ 燻			dziuk 熟
	C系				

续上表

e	A系				
	B系	ɕiuŋ 春			ɕiuk 菽
	C系				
ŋ	A系				
	B系	ŋiuŋ 戎	ŋiuŋ 蕤		ŋiuk 肉
	C系				
ts	A系	tsuŋ 宗	tsuŋ 摠	tsuŋ 综	
	B系				
	C系	tsiuŋ 纵		tsiuŋ 纵	tsiuk 踬
ts'	A系	ts'uŋ 聪			ts'uk 礲
	B系				
	C系				ts'iuk 促
dz	A系	dzuŋ 丛			dzuk 族
	B系				
	C系	dziuŋ 从		dziuŋ 從	
s	A系	suŋ 授			suk 速
	B系				
	C系	siuŋ 嵩	siuŋ 竦		siuk 肃
z	A系				
	B系				
	C系	ziuŋ 松		ziuŋ 颂	
p	A系				
	B系				
	C系				
p'	A系				p'uk 扑
	B系				
	C系				

续上表

b	A系	bʊŋ 蓬			buk 仆
	B系				
	C系				
m	A系	muŋ 蒙	muŋ 蠓	muŋ 梦	muk 牧
	B系				
	C系				
f	A系				
	B系	fiuŋ 风	fiuŋ 讽	fiuŋ 讽	fiuk 虻
	C系				
v	A系				
	B系	viuŋ 逢	viuŋ 奉	viuŋ 凤	viuk 伏
	C系				
ŋ	A系				
	B系				ŋiuk 苜
	C系				

表十五 登等嶝德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əŋ		iəŋ	
		声调		平	上	去	入
θ	A系						
	B系						
	C系	iəŋ 蝇			iəŋ 孕	iək 弋	
ʔ	A系						
	B系	ʔiəŋ 鹰				ʔiək 亿	
	C系						

续上表

k	A系	kəŋ 纒		kəŋ 亘	kək 械
	B系	kiəŋ 矜			kiək 亟
	C系				
k'	A系				k'ək 刻
	B系				
	C系				
g	A系				
	B系				giək 极
	C系				
ŋ	A系				
	B系				ŋiək 疑
	C系				
x	A系				
	B系	xiəŋ 兴			xiək 絅
	C系				
ɣ	A系				ɣək 劬
	B系				
	C系				
t	A系	təŋ 登		təŋ 蹬	tək 得
	B系	tiəŋ 征			tiək 陟
	C系				
t'	A系				t'ək 慝
	B系				t'iək 敕
	C系				
d	A系	dəŋ 腾		dəŋ 邓	dək 特
	B系	diəŋ 澄		diəŋ 瞪	
	C系				

续上表

n	A系	nəŋ 能			
	B系				nɪək 匿
	C系				
l	A系	ləŋ 棱			lək 勒
	B系	lɪəŋ 陵	lɪəŋ 倭	lɪəŋ 倭	lɪək 柺
	C系				
tɕ	A系				
	B系	tɕɪəŋ 蒸	tɕɪəŋ 拯		
	C系				
tɕ'	A系				
	B系	tɕ'ɪəŋ 称		tɕ'ɪəŋ 称	
	C系				
dz	A系				
	B系	dzɪəŋ 乘		dzɪəŋ 乘	dzɪək 植
	C系				
ɕ	A系				
	B系	ɕɪəŋ 升		ɕɪəŋ 胜	ɕɪək 式
	C系				
n̄	A系				
	B系			n̄ɪəŋ 苻	
	C系				
ts	A系	tsəŋ 增			
	B系	tsɪəŋ 骠			tsɪək 侧
	C系	tsɪəŋ 磬			tsɪək 绩
ts'	A系			ts'əŋ 蹭	
	B系				ts'ɪək 测
	C系				

续上表

dz	A系	dzəŋ 层		dzəŋ 赠	dzək 贼
	B系				
	C系	dziəŋ 缙			
s	A系				sək 塞
	B系				sək 色
	C系				sək 息
p	A系	pəŋ 崩			
	B系	piəŋ 冰			piək 逼
	C系				
p'	A系				
	B系				p'ək 搨
	C系				
b	A系	bəŋ 朋			bək 葡
	B系	biəŋ 凭		biəŋ 凭	biək 悞
	C系				
m	A系	məŋ 瞢		məŋ 瞢	mək 默
	B系				
	C系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uəŋ		iəŋ	
		声调	平	上	去	入
x	A系					
	B系					xiək 洫
	C系					
ɣ	A系	ɣuəŋ 弘				ɣuək 惑
	B系					ɣiək 域
	C系					

表十六 罄颈劲激

##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eŋ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eŋ 楹	ieŋ 郢		iek 亦
ʔ	A系					
	B系					
	C系		ʔieŋ 嬰	ʔieŋ 瘿	ʔieŋ 莹	ʔiek 嗑
k	A系					
	B系					
	C系			kieŋ 颈	kieŋ 劲	kiek 激
k'	A系					
	B系					
	C系		k'ieŋ 罄	k'ieŋ 罄	k'ieŋ 罄	
ŋ	A系					
	B系					
	C系		ŋieŋ 姪			ŋiek 鹑
x	A系					
	B系					
	C系		xieŋ 馨		xieŋ 寔	
ɣ	A系					
	B系					
	C系		ɣieŋ 钗	ɣieŋ 胫	ɣieŋ 胫	ɣiek 覲
t	A系					
	B系		tieŋ 贞			
	C系		tieŋ 丁	tieŋ 顶	tieŋ 订	tiek 嫡

续上表

t'	A系				
	B系	t'ieŋ 怪	t'ieŋ 骋		t'iek 彳
	C系	t'ieŋ 听	t'ieŋ 壬	t'ieŋ 听	t'iek 惕
d	A系				
	B系				drek 擲
	C系	dieŋ 庭	dieŋ 定		diek 敌
n	A系				
	B系		nieŋ 拏		
	C系	nieŋ 鹁	nieŋ 貯	nieŋ 泞	niek 溺
l	A系				
	B系				
	C系	lieŋ 令	lieŋ 领		liek 历
tɕ	A系				
	B系	tɕeŋ 钲	tɕeŋ 整		tɕiek 跬
	C系				
tɕ'	A系				
	B系				tɕ'iek 只
	C系				
dʒ	A系				
	B系	dʒieŋ 城		dʒieŋ 盛	dʒiek 射
	C系				
ɕ	A系				
	B系				ɕiek 适
	C系				
ts	A系				
	B系				
	C系	tsieŋ 精	tsieŋ 井		tsiek 绩

续上表

ts'	A系				
	B系				
	C系	ts'ieŋ 青		ts'ieŋ 倩	ts'iek 戚
dz	A系				
	B系				
	C系	dzieŋ 晴	dzieŋ 静	dzieŋ 靚	dziek 寂
s	A系				
	B系				
	C系	sieŋ 星	sieŋ 醒		siek 舄
p	A系				
	B系				
	C系	pieŋ 屏	pieŋ 饼	pieŋ 摒	piek 辟
p'	A系				
	B系				
	C系	p'ieŋ 俚	p'ieŋ 嫫	p'ieŋ 嫫	p'iek 僻
b	A系				
	B系				
	C系	bieŋ 瓶		bieŋ 潺	biek 闾
m	A系				
	B系				
	C系	mieŋ 冥	mieŋ 瞑	mieŋ 谄	miek 汨

##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euŋ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euŋ 营	ieuŋ 颖			iuek 疫

续上表

ʔ	A系				
	B系				
	C系	ʔiueŋ 蔡	ʔiueŋ 莹		
k	A系				
	B系				
	C系	kiueŋ 肩	kiueŋ 炯		kiuek 昊
k'	A系				
	B系				
	C系	k'iueŋ 倾	k'iueŋ 顷		k'iuek 阨
g	A系				
	B系	gɥeŋ 戟			
	C系				
ɣ	A系				
	B系				
	C系	ɣiueŋ 萤	ɣiueŋ 迥		
s	A系				
	B系				
	C系	siueŋ 驛			

表十七 寒早翰曷 间简涧桔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an		ian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ʔan 安		ʔan 椌	ʔat 颞
	B系			ʔian 鸚	ʔian 鸚	ʔiat 轧
	C系					

续上表

k	A系	kan 干	kan 筭	kan 榦	kat 割
	B系	kian 间	kian 简	kian 间	kiat 秸
	C系				
k'	A系	k'an 刊			k'at 磕
	B系	k'ian 擘			k'iat 劫
	C系				
ŋ	A系			ŋan 岸	ŋat 枿
	B系			ŋian 雁	
	C系				
x	A系		xan 罕		xat 嗽
	B系				xiat 瞎
	C系				
y	A系	yān 寒		yān 翰	yāt 曷
	B系	yian 闲	yian 苋		yiat 黠
	C系				
t	A系	tan 弹		tan 旦	tat 怛
	B系				
	C系				
t'	A系	t'an 滩	t'an 坦	t'an 坦	t'at 挞
	B系				
	C系				
d	A系	dan 弹	dan 惮	dan 惮	dat 达
	B系		dian 绽		
	C系				
n	A系			nan 难	nat 捺
	B系		nian 赧		niat 疤
	C系				

续上表

l	A系	lan 阑	lan 懒	lan 懒	lat 刺
	B系	lian 斓			
	C系				
ts	A系			tsan 赞	
	B系		tsian 醜		
	C系				
ts'	A系	ts'an 餐		ts'an 璨	
	B系		ts'ian 孱		ts'iat 警
	C系				
dz	A系	dzan 残	dzan 瓚		dzat 喷
	B系	dzian 潺	dzian 栈		
	C系				
s	A系	san 珊	san 缣	san 散	
	B系	sian 删	sian 沪	sian 讪	siat 辍
	C系				
p	A系			pan 半	pat 拔
	B系	pian 斑	pian 板		
	C系				
p'	A系			p'an 判	
	B系	p'ian 攀		p'ian 盼	
	C系				
b	A系	ban 幡	ban 拌	ban 畔	bat 跋
	B系			bian 辨	briat 拔
	C系				
m	A系	man 鳎		man 漫	mat 沫
	B系	mian 蛮		mian 慢	miat 袜
	C系				

##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uan		uan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ʔuan 剌	ʔuan 盪	ʔuan 腕	ʔuat 幹
	B系		ʔuan 弯	ʔuan 绾		
	C系					
k	A系		kuan 冠	kuan 盪	kuan 馆	kuat 括
	B系		kiuan 关		kiuan 惯	kiuat 刮
	C系					
k'	A系		k'uan 宽	k'uan 欸		k'uat 阔
	B系					
	C系					
ŋ	A系		ŋuan 阮		ŋuan 玩	
	B系		ŋiuan 顽			
	C系					
x	A系		xuan 欢		xuan 奂	xuat 豁
	B系					
	C系					
ɣ	A系		ɣuan 完	ɣuan 缓	ɣuan 换	ɣuat 媧
	B系		ɣiuan 环	ɣiuan 皖	ɣiuan 攔	ɣiuat 滑
	C系					
t	A系		tuan 端	tuan 短	tuan 锻	tuat 掇
	B系					tuat 茁
	C系					
t'	A系		t'uan 湍	t'uan 痰		t'uat 脱
	B系					
	C系					

续上表

d	A系	duan 抔	duan 断	duan 断	duat 夺
	B系				
	C系				
n	A系		nuan 煨	nuan 煨	
	B系				
	C系				
l	A系	luan 栾	luan 卵	luan 乱	luat 捋
	B系				
	C系				
ts	A系	tsuan 钻	tsuan 纂	tsuan 钻	tsuat 撮
	B系				
	C系				
ts'	A系			ts'uan 窜	ts'uat 撮
	B系			ts'uan 纂	
	C系				
dz	A系	dzuan 攢			
	B系				
	C系				
s	A系	suan 酸	suan 算	suan 蒜	
	B系				siuat 刷
	C系				
f	A系				
	B系	fuan 番			fiuat 泼
	C系				

表十八 乾寔键羯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en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B系	ʔien 焉	ʔien 偃	ʔien 隰	ʔiet 暘	
	C系					
k	A系					
	B系	kien 鞑	kien 寔		kiet 羯	
	C系					
k'	A系					
	B系	k'ien 愆				
	C系					
g	A系					
	B系	gien 乾	gien 键	gien 健	giet 竭	
	C系					
ŋ	A系					
	B系	ŋien 言	ŋien 讫	ŋien 彦	ŋiet 彥	
	C系					
x	A系					
	B系	xien 轩	xien 噍	xien 献	xiet 歇	
	C系					
t	A系					
	B系	tien 亶	tien 展		tiet 哲	
	C系					
t'	A系					
	B系	t'ien 缠			t'iet 彻	
	C系					

续上表

d	A系				
	B系	dien 缠			diet 辙
	C系				
n	A系				
	B系		nien 碾		
	C系				
l	A系				
	B系	lien 联	lien 鞞		liet 列
	C系				
tɕ	A系				
	B系	tɕien 毡	tɕien 战		tɕiet 折
	C系				
tɕ'	A系				
	B系		tɕ'ien 阐		tɕ'iet 掣
	C系				
dʒ	A系				
	B系	dʒien 蝉	dʒien 善		dʒiet 舌
	C系				
ɕ	A系				
	B系	ɕien 埏	ɕien 扇		ɕiet 设
	C系				
ɳ	A系				
	B系	ɳien 然	ɳien 爨		ɳiet 热
	C系				
p	A系				
	B系			pɪen 变	pɪet 别
	C系				

续上表

b	A系				
	B系			bien 弁	
	C系				
m	A系				
	B系			mien 俛	
	C系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uen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B系	ʔiuen 鴛	ʔiuen 苑	ʔiuen 怨	ʔiuet 啻	
	C系					
k	A系					
	B系		kiuen 卷	kiuen 眷	kiuet 蹶	
	C系					
k'	A系					
	B系		k'iuen 缦	k'iuen 券		
	C系					
g	A系					
	B系	giuen 权	giuen 圈	giuen 倦	giuet 楸	
	C系					
ŋ	A系					
	B系	ŋiuen 原	ŋiuen 阮	ŋiuen 愿	ŋiuet 别	
	C系					
x	A系					
	B系	xiuen 喧				
	C系					

续上表

y	A系				
	B系	ɣiuen 爰		ɣiuen 援	ɣiuet 越
	C系				
t	A系				
	B系				tuuet 辘
	C系				
t'	A系				
	B系				t'ruet 馘
	C系				
d	A系				
	B系	diuen 椽	diuen 篆		
	C系				
l	A系				
	B系	liuen 孳	liuen 裔	liuen 变	liuet 劣
	C系				
tɕ	A系				
	B系	tɕiuen 专			tɕiuet 拙
	C系				
tɕ'	A系				
	B系	tɕ'iuen 穿	tɕ'iuen 喘		tɕ'iuet 噉
	C系				
dz	A系				
	B系	dziuen 船	dziuen 砖	dziuen 转	
	C系				
nɕ	A系				
	B系	nɕiuen 孺	nɕiuen 奘		nɕiuet 蕪
	C系				

续上表

ts'	A系				
	B系			ts'uēn 钏	
	C系				
dz	A系				
	B系		dziuen 撰	dziuen 馓	
	C系				
s	A系				
	B系	siuen 栓			siuet 峽
	C系				
f	A系				
	B系	fiuen 番	fiuen 坂	fiuen 贩	fiuet 发
	C系				
v	A系				
	B系	viuen 繁	viuen 饭	viuen 拳	viuet 筏
	C系				
ŋ	A系				
	B系	ŋiuen 糒	ŋiuen 挽	ŋiuen 曼	ŋiuet 袜
	C系				

表十九 肩茧譴洁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en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en 延	ien 演		iet 拽

续上表

ʔ	A系				
	B系				
	C系	ʔien 烟	ʔien 偃	ʔien 燕	ʔiet 暍
k	A系				
	B系				
	C系	kien 坚	kien 茧		kiet 洁
k'	A系				
	B系				
	C系	k'ien 牵	k'ien 谴	k'ien 谴	k'iet 掣
ŋ	A系				
	B系				
	C系	ŋien 研	ŋien 彦		ŋiet 啮
x	A系				
	B系				
	C系	xien 讲			
y	A系				
	B系				
	C系	yien 弦			yiet 页
t	A系				
	B系				
	C系	tien 颠			tiet 窒
t'	A系				
	B系				
	C系		t'ien 腆		t'iet 铁
d	A系				
	B系				
	C系	dien 田	dien 殄	dien 电	diet 埡

续上表

n	A系				
	B系				
	C系		nien 撚		niet 捏
l	A系				
	B系				
	C系	lien 怜		lien 炼	liet 戾
ts	A系				
	B系				
	C系	tsien 筭	tsien 翦	tsien 箭	tsiet 节
ts'	A系				
	B系				
	C系	ts'ien 干	ts'ien 浅	ts'ien 茜	ts'iet 窃
dz	A系				
	B系				
	C系		dzien 践	dzien 荐	dziet 截
s	A系				
	B系				
	C系	sien 先	sien 鲜	sien 线	siet 屑
z	A系				
	B系				
	C系	zien 涎		zien 羨	
p	A系				
	B系				
	C系	pien 编	pien 徧	pien 遍	piet 鳖
p'	A系				
	B系				
	C系	p'ien 偏		p'ien 片	p'iet 憋

续上表

b	A系				
	B系				
	C系	bien 骈	bien 辨		biet 馘
m	A系				
	B系				
	C系	mien 眠	mien 緬	mien 眄	miet 灭

##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uen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uen 缘	iuen 兗	iuen 掾	iuet 阅	
ʔ	A系					
	B系					
	C系	ʔiuen 渊			ʔiuet 抉	
k	A系					
	B系					
	C系	kiuen 涓	kiuen 胄	kiuen 狷	kiuet 决	
k'	A系					
	B系					
	C系			k'iuen 颊	k'iuet 缺	
x	A系					
	B系					
	C系	xiuen 僮		xiuen 洵		
y	A系					
	B系					
	C系	yiuen 悬	yiuen 铉	yiuen 眩	yiuet 穴	

续上表

ts	A系				
	B系				
	C系	tsiuen 鏹			tsiuet 莼
ts'	A系				
	B系				
	C系	ts'iuen 铨			
dz	A系				
	B系				
	C系	dziuen 牲			
s	A系				
	B系				
	C系		siuen 选		
z	A系				
	B系				
	C系	ziuen 旋	ziuen 吮	ziuen 辘	

表二十 痕很恨纒 殷隐焮迄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ən		iən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B系		ʔiən 隐	ʔiən 隐		
	C系					
k	A系	kən 根				
	B系	kɪən 斤	kɪən 谨	kɪən 靳	kɪət 吃	
	C系					

续上表

k'	A系		k'ən 恳	k'ən 恳	
	B系				
	C系				
g	A系				
	B系	gɪən 勤		gɪən 仅	
	C系				
ŋ	A系	ŋən 垠			
	B系	ŋɪən 断	ŋɪən 颯	ŋɪən 愁	ŋɪət 仵
	C系				
x	A系				
	B系	xɪən 欣		xɪən 衅	xɪət 胷
	C系				
ɣ	A系	ɣən 痕	ɣən 很	ɣən 恨	
	B系				
	C系				
t'	A系	t'ən 吞			
	B系				
	C系				
ts	A系				
	B系	tsɪən 臻			tsɪət 栳
	C系				
ts'	A系				
	B系		ts'ɪən 齿	ts'ɪən 齿	
	C系				
dz	A系				
	B系	dzɪən 榛			
	C系				

续上表

s	A系				
	B系	siən 诜			siət 瑟
	C系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uən		iuən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ʔuən 温	ʔuən 稳	ʔuən 搵	ʔuət 喞	
	B系	ʔiuən 氲	ʔiuən 韞	ʔiuən 愠		
	C系					
k	A系	kuən 昆	kuən 袞		kuət 涸	
	B系	kiuən 罕	kiuən 拏	kiuən 攏		
	C系					
k'	A系	k'uən 髡	k'uən 阨		k'uət 窟	
	B系	k'iuən 硃				
	C系					
g	A系					
	B系	giuən 裙	giuən 菌			
	C系					
ŋ	A系				ŋuət 机	
	B系					
	C系					
x	A系	xuən 昏		xuən 愠	xuət 笏	
	B系	xiuən 荤		xiuən 鸱		
	C系					
ɣ	A系	ɣuən 浑	ɣuən 浑	ɣuən 溷	ɣuət 紘	
	B系	ɣiuən 云	ɣiuən 殒	ɣiuən 晕		
	C系					

续上表

t	A系	tuən 敦		tuən 顿	tuət 咄
	B系				
	C系				
t'	A系	t'uən 墩			t'uət 兪
	B系				
	C系				
d	A系	duən 屯	duən 钝	duən 钝	duət 突
	B系				
	C系				
n	A系			nuən 嫩	nuət 讷
	B系				
	C系				
l	A系	luən 论	luən 论		luət 欸
	B系				
	C系				
ts	A系	tsuən 樽	tsuən 樽		
	B系				
	C系				
ts'	A系	ts'uən 村	ts'uən 忖		ts'uət 猝
	B系				
	C系				
dz	A系	dzuən 蹲			
	B系				
	C系				
s	A系	suən 荪	suən 损	suən 逊	suət 窳
	B系				
	C系				

续上表

p	A系	puən 奔			
	B系				
	C系				
p'	A系			p'uən 喷	
	B系				
	C系				
b	A系	buən 盆		buən 盆	buət 勃
	B系				
	C系				
m	A系	muən 门	muən 懋	muən 懋	muət 没
	B系		muən 悯		
	C系				
f	A系				
	B系	fuən 纷	fuən 粉	fuən 奋	
	C系				
v	A系				
	B系	vuən 氛	vuən 愤	vuən 愤	
	C系				
ŋ	A系				
	B系	ŋuən 纹	ŋuən 吻	ŋuən 紊	
	C系				

表二十一 真轸震质

开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n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n 牘	in 引	in 胤	it 溢	

续上表

ʔ	A系				
	B系				
	C系	ʔin 因		ʔin 印	
k	A系				
	B系				
	C系		kin 紧		
k'	A系				
	B系				
	C系				k'it 诘
g	A系				
	B系				gɪt 姑
	C系				
t	A系				
	B系	tɪn 珍			tɪt 窒
	C系				
t'	A系				
	B系			t'in 趁	
	C系				
d	A系				
	B系	dɪn 陈	dɪn 纒	dɪn 诊	dɪt 帙
	C系				
n	A系				
	B系	nɪn 纒			nɪt 暱
	C系				
l	A系				
	B系	lɪn 麟	lɪn 麟	lɪn 吝	lɪt 栗
	C系				

续上表

tɕ	A系				
	B系	tɕin 甄	tɕin 赝	tɕin 赝	tɕit 质
	C系				
tɕ'	A系				
	B系	tɕ'in 瞋			tɕ'it 叱
	C系				
dz	A系				
	B系	dzin 宸	dzin 肾	dzin 肾	
	C系				
ɕ	A系				
	B系	ɕin 呻	ɕin 晒		
	C系				
n̥	A系				
	B系	n̥in 仁		n̥in 刃	n̥it 日
	C系				
ts	A系				
	B系				
	C系	tsin 津		tsin 晋	
ts'	A系				
	B系			ts'in 椽	
	C系	ts'in 亲			ts'it 切
dz	A系				
	B系	dzin 榛			
	C系			dzin 焮	dzit 疾
s	A系				
	B系	sin 佻			
	C系	sin 辛		sin 信	sit 膝

续上表

z	A系				
	B系				
	C系		zin 焮	zin 焮	
p	A系				
	B系	pin 邠			pit 笔
	C系	pin 宾	pin 鬢	pin 摈	pit 必
p'	A系				
	B系				
	C系	p'in 缤			p'it 匹
b	A系				
	B系				bit 弼
	C系	bin 频	bin 牝	bin 牝	bit 枇
m	A系				
	B系	min 闽	min 泯		mit 密
	C系				mit 谧

## 合口音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un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un 匀	iun 尹			
ʔ	A系						
	B系		ʔiun 颯				ʔiut 郁
	C系						
k	A系						
	B系						
	C系		kiun 钧				kiut 橘

续上表

g	A系				
	B系				giut 掘
	C系				
ŋ	A系				
	B系				ŋiut 崛
	C系				
x	A系				
	B系				xiut 歛
	C系				
y	A系				
	B系				yiut 汨
	C系				
t	A系				
	B系	tiun 屯			
	C系				
t'	A系				
	B系	t'iun 椿			t'rut 黜
	C系				
d	A系				
	B系				diut 朮
	C系				
l	A系				
	B系	liun 沦			
	C系				
te	A系				
	B系	terun 諄	terun 准	terun 稕	
	C系				

续上表

dz	A系				
	B系	dziun 唇	dziun 盾	dziun 楯	dziut 術
	C系				
g	A系				
	B系			giun 瞬	giut 输
	C系				
ŋ	A系				
	B系	ŋiun 嗣	ŋiun 蝻	ŋiun 润	
	C系				
ts	A系				
	B系				
	C系	tsiun 遵	tsiun 骏	tsiun 骏	
ts'	A系				
	B系		ts'iun 蠹		
	C系	ts'iun 菱			
s	A系				
	B系				siut 率
	C系	siun 恂	siun 笋	siun 峻	
z	A系				
	B系				
	C系	ziun 循		ziun 徇	
f	A系				
	B系				frut 拂
	C系				
v	A系				
	B系				viut 拂
	C系				

表二十二 堪坎紺鶻 緘減鑑甲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am		iam	
		声调	平	上	去	入
ʔ	A系		ʔam 庵	ʔam 黦	ʔam 暗	
	B系			ʔiam 黯		ʔiap 压
	C系					
k	A系				kam 紺	kap 鶻
	B系	kiam 緘	kiam 減	kiam 鑑		kiap 甲
	C系					
k'	A系	k'am 堪	k'am 坎	k'am 瞰		k'ap 磕
	B系					k'iap 恰
	C系					
ŋ	A系		ŋam 鶻			
	B系	ŋiam 岩		ŋiam 鹼		
	C系					
x	A系	xam 𪗇		xam 𪗇		xap 𪗇
	B系	xiam 𪗇				
	C系					
ɣ	A系	ɣam 𪗇	ɣam 𪗇	ɣam 𪗇		ɣap 𪗇
	B系	ɣiam 𪗇	ɣiam 𪗇	ɣiam 𪗇		ɣiap 𪗇
	C系					
t	A系	tam 担	tam 胆	tam 担		tap 答
	B系					
	C系					
t'	A系	t'am 探	t'am 毯			t'ap 榻
	B系					
	C系					

续上表

d	A系	dam 覃	dam 淡	dam 淡	dap 踏
	B系		diam 湛		diap 喋
	C系				
n	A系				
	B系	niam 喃			niap 囚
	C系				
l	A系	lam 岚	lam 览	lam 滥	lap 拉
	B系				
	C系				
ts	A系		tsam 簪		tsap 唛
	B系		tsiam 斩	tsiam 蘸	tsiap 庠
	C系				
ts'	A系	ts'am 参	ts'am 惨		
	B系	ts'iam 搀		ts'iam 杆	ts'iap 插
	C系				
dz	A系	dzam 惭	dzam 暂	dzam 暂	dzap 杂
	B系	dziām 镰			
	C系				
s	A系	sam 蓼	sam 糝	sam 侏	sap 飒
	B系	siam 苳	siam 擎	siam 钗	siap 歃
	C系				
f	A系				
	B系			fiam 泛	
	C系				
v	A系				
	B系		viam 范		
	C系				

续上表

ŋ	A系				
	B系		ŋiam 鏖		
	C系				

表二十三 兼脸兼颊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em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em 盐	iem 琰	iem 艳	iep 葉	
ʔ	A系					
	B系					
	C系	ʔiem 淹	ʔiem 掩	ʔiem 厌	ʔiep 摩	
k	A系					
	B系					
	C系	kiem 兼	kiem 脸		kiep 颊	
k'	A系					
	B系					
	C系	k'iem 谦	k'iem 歉	k'iem 僣	k'iep 篋	
g	A系					
	B系	grem 钳	grem 俭		grep 笈	
	C系					
ŋ	A系					
	B系	ŋiem 严	ŋiem 俨		ŋiep 业	
	C系					
x	A系					
	B系	xiem 杵	xiem 险		xiep 肋	
	C系					

续上表

y	A系				
	B系				
	C系	ɣiem 嫌			ɣiep 颯
t	A系				
	B系	tiem 沾		tiem 贍	tiɛp 輒
	C系		tiem 玷	tiem 垫	tiɛp 搯
t'	A系				
	B系	t'iem 覘	t'iem 谄	t'iem 覘	
	C系	t'iem 添			t'iep 跣
d	A系				
	B系				
	C系	diem 甜	diem 店	diem 店	diep 叠
n	A系				
	B系	niem 黏			niep 晷
	C系				
l	A系				
	B系	liem 廉	liem 敛	liem 敛	liep 猎
	C系				
tɕ	A系				
	B系	tɕiem 占		tɕiem 占	tɕiep 愒
	C系				
tɕ'	A系				
	B系	tɕ'iem 襜		tɕ'iem 襜	tɕ'iep 姑
	C系				
dz	A系				
	B系		dziem 啗	dziem 贍	
	C系				

续上表

e	A系				
	B系	eiem 苦	eiem 闪		eiep 撮
	C系				
ɳ	A系				
	B系	ɳiem 髯	ɳiem 苒		ɳiep 颞
	C系				
ts	A系				
	B系				
	C系	tsiem 尖			tsiep 接
ts'	A系				
	B系				
	C系	ts'iem 盃		ts'iem 塹	ts'iep 妾
dz	A系				
	B系				
	C系	dziem 渐	dziem 渐		dziej 捷
s	A系				
	B系				
	C系	siem 纤			siep 屨
z	A系				
	B系				
	C系	ziem 焗			
p	A系				
	B系		piem 眨	piem 砭	
	C系				
f	A系				
	B系	fiem 砭			
	C系				

表二十四 侵寢沁緝

声母	音节位置	韵母	im		im	
		声调	平	上	去	入
∅	A系					
	B系					
	C系	im 淫				ip 熠
ʔ	A系					
	B系	ʔim 音	ʔim 饮	ʔim 饮	ʔip 悒	
	C系	ʔim 愔			ʔip 挹	
k	A系					
	B系	kim 襟				k <sub>1</sub> ip 汲
	C系					
k'	A系					
	B系	k'im 嵌				k' <sub>1</sub> ip 泣
	C系					
g	A系					
	B系	gim 禽	gim 噤	gim 噤		
	C系					
ŋ	A系					
	B系	ŋim 吟				ŋ <sub>1</sub> ip 葺
	C系					
x	A系					
	B系	xim 歆				x <sub>1</sub> ip 歛
	C系					
t	A系					
	B系	t <sub>1</sub> im 榘				t <sub>1</sub> ip 紮
	C系					

续上表

t'	A系				
	B系	t'im 琛			
	C系				
d	A系				
	B系	dɪm 沈	dɪm 朕	dɪm 鸩	dɪp 蝥
	C系				
n	A系				
	B系	nɪm 纒			
	C系				
l	A系				
	B系	lɪm 琳	lɪm 廩		lɪp 立
	C系				
tɕ	A系				
	B系	tɕɪm 箴	tɕɪm 枕		tɕɪp 执
	C系				
dʒ	A系				
	B系	dʒɪm 枕	dʒɪm 榷		dʒɪp 拾
	C系				
ɕ	A系				
	B系	ɕɪm 深	ɕɪm 瞠		ɕɪp 湿
	C系				
n̄	A系				
	B系	n̄ɪm 任	n̄ɪm 荏	n̄ɪm 纒	
	C系				
ts	A系				
	B系	tsɪm 簪		tsɪm 譖	tsɪp 戢
	C系	tsɪm 浸		tsɪm 浸	

续上表

ts'	A系				
	B系	ts'im 参	ts'im 惨	ts'im 讖	
	C系	ts'im 侵	ts'im 寢	ts'im 沁	ts'ip 緝
dz	A系				
	B系	dzim 岑			
	C系				dzip 集
s	A系				
	B系	sim 森	sim 惨	sim 渗	sip 涩
	C系				
z	A系				
	B系				
	C系	zim 寻	zim 蕈		zip 习
p	A系				
	B系		pim 稟		
	C系				

## 第六章 四种音系的比较

### 一、前言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揭露之后,再用三种音系和它比较,中古汉语语音史上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到新的理解。语音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也可以得到具体的认识。

这三种音系:1. 唐以前的陆法言《切韵》,2. 稍后于慧琳反切的《韵镜》,3. 南宋中期的《切韵指掌图》。

陆法言《切韵》音系的性质,从唐代起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作者根据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小注,论证陆法言《切韵》是六朝五家韵书反映的南北方言音系的综合<sup>①</sup>。以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它比较,可以显示部分方言和综合多种方言音系不同的特点,可以显示唐代之前之后这一时期的语音变化。

《韵镜》的体系,在辅音部分,还没有提出“字母”,而是用唇、舌、牙、齿、喉这样的发音部位统摄文字。舌音:端系和知系,齿音:精系、庄系和照系,唇音:帮系和非系,在序列上,仍然表明发音部位的相同。有人认为《韵镜》这种特征,非宋代所宜有,而是天宝以后、唐末以前的产物。我们对比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之后,同意此说。

《切韵指掌图》明确地运用“三十六字母”。字母的创始者,传说不一。王应麟《玉海》言:守温《三十六字母图一卷》。由是有守温造“字母”之说。到了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发现后,论证了守温是唐五代时人。他所定的“字母”,不是三十六,而是三十。由此可见,《切韵指掌图》所用的“三

<sup>①</sup> 见附录《〈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

十六字母”，乃系守温之后的产物。

舌音知系脱出端系，齿音庄系、照系脱出精系，非系脱出帮系，在图上都表明位置的移动（以下简称位移），显然是音变的反映。从语音发展的规律性和社会因素言，知系、庄系、照系的位移，应当出现在南宋中期<sup>①</sup>。据是，《切韵指掌图》的作期，也就不言而喻。传说司马光作，这是伪托，早有定讞。其他诸说，也可不须申论。

两种韵图的作期，既论证如上。它的地域，虽难确定，可是从音系言，和唐代关中方言，脉络相通。由是把这三种音系分别比较，可以看到唐宋时期汉语语音发展的过程。

## 二、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切韵》音系比较

试看下表：

### (1) 声母

发音部位	《切韵》声母	关中方言声母
零声母	∅	∅
喉音	ʔ	ʔ
舌根音	k	k
	k'	k'
	g	g
	x	x
	ɣ	ɣ
舌头音	t	t
	t'	t'
	d	d
	l	l
舌面音	tɕ	tɕ
	tɕ'	tɕ'
	dʒ	dʒ

<sup>①</sup> 详本书第六章第四节。

	ç	ç
	ʒ	
舌尖音	ts	ts
	ts'	ts'
	dz	dz
	s	s
	z	z
唇音	p	p
	p'	p'
	b	b
鼻音	ŋ	ŋ
	n	n
	ɲ	ɲ
	m	m
唇齿音		f
		v
		ɱ

表上反映了唐代关中方言床母禅母的合并,反映了唇齿音的出现。

### (2) 韵母

关中方言韵母和《切韵》韵母对比,首先接触到的现象,即是《切韵》中所谓“重韵”,都依类合并。以平声韵为例,列表如下:

#### 开韵尾韵部

《切韵》	佳	皆	萧	宵	尤	幽	支	脂	之	微
关中音	皆		晓		尤		基			

#### 闭韵尾韵部

-ŋ

《切韵》	庚	耕	清	青	东	冬	钟
关中音	更		磴		洪		

-n

《切韵》	删	山	先	仙	真	諄	臻
关中音	间		肩		真		

《切韵》仙韵,在关中音半与元部合成乾部,半与先部合成肩部。

-m

《切韵》	覃	谈	咸	衔	凡	盐	添	严
关中音	堪		缄			兼		

其次,慧琳反切上字和《切韵》反切上字对比,反映了《切韵》时期[非 i]韵头的韵母,到了唐代关中方言,有的发生了弱音[ɿ],有的扩展了强音[i]。慧琳反切上字的系别,我们已经用 A 系、B 系、C 系标志它的语音特征。《切韵》反切上字和慧琳反切上字对当的系别,我们同样称它为 A 系或 B 系。

### 1. 慧琳反切用 B 系上字替代《切韵》A 系

反切上字 A 系标志韵母的第一元音即韵头为[非 i],上字 B 系标志为弱音[ɿ],慧琳用 B 系上字替代《切韵》A 系,可用  $a > ɿa$  公式,表明韵母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韵母一章中,已经一一指出,现在更集中地把这种变化的实例构成下表:

表一 ai > ɿai(佳、皆——皆)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根音	k	皆	古谐	A	ai	戒谐	B	ɿai
	k'	揩	口皆	A	ai	客皆	B	ɿai
	ŋ	崖	五佳	A	ai	雅皆	B	ɿai
	ɣ	鞞	户佳	A	ai	解皆	B	ɿai
双唇音	b	排	步皆	A	ai	败埋	B	ɿai
	m	埋	莫皆	A	ai	买牌	B	ɿai

表二 au&gt;iau(肴——胶)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根音	k	交	古肴	A	au	绞交	B	iau
	k'	敲	口交	A	au	巧交	B	iau
	x	孝	呼教	A	au	孝交	B	iau
	ɣ	肴	胡茅	A	au	效交	B	iau
双唇音	p	包	布交	A	au	饱交	B	iau
	b	庖	薄交	A	au	鲍交	B	iau
	m	茅	莫交	A	au	卯包	B	iau

表三 a&gt;ia(麻——嘉)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根音	k	嘉	古牙	A	a	贾遐	B	ia
	k'	峇	苦加	A	a	客牙	B	ia
	ŋ	牙	五加	A	a	雅家	B	ia
	ɣ	遐	胡加	A	a	下加	B	ia
双唇音	p	巴	伯加	A	a	霸麻	B	ia
	p'	葩	普巴	A	a	怕巴	B	ia
	b	爬	蒲巴	A	a	白麻	B	ia
	m	麻	莫霞	A	a	马巴	B	ia

表四 an&gt;ian(删、山——间)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根音	k	奸	古颜	A	an	简颜	B	ian
	k'	慳	苦闲	A	an	客奸	B	ian
	ŋ	颜	五奸	A	an	牛奸	B	ian
	ɣ	闲	户间	A	an	核间	B	ian
双唇音	p	班	布还	A	an	八攀	B	ian
	p'	攀	普班	A	an	盼蛮	B	ian
	m	蛮	莫还	A	an	马班	B	ian

表五 aŋ &gt; iaŋ(江——江)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根音	k	江	古双	A	aŋ	角缸	B	iaŋ
	ɣ	降	下江	A	aŋ	项江	B	iaŋ
双唇音	p'	降	匹江	A	aŋ	璞江	B	iaŋ
	m	降	莫江	A	aŋ	邈邦	B	iaŋ

表六 eŋ &gt; reŋ(庚、耕——更)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根音	k	更	古行	A	eŋ	革行	B	reŋ
	k'	铿	口茎	A	eŋ	客耕	B	reŋ
	ɣ	行	户更	A	eŋ	幸耕	B	reŋ
双唇音	p	耕	北萌	A	eŋ	伯萌	B	reŋ
	p'	烹	抚庚	A	eŋ	拍盲	B	reŋ
	b	棚	薄萌	A	eŋ	白耕	B	reŋ
	m	蒙	莫耕	A	eŋ	麦耕	B	reŋ

表七 am &gt; iam(咸、衔——緘)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根音	k	緘	古咸	A	am	甲咸	B	iam
	ŋ	岳	五咸	A	am	牙监	B	iam
	ɣ	咸	古谗	A	am	狎监	B	iam

表上慧琳反切替代《切韵》A系的上字,不出以上七个韵部的范围。

按以上七个韵部内,喉音、舌头、舌面、舌尖各声母上字,慧琳反切和《切韵》反切是一样的,都是B系,都是带有弱音[ɿ]的韵母。至于舌根、双唇各声母上字,在《切韵》为A系(晓母、影母多数为B系),到了慧琳描写的关中方音,特别是开口韵母,四声一贯,用新的上字替代。这类上字有

时和 B 系上字同用,如峇字反切上字客、丘同用;赫字反切上字虐、亨同用,由此可见,舌根、双唇各声母上字标志的韵母都带有弱音[i],和喉舌各声母上字标志的韵母完全相同。以上七个韵部,在《切韵》中,带[i]的韵母和不带[i]的韵母同时并存于一个韵部之内。到了唐代关中音,则整个韵部都变为带[i]的韵母。舌根各声母趋向舌面化,表明了它的历史根源。

## 2. 慧琳反切用 C 系上字替代《切韵》A 系

反切上字 A 系标志韵母的第一元音即韵头为[非 i],上字 C 系标志为强音[i],慧琳用 C 系上字替代《切韵》A 系,可用以下公式  $a > ia$ ,表明韵母的变化。这种变化,出现在以下五个韵部中:

表八 ei > iei (齐——齐)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喉	ʔ	鹭	乌奚	A	ei	噎兮	C	iei
舌根	k	鸡	古奚	A	ei	经奚	C	iei
	k'	谿	苦奚	A	ei	启鸡	C	iei
	ŋ	蛻	五稽	A	ei	芝兮	C	iei
	x	醯	呼鸡	A	ei	馨鸡	C	iei
	ɣ	奚	胡鸡	A	ei	系鸡	C	iei
舌头	t	低	都奚	A	ei	丁兮	C	iei
	t'	梯	土鸡	A	ei	体奚	C	iei
	d	啼	杜奚	A	ei	弟泥	C	iei
	n	泥	奴低	A	ei	祢低	C	iei
	l	黎	郎奚	A	ei	礼溪	C	iei
舌尖	ts	赍	祖鸡	A	ei	精奚	C	iei
	ts'	凄	七稽	A	ei	且奚	C	iei
	dz	齐	徂奚	A	ei	情奚	C	iei
	s	西	先稽	A	ei	先兮	C	iei
双唇	p	篔	边兮	A	ei	必迷	C	iei
	p'	批	匹迷	A	ei	匹篔	C	iei
	b	鞞	部迷	A	ei	陞迷	C	iei
	m	迷	莫兮	A	ei	米篔	C	iei

表九 au&gt;iou(萧、宵——晓)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喉	ʔ	么	於尧	A	au	伊遥	C	iou
舌根	k	晓尧	古尧	A	au	皎尧	C	iou
	ŋ	五聊	五聊	A	au	鹤消	C	iou
舌头	t	貂聊	都聊	A	au	乌聊	C	iou
	t'	挑彫	吐彫	A	au	体遥	C	iou
	d	迢聊	徒聊	A	au	庭聊	C	iou
	l	聊	落萧	A	au	了彫	C	iou
舌尖	s	棣	苏彫	A	au	小条	C	iou

表十 en&gt;ien(先、仙——肩)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喉	ʔ	烟	乌前	A	en	伊贤	C	ien
舌根	k	坚	古贤	A	en	吉烟	C	ien
	k'	牵	苦坚	A	en	诘延	C	ien
	ŋ	妍	五坚	A	en	霓坚	C	ien
	x	袄	呼烟	A	en	显坚	C	ien
	ʎ	弦	胡田	A	en	现坚	C	ien
舌头	t	颠	都年	A	en	丁年	C	ien
	t'	天	他前	A	en	缺		
	d	田	徒年	A	en	亭延	C	ien
	n	年	奴颠	A	en	缺		
舌尖	l	怜	落贤	A	en	练田	C	ien
	ts	笈	则前	A	en	节前	C	ien
	ts'	迁	苍先	A	en	七仙	C	ien
舌尖	dz	前	昨先	A	en	缺		
	s	先	苏前	A	en	星延	C	ien
双唇	p	编	布贤	A	en	必绵	C	ien
	b	骈	部田	A	en	便眠	C	ien
	m	眠	莫贤	A	en	弥编	C	ien

表十一 eŋ—ieŋ(青、清——罄)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根	k	经	古灵	A	eŋ	缺		
舌头	t	丁	当经	A	eŋ	缺		
	t'	丁	他丁	A	eŋ	体丁	C ieŋ	
	d	庭	特丁	A	eŋ	狄形	C ieŋ	
	n	宁	奴丁	A	eŋ	倭丁	C ieŋ	
双唇	l	灵	郎丁	A	eŋ	历丁	C ieŋ	
	p'	俦	普丁	A	eŋ	匹丁	C ieŋ	
	b	瓶	薄经	A	eŋ	並铭	C ieŋ	
m	冥	莫经	A	eŋ	觅瓶	C ieŋ		

表十二 em&gt;iem(添、盐、严——兼)

声母		例字	《切韵》			慧琳反切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根	k	兼	古兼	A	em	颊盐	C iem	
	k'	谦	苦兼	A	em	轻兼	C iem	
	ɣ	嫌	户兼	A	em	刑阎	C iem	
舌头	t'	添	他兼	A	em	忝拈	C iem	
	d	甜	徒兼	A	em	定阎	C iem	
	n	鲇	奴兼	A	em	念兼	C iem	

《切韵》反切上字属于C系的,只有零声母和舌尖音各声母。到了慧琳描写的关中音,《切韵》齐、萧、先、青、添五个韵部各声母上字都由A系变为C系,合口韵母也是这样。带强音[i]的韵母显示了巨大的发展。

### (3) 声调

在《切韵》中,上、去两调使用的下字,界限分明。慧琳反切,有上去两调异读的又音,但一字数切,上、去两调下字混用的现象则常见,浊上变去,是汉语北方话音系发展的趋势,慧琳反切表明了这一变化的动向。

### 三、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韵镜》音系比较

在两种音系比较之前,首先要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为古典型汉字标音的方法,二为等韵图音系的现实性。

古典型汉字标音,一为反切,一为等韵图。反切作者根据汉语音节,结合两个汉字标明一个汉字的音韵构造。等韵家也是根据汉语音节,利用图的形式来表明。

《韵镜》是早期的等韵图。图的形式,横列声母,纵设韵母和声调。按声母纵引,再按韵母横引,两线交合之点,即等位。等分为四,每个等位,各自表明了一个声、韵、调统一组成的音节。因此,一个汉字在图上占着什么等位,也就表明了它是怎么样的音韵构造。

由此可见,以上两种标音的方法虽是不同,但反映现实的语音是相同的。只要正确地理解慧琳反切和《韵镜》图式,就可以进行比较。

其二,国内外有些汉语研究者,将较晚的《切韵指掌图》看作陆法言《切韵》反切的图解,把《切韵指掌图》音系等同《切韵》音系。其实《切韵指掌图》作者决不会不受现实语音的影响。用我们的观点来说,不论早期或晚期的等韵图,都是作者凭藉陆法言《切韵》反映一定时地的现实性的音系。由是彼此比较,便可看到中古时期汉语语音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现在进行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韵镜》音系的比较。

#### (1) 声母

1. 慧琳反切 B 系上字的匣母,在《韵镜》图上,由匣母三等转移到喻母三等,喻为零声母,匣母的位移,表现了舌根音[ɣ]因受[ɹ]的影响,在发展的进程中趋于消失。这一规律,中古以后,一直在起作用。

2. 慧琳描写的关中方言音系,舌面音照系声母和舌尖音精系声母各自成系。《韵镜》图照系声母安排在舌尖音的第三等位,统称为齿音。按照《韵镜》图本身的规则,凡同声母的字,都是直行比次。据是,《韵镜》所反映的实际语音,舌面音照系和舌尖音精系各声母是合而为一的。

3. 依照《韵镜》同声母字直行比次的规则,表明唇音部分还没有出现唇齿音的分化,这和慧琳描写的关中方音又是不同的。

## (2) 韵母

## 1. 《韵镜》作者处理《切韵》中重韵的方法和重韵的合并

关中方言韵部和《韵镜》韵部对比,可以明确地知道《切韵》中所谓“重韵”在《韵镜》中也应是合并的。再把《韵镜》和《切韵指掌图》对比,可以具体地见到这两种等韵图处理《切韵》重韵的方法不同。试看下列:

## 《韵镜》

	第 21 图	第 22 图	第 23 图	第 24 图
一等	○	○	寒	桓
二等	山	山	删	删
三等	元	元	仙	仙
四等	仙	仙	先	先

## 《切韵指掌图》

	第 7 图	第 8 图
一等	寒	桓
二等	删山	删山
三等	元仙	元仙
四等	仙先	仙先

把《韵镜》21 和 23 图连合起来,不是相当于《切韵指掌图》的第 7 图吗?把《韵镜》22 和 24 图连合起来,不是相当于《切韵指掌图》的第 8 图吗?《切韵指掌图》利用一个图的同一位置,并列两个韵部,表明《切韵》重韵的合并。《韵镜》则利用两个图的同一位置,分列两个韵部,前后对应,表明《切韵》重韵的合并。我们依照以上两个观点,以平声韵为例,制成下表:

开韵尾韵部

《切韵》	佳(开、合)	皆(开、合)	支(开、合)	脂(开、合)	之(开)	微(开、合)	萧	宵	尤	幽
关中音	皆(开、合)		基(开、合)				晓		侯	
《韵镜》	开 13图 15图 皆 佳	合 14图 16图 皆 佳	开 4图 6图 8图 9图 支 脂 之 微		合 5图 7图 10图 支 脂 微		开 25图	合 26图 宵 萧	开 37图 尤 幽	

《切韵》尤、幽是重韵,《韵镜》把它安置在一个韵图之中,又在同一等位(四等)安置两韵韵母完全相同的字,表明重韵的合并。这是《韵镜》处理重韵

的又一种方法。

### 闭韵尾韵母

-ŋ

《切韵》	庚(开,合)	耕(开,合)	清(开,合)	青(开,合)	东	冬	钟
关中音	更(开,合)		罄(开,合)		洪		
《韵镜》	开 33图 35图 庚 耕	合 34图 36图 庚 耕	开 33图 35图 清 清 青	合 34图 36图 清 清 青	开 第一图 东	合 第二图 冬 钟	

-n

《切韵》	删(开,合)	山(开,合)	先(开,合)	仙(开,合)	真(开,合)	諄(合)	臻
关中音	间(开,合)		肩(开,合)		真(开,合)		
《韵镜》	开 21图 23图 山 删	合 22图 24图 山 删	开 21图 23图 仙 先	合 22图 23图 仙 先	开 17图 臻 真	合 18图 諄	

-m

《切韵》	覃	谈	咸	衔	凡	盐	添	严
关中音	堪		缄			兼		
《韵镜》	开 39图 覃	合 40图 谈	开 39图 咸	合 40图 41图 衔 凡	开 39图 盐	合 40图 严	开 39图 添	合 40图 盐

### 2. 《韵镜》韵母的特点

前已言之,“等韵图音系应是当时作者现实语音的反映”。把关中音和《韵镜》比较,除《切韵》重韵合并,如上文所举者外,下列各表,又将分述两地方言韵母的特点。

关中音 齐(开,合)      《韵镜》 开 13图 哈、皆、齐  
合 14图 灰、皆、齐

关中音齐部独立,《韵镜》把齐和哈、灰、皆组合成图,表明了《韵镜》齐部代表的韵母和基础韵母哈联系(等韵家把哈、灰、皆组合成图,图上韵部代表的韵母,自有它联系的纽带。假定哈为[ai],灰为[uai],皆为[ɿai],

齐为[iaɪ],那么,哈是这些韵部联系的纽带。我们称这样的纽带叫做“基础韵母”。

关中音	模 鱼	《韵镜》 <sub>开合</sub>	12 图	模 虞
-----	--------	--------------------	------	--------

关中音模、鱼同部,虞部独立。《韵镜》模、虞同图,鱼部独立,表明了两地方言韵母的变化。

关中音	真 <sub>(开,合)</sub>	《韵镜》 <sub>开</sub>	17 图	痕、臻、真
-----	--------------------	-------------------	------	-------

关中音合并真、諄、臻三部成为独立的真部。《韵镜》把真、臻和痕组合成图,表明《韵镜》真部代表的韵母和基础韵母痕联系。

关中音	肩 <sub>(开,合)</sub>	《韵镜》 <sub>开</sub>	23 图	寒、删、仙、先
		《韵镜》 <sub>合</sub>	24 图	桓、删、仙、先

《韵镜》组合寒、桓、删、仙、先同图,表明先部代表的韵母和基础韵母寒联系。

《切韵》仙,在关中音分化为二,凡等韵家所称之三等字,一致转入乾部(即元部)。等韵家所称之四等,一致转入肩部(即先部)。《韵镜》中仙,同样发生分化,但转变不同;等韵家所称三等,一致和先部同图;等韵家所称之四等,一致和元部同图。

关中音	更	《韵镜》 <sub>开</sub>	33、35 图	庚、耕、清、青
		《韵镜》 <sub>合</sub>	34、36 图	庚、耕、青

关中音合并《切韵》庚、耕成为独立的更部,《韵镜》把清、青和庚、耕组合成图,表明清、青代表的韵母和基础韵母庚联系。

关中音	堪 緘 兼	《韵镜》 <sub>开</sub>	39 图	覃、咸、盐、添
		《韵镜》 <sub>合</sub>	40 图	谈、衔、严、盐

关中音合并《切韵》覃、谈成为堪部,合并咸、衔、凡成为緘部,合并盐、添、严成为兼部。这三部代表三个韵母,《韵镜》组合这一组韵成为两图,和基础韵母覃联系。

### (3) 声调

关中音有浊上变去的动向。在《韵镜》中,这种动向,没有发现。至于调类,开尾韵母分为平、上、去三调,闭尾韵母分为平、上、去、入四调。和关中音完全相同。

## 四、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切韵指掌图》音系比较

### (1) 声母

1. 《切韵指掌图》音系中,出现“舌上”知、彻、澄、娘四个声母

试先对比两种等韵图:

《韵镜》				《切韵指掌图》			
舌音				舌头		舌上	
清	次清	浊	清浊	端	透	定	泥
当	汤	堂	囊	当	汤	唐	囊
张	侏	长	娘				
							张 侏 长 娘

《韵镜》把当、汤、堂、囊列在一等,张、侏、长、娘列在三等,表明前者是在[非 i]元音前的[t]系声母,后者是弱元音[i]前的[t]系声母。这种[i]元音前的[t]系声母,在《切韵指掌图》脱出原来的行列,变成独立的知、彻、澄、娘四个声母,总的叫做“舌上音”。

“舌上音”这一术语,就今日所见之资料言,最初出于敦煌残卷守温字母<sup>①</sup>。“舌上音”的语音实质,残卷“在家疑是客”这一条说:

都江切椿字,迷者言,都字归端字,椿字归知字,生疑或(惑)。不知端字与知字,俱是一家。

“别国却为亲”一条又这样说:

缘都字归端字,椿字归知字,归处不同,便似别国。虽归处不同,其切椿字是的(嫡)亲。<sup>②</sup>

要理解以上两条的语意,首先要理解椿字音读的变化。《切韵》椿都

① 见《敦煌掇瑛》421页。

② 见《敦煌掇瑛》425页。

江切,依照《切韵》反切上字的系别,都属 A 系,表明椿字的声母是[非 i]元音前的[t],整个字的音韵构造应为[ton̩]。慧琳描写的关中音,椿字虽未见,依照江部反切上字,不是 A 系,而是改用 B 系,因此椿字存在的音读,应为[tion̩]。经过《切韵》和慧琳音对比,可以看到椿字古今音的变化为 ton̩ > tion̩。

守温时,有“椿字归知”之说,它的反切上字和慧琳音改用的 B 系正相一致。人们执今音以观察古反切,便说“椿字归知,不应归端”。守温告诉他们,端和知,反切上字虽不同,可是声母同是[t],是一家,是嫡亲。由此可见,守温所说之“舌上音”,并不是声母有异,只表明“端”是[非 i]元音前的声母[t]，“知”是[i]元音前的声母[t]而已。

守温以前,不论《切韵》和慧琳音,不论《韵镜》和守温所说之“舌上音”,都是各时期音系中[i]元音前的[t]系声母,到了《切韵指掌图》音系便发生质的变化。

苏联一位语言学家所作的《蒙古语比较语法》中指出,古典语的[qi],基本上起源于较早期的[Ti]<sup>①</sup>。语音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它的共同性。蒙古语[qi]来源于[Ti],汉语[i]元音前[t]系声母,在北部方言中,逐渐变为舌尖后音,它的来源,亦缘是而知。《切韵指掌图》“舌上音”和“舌头音”对立,这一现象,不但表明“舌上音”的语音实质和守温所说之“舌上音”不同,还表明它是舌尖后音的起点。

## 2. 齿音的分化

试先对比两种等韵图:

《韵镜》					《切韵指掌图》									
齿音					齿头		正齿							
清	次清	浊	清	浊	精	清	从	心	斜	照	穿	床	审	禅
臧	仓	藏	桑	○	臧	仓	藏	桑	○					
庄	疮	床	霜	○						庄	疮	床	霜	
章	昌	○	商	常						章	昌	○	商	常
将	枪	墙	襄	详	将	枪	墙	襄	详					

① 见苏联桑席叶夫《蒙古语比较语法》中译本 125 页。

《韵镜》齿音二等庄系字和三等章系字,在《切韵指掌图》上,脱出原来的行列,成为正齿音。正齿音声母为照、穿、床、审、禅,由是二等庄系字,一般称为照<sub>二</sub>;三等章系字,一般称为照<sub>三</sub>。

等韵图例,凡同声母字都是直行排列。据是,《韵镜》庄系章系的声母是相同的。从等位言,又同是在弱音[i]前的齿音,它们正是以同一条件转化为《切韵指掌图》的正齿音。这种正齿音在我国北部方言,也逐渐变为舌尖后音,那么照<sub>二</sub>、照<sub>三</sub>由“齿音”变为“正齿”,是不是舌尖后音起点的表现?

### 3. 舌尖后音形成的内因和外因

上文说:“舌上音”、“正齿音”是舌尖后音的起点。我们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前高元音[i]前的舌根音和舌头音趋向顎化,这是具有普遍性的语音规律。已知弱音[i]前的[t]是“舌上音”的前期状态,弱音[i]前的[ts]是“正齿音”的前期状态,这两种声母到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化,表明它的本身具有可变性。

可是《切韵指掌图》上的“舌上音”、“正齿音”,在不同的方言中表现了不同方向的发展,即“舌上音”、“正齿音”在北部方言中,发展为舌尖后音,在南部方言中,发展为舌面音或舌尖音,它的规律性又是怎样呢?

《内蒙古大学学报》专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列举汉字和女真语对音的实例<sup>①</sup>。如:

卓 t <sub>3</sub> o	者 t <sub>3</sub> ə	叉 t <sub>3</sub> ɑ
追 t <sub>3</sub> u	朱 t <sub>3</sub> o	车 t <sub>3</sub> ə
	专 t <sub>3</sub> uan	出 t <sub>3</sub> u
	拙 t <sub>3</sub> o	沙 ʃɑ
	上 ʃo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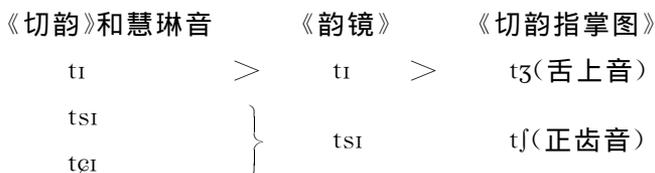
这些和女真语对音的汉字,无一例外的都属舌上音和正齿音。

北宋末期,北方阿尔泰语系的女真族,南侵淮河以北广大地域,和南宋对峙,差不多一百年。在侵占时期,汉人习惯,曾一度女真化。“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这是陆游反映当时女真化情况的诗句。“自

<sup>①</sup> 见《内蒙古大学学报》专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215—218页。

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这是范成大的记录。汉语北方音发展到这时，用舌上音、正齿音的字和女真语舌叶音  $t_3$ 、 $t_f$ 、 $f$  对音，这不是《切韵指掌图》上的舌上音、正齿音是舌尖后音起点的直接见证吗？

毛泽东同志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sup>①</sup>。[i]元音前的[t]系[ts]系以及[tɕ]系声母本身具有可变性，这是内因。因受女真语的影响，舌上音、正齿音的发展，在我国北方方言音系中，成为舌尖后音，这是外因。现在再联系《切韵》、慧琳音以及两种等韵图，制成下图，表明舌尖后音的发生发展。



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关于舌上音、正齿音，已合为一类，这是《切韵指掌图》以后的变化。

关于“日”母[n̥]伴随正齿音也逐渐变为舌尖后音[z̥]。

#### 4. 双唇音的分化

[iu]音组前的双唇音，分化为唇齿音，已出现在唐代关中方言。这种分化，在《韵镜》、《切韵指掌图》又是怎样？试看下列：

《韵镜》				《切韵指掌图》			
唇 音				重 唇		轻 唇	
清	次清	浊	清浊	帮	滂	並	明
帮	滂	傍	茫	帮	滂	傍	忙
方	芳	房	亡			方	芳

《韵镜》唇音只有一类，帮系方系直行排列，表明声母相同。《切韵指掌图》方系脱出于重唇的行列，成为轻唇。方言的发展不是平衡的，关中音、《韵

<sup>①</sup>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镜》、《切韵指掌图》各自反映一定地域的方音特点。

## (2) 韵母

### 1. 《切韵》中的重韵

《切韵指掌图》音系是一定时、地语音的反映,因此《切韵》中的重韵,在《切韵指掌图》中同样合并。

佳、皆、萧、宵,尤、幽,支、脂、之、微从类合而为一,和关中音以及《韵镜》完全一致。

庚、耕,清、青,东、冬、钟从类而合,和关中音以及《韵镜》也是相同的。

删、山,先、仙,真、諄、臻从类而合,和关中音以及《韵镜》也是相同的。

覃、谈,咸、衔、凡,盐、添、严从类而合,和关中音以及《韵镜》固无不同。

### 2. 《切韵指掌图》韵母的特点

《切韵》、关中音的齐部在《韵镜》隶属于哈、灰(13、14图),在《切韵指掌图》隶属于支、之(18、19图),其特点一。

《切韵》鱼部代表的韵母随着方言而变,关中音鱼模同部,《韵镜》鱼部独立,在《切韵指掌图》鱼虞合一(3图),其特点二。

关中音合并《切韵》真、諄、臻三部构成真部,在《韵镜》隶属于痕(17、18图),《切韵指掌图》(9、10图)与此相同,其特点三。

《切韵》仙部,在关中音,半转入乾部(元),半转入肩部(先)。《韵镜》中的转化,和关中音同。《切韵指掌图》(7、8图)仙元同在三等,先仙同在三等,也表明仙部分化,转入元、先,其特点四。

关中音合并《切韵》庚耕成为更部,合并清青成为罄部,《韵镜》把庚、耕、清、青组合成图,表明韵母的主要元音之近似。在《切韵指掌图》(15、16图)庚、蒸、清同图、同等,反映了这些韵部代表的韵母趋于一致,其特点五。

《切韵》江部代表的韵母,随着方言而变。在关中音和《韵镜》是独立韵部,《切韵指掌图》组合江阳同图(14图),其特点六。

## (3) 声调

《切韵指掌图》的调类,虽为平、上、去、入四调,和《切韵》、关中音以及《韵镜》相同,但入声韵既配合开尾韵部,又配合闭尾韵部,开始出现“阴阳兼承”的现象,这不知是不是韵尾辅音消失之故。

## 五、等韵体系的形成

韵分四等,即是等韵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试先看两种反切上字的系别和两种等韵图等位对照表:

例 字	高		交		骄		晓	
《切韵》反切	古劳		古肴		举乔		古尧	
慧琳反切	告刀		绞爻		居妖		皎尧	
上字系别	A	A	A	B	B	B	A	C
《韵镜》等位	1	1	1	2	3	3	1	4
《指掌图》等位	1	1	1	2	3	3	1	4

已知反切上字的分系,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这一点,慧琳反切更为显著。

表上四个例字,在两种等韵图上的等位是一致的,成为韵分四等完整的体系。由于“交”的反切上字“古”变为“绞”,“晓”的反切上字“古”变为“皎”,形成新的韵母的序列。把这种新序列对照韵图等位,恰好反切上字 A 系和一等对当,反切上字 B 系和二、三等对当,反切上字 C 系则对当四等。由此可见,韵分四等这样的体系,早已孕育在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之中,《韵镜》音系、《切韵指掌图》音系实与唐代关中音系有先河后海的关系。

国内外汉语研究者不了解陆法言《切韵》的性质,不了解《切韵》之后语音发展的过程,硬把《切韵》音系纳入等韵体系中,认为《切韵》音系中也是韵分四等。更有甚者,昌言上古音中也是“四等俱全”。其实等韵体系和《切韵》毫不相应,遑言上古。

国内外汉语研究者,对于等韵二等有无“i 介音”,也发生争论。其实只要了解慧琳描写当时关中方音用 B 系反切上字替代《切韵》A 系上字这一事实,那么等韵二等韵母的第一元音即所谓“i 介音”是存在的。由是致疑“舌上音”声母出现在二等或三等,也无待繁言而解。

国内外汉语研究者,把《切韵》齐、萧、先、青、添五个韵部硬说是“纯四

等”的韵部。其实这五个韵部所用的反切上字都属 A 系,是一等而非四等。到了慧琳描写的关中方音,才一致用 C 系上字替代 A 系,“纯四等”韵部由是形成。不考察语音实际,只从音理上推求纯四等的形成,其结果必然徒劳无益。

关于分等的标准,有我国的旧传统,也有西洋“汉学家”的新传统,在此且不论。现在我们根据唐代关中方音的拟音对照等韵图,应当这样说,凡列在一等的,韵母第一元音为[非 i],例如“高”。凡韵母第一元音同是弱音[i],则依据主要元音响度的大小,例如“交”列在二等,“骄”列在三等。主要元音相同,第一元音[i]有强弱的区别,则弱音[i]列在三等,强音[i]列在四等,例如骄骁。并用图表明如下:

一等	高	kau
二等	交	kiau
三等	骄	kiau
四等	骁	kiau

等韵家又根据韵母第一元音有[u]和[非 u]的区别,前者称为合口,后者称为开口。上面的例子作为开口韵母分等的代表,至于合口韵母的分等,也以此为淮。

## 附 录

### 《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

近几年来,讨论《切韵》问题的文字,据我所见,已有十三篇之多<sup>①</sup>。本文作者现在仍然本着综合音系的论点,把重新建立的《切韵》音系拿出来,表明它的本质特征,又写成此稿。旨趣所在,无非有助于进一步开展讨论,加速科学的亦即合乎汉语实际的汉语语音史顺利建设。此稿内容:

一、《切韵》性质决定性的论据

二、《切韵》音系的重建

三、有关问题的讨论

(1)《切韵》的系统性问题

(2)《切韵》的社会地位

(3)审音和叶韵

(4)《切韵》音系和共时、贯时语音的关系

(5)《切韵》问题论点的建立

结束语

#### 一、《切韵》性质决定性的论据

在探讨《切韵》性质的过程中,接触到不同的而又同样起作用的东西。这就引起各有所据,作出不同的论断。本文作者以为王韵小注是新近发现的资料,对于《切韵》的理解,不论何种成说,都应有所改变。

---

\*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八卷第3—4期,1964年12月。

① 《中国语文》八篇,《光明日报》一篇,《南京大学学报》两篇,北京大学周祖谟教授一篇(油印本),《中山大学学报》一篇,共十三篇。

又曾指出王韵小注的条数,占《切韵》韵部三分之一。各条涉及的面相当广泛,认为这是理解《切韵》第一手资料。并且说,“《切韵》韵部之多,这是陆法言等综合六朝旧韵采取从分不从合这一方法的结果”<sup>①</sup>。

可是综合论的反对者,对王韵小注一则曰:“这个小注所记五家韵书中韵部分合的情况并不是完备的。”再则曰:“其中大部分都没把五家韵书的分合情况同时备载明白,而只是把其中两三家记上了。”<sup>②</sup>总的意图,无非在于动摇综合论的论据而已。

其实王韵小注有助于《切韵》的认识,除上所举的两点外,更须指出它所特有的价值,在于使《切韵》韵部有可能和当时方言实际联系。最近昌厚《隋韵谱》<sup>③</sup>对此有积极作用。假若把这两种资料,对比《切韵》,对于《切韵》性质,可以获得更深刻的理解。试看以下三例:

## 例一

韵目	王韵小注	《隋韵谱》韵例
支 脂	没有注文 吕、夏侯:脂与之微大乱,阳、李、杜别,今依阳、李、杜。	支部、微部都以独用为主。 脂部和之部的关系密切。
之 微	没有注文 没有注文	

表中两种资料,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反映了支等四部在当时方言平面上的特性。

王韵支微两部无注,《隋韵谱》指出“支微两部都以独用为主”,无注和独用相应,不仅表现在这两部。可以这样说,独用的韵部大多数是无注的。

王韵有注的韵部,都是同和别互见。除少数注别有所指外,基本表明方音的差别。这是人所易知的。可是无注的韵部,何为无注?就不易使人理解。相反地认为王韵注不是完备的。其实从现实的方言来看,一个韵母在方言的平面上分布较广,为各方言(指六朝五家韵书,下同)所共有,体现在韵部上,就成为无注。说穿了这一点,无注的原因,也是不难理

① 黄泽伯《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中国语文》1962年2月号。以下引语出于此文者,只加引号,不再加注。

② 王显《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中国语文》1962年12月号,542—543页。

③ 昌厚《隋韵谱》,连载《中国语文》1961年10月号、11月号,1962年1月号、2月号、4月号。

解的。

韵脚的独用,可能因韵部字多,所以无须通用。可能是这一韵部代表的韵母,分布较广,为各方言所共有,也就不会发生通用。前者是用韵问题,后者是语音问题。从语音言,独用和无注相应,原来是相同的东西而有不同的表现而已。

弄清楚王韵无注韵部和《隋韵谱》独用韵部的实质之后,有助于《切韵》韵部的识别。支微两部韵母同为当时各方言所共有,也就容易决定了。

脂之两部,王韵注同和别互见。在同的一面,和《隋韵谱》“脂部和之部的关系密切”彼此相应。在别的一面,可以补充《隋韵谱》的不足。总的说,脂之韵母,随着方言而变。

### 例二

韵目	王韵小注	《隋韵谱》韵例
鱼	吕:语(鱼上)与虞(虞上)同,夏侯、阳、李、杜别,今依夏侯、阳、李、杜。	虞模两部同用的例比鱼虞两部同用的多;鱼虞模三部同用的例很少,鱼模两部同用的例未见。
虞	没有注文	
模	没有注文	

王韵注鱼部和虞部同和别互见,表明了鱼部韵母,在甲方言与虞相同,在乙方言与虞相异。随着不同方言而变,是鱼部的特性。

虞模两部没有同和别互见的注文。足见这两部韵母,在当时方言的平面上分布较广。它具有共同性。

关于《隋韵谱》的概括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三部韵母结构的同异。“虞模两部同用的例比鱼虞两部同用的例多”,可以理解虞模韵母结构有相同的成分。“鱼模两部同用的例未见”,可以理解鱼模韵母结构全异。

### 例三

韵目	王韵小注	《隋韵谱》韵例
东	没有注文 阳:冬与钟、江同韵,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 没有注文	东部、钟部以独用为主。冬和东部同用的一见,和钟部同用例五见。
冬		
钟		

王韵东钟无注,《隋韵谱》:“东部钟部以独用为主。”同样表明这两部是各方言共有的韵母。

王韵冬部注冬与钟江同和别互见。但《隋韵谱》有冬与钟同用例多之说,又有江阳唐三部同用之例。据是江部韵母出入于冬阳之间,随着方言而变。冬钟虽有别的一面,可是没有像江部那样的转变。因此冬与钟同用例多一语,正表明冬部的特性和钟部相同,同是方言共有的韵母。

通过以上三例,清楚地看到隋代各家韵语的韵脚,各有它的方言性。因此《隋韵谱》概括各家韵脚,反映了当时方言韵母,有共同成分,也有此同彼异的差别成分。六朝五家韵书韵部的分合,也各有它的方言性。反映了当时方言韵母,有共同成分,有此同彼异的差别成分。由于这两种资料,同样以中古方言为基础,所以彼此契合。照此说来,王韵注的现实意义,得到《隋韵谱》的佐证,就更加显著了。我们据此以论证《切韵》韵部,体现了一个生动的方音平面。这个平面上,既有共同性的韵母,又有差别性的韵母。假若承认这一现实,就很难设想别有《切韵》式的长安方音或者洛阳方音的存在。《切韵》式的方音是没有的,那么,《切韵》韵部的设置,只能依据王韵小注,认为这是六朝五家韵书反映的方言音系的综合。

事实很明显,王韵小注在许多论据中具有的特点:

1. 使《切韵》韵部有可能和当时方言实际联系。
2. 资料具体,明确性胜过片言只语。
3. 依据王韵小注,取证《隋韵谱》,可以识别全部《切韵》各韵部的实质。从此出发,不仅摆脱了新老传统的束缚,同时打开了研究《切韵》新的途径。在建设科学的语音史进程中,也冲破了一个难关。到现在,不妨说,王韵韵目小注,是认识《切韵》带有决定性的论据。

## 二、《切韵》音系的重建

### (1) 声母

分析《切韵》声类,是从近代学人陈澧开始的。他联系反切上字,揭示四十声类。后起作者予以修正,由四十一发展为四十七和五十一声类。西洋汉学家高本汉根据他自己的方法,和中国作家不谋而合,同样得出四十七声类。

所谓《切韵》声类是不是相当于辅音音位,即通称之声母,中国过去的音韵学家对此没有可能作出论断。现代汉语语音史研究者虽是规定《切韵》声母为三十五或三十六,可是没有说出声类和声母的区别。汉学家高本汉区分四十七声类为二,用他的名称,一为j化声母,一为真声母。声类和声母更是混淆不清了。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我国语音史研究者,预先带了后起的三十六字母的观念来规定《切韵》声母<sup>①</sup>,汉学家高本汉预先带了后起的等韵观念,又夹带一些西洋语音常见的事例,对待《切韵》声母。用这样类于先验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切韵》声母,其结果不仅混淆了声类和声母,而且损害了《切韵》自身的体系。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sup>②</sup>。现在要弄清楚声类和声母的实质,要揭示《切韵》本然的音系,就应当从《切韵》本身出发。

《切韵》音系潜藏在反切上下字的系统中。以反切上字而言,它的分配是有规律性的。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选择阳、唐两部舌部两组声母的反切上字,构成下表。

	阳部	唐部
t	陟	都
t'	丑	吐
d	直	徒
n	女	奴
tɕ	诸	○
tɕ'	尺	○
dz	乘	○
ɕ	式	○
ʒ	市	○
ɲ	如	○

① 本文作者曾在三十余年前写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一书,也是预先带了后起的三十六字母的观念并受高本汉学说的影响,处理唐代秦方言的声母。解放以后,逐渐认识到这一方法的错误。近几年来对这一旧作正在进行改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21页。

阳部代表的韵母为[iaŋ][iuɑŋ],唐部代表的韵母为[ɑŋ][uaŋ]。由于韵母第一元音有[i]和[非 i]的区别,就规定了反切上字的分类。有的声母只出现在阳部,因此,反切上字只有一类。有的声母同时出现在阳部、唐部,因此反切上字分为两类(只有精系分为三类)。反切上字随着[i]和[非 i]分配的系统,贯彻在全部《切韵》中。

再从上字的使用言,运用陟系上字,表明[i]元音前的舌头音各声母。运用都系上字,表明[非 i]元音前的舌头音各声母。运用诸系上字,表明[i]元音前的舌面音各声母。运用反切上字,随着[i]和[非 i]而变,这一通例,也是贯彻在全部《切韵》中的。

我们理解了反切上字分类的原因和使用上字的通例,不难看出反切上字是带有描写性的。《切韵》声类是全部《切韵》反切上字联系的结果,显然,声类不能和声母混淆。

人尽皆知,声母的职能,在于表义。规定语言中的声母,必须以描写语音的素材为基础。同理,《切韵》声类是规定《切韵》声母的素材。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抽引出《切韵》本有的声母如下:

### 1. 零声母

《切韵》表示零声母的反切上字为与余羊等字。它只出现在[i]韵头(即韵母第一元音,下文一律用此术语)的韵部中。传统称为喻母。

### 2. 喉塞音

表明喉塞音声母的反切上字,分为两系。在[i]韵头韵部中使用的上字为於衣一等,在[非 i]韵头韵部中使用的反切上字为乌安哀等。共同表明的声母拟作[ʔ]。传统称为影母。

### 3. 舌根音

舌根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古系居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k],苦系去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kʰ],吾系鱼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ŋ],呼系许系共同表明[x]母,胡系于系共同表明[ɣ]母。单系上字渠系表明[g]母。这许多声母,传统称为见、溪、群、疑、晓、匣。

胡系于系在《切韵》的体系中,本是平行地表明一个声母的两系反切上字。到了后起的《切韵指掌图》,于系列入喻母三等。这一位移,正表明匣母于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变化的过程。可是人们不理解位移的实质,相反地把变化的结果,改变《切韵》胡于两系原有的关系,而说《切韵》

中有“喻三”声母存在。显然,这是倒果为因所造成的错误。

再从匣母的历史言,曾运乾已经论证“喻三”于上古为匣母。罗常培、葛毅卿进一步论证六朝时,“喻三”仍然是匣母。《切韵》是综合六朝旧韵的韵书,在它完整的体系中,表明了“喻三”的不存在。诸如此类,因混淆《切韵》和《切韵指掌图》两种体系产生的在《切韵》中不存在的声母,现在都要予以澄清,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 4. 舌头音

舌头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都系陟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t],吐系丑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tʰ],徒系直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d],奴系女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n],鲁系吕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l]。这五个声母,传统称为端、透、定、泥、来。

后起的三十六母中别有所谓知、彻、澄、娘四母,人们依照这一点,改变了《切韵》都和陟、吐和丑、徒和直、奴和女原有的关系,把陟、丑、直、女各系反切上字和知、彻、澄、娘相当,硬说《切韵》中有这四个声母。这又是混淆《切韵》和《切韵指掌图》两种体系所产生的错误。

上古没有“舌上音”,是人所同喻的。在完整的《切韵》体系中,没有“舌上音”,却为人所未喻。不但损害了《切韵》体系,并在汉语语音史上留下了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东西。这也是先验论者惹出来的问题。

#### 5. 舌面音

舌面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只使用在带有[i]韵头的韵部中,所以单独成系。诸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tɕ],尺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tɕʰ],乘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dʒ],式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ɕ],市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ʒ]。鼻音如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ɲ]。以上各声母,传统称为照、穿、床、审、禅、日。

#### 6. 舌尖音

舌尖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系统,不像其他各声母那样分清。例如阳唐两韵,上字七、息既出现在阳部,又出现在唐部。上字侧也是这样。可是从整部《切韵》上字使用的倾向来看,即、七、疾、息一系总是出现在带有[i]韵头的韵部中,作、采、昨、苏一系总是出现在[非 i]韵头的韵部中,这是一大界限。

再从出现在带有[i]韵头韵部中的舌尖各声母反切上字使用的倾向

看,又若可以分为两系。一为即、七、疾、息,一为庄、楚、床、疏。它的被切字又自成单位,即通常称作小韵。因此陈澧首先主张划出庄系,成为四个声母。西洋高本汉同样认为这是四个独立声母,并拟音为[tʂ][tʂʰ][dz̥][ʂ̥]。

可是这两系上字又常常交替运用,联成一系,表明同为舌尖音。处理这种可分可合的问题,有必要考察其历史及以后之演变。

《经典释文》徐邈反切数量最多,舌尖音声母这两系上字,交替运用,看不出有何区别<sup>①</sup>。谐声字如:

且	千也切	诅	庄助切	阻	侧吕切
束	七赐切	责	侧革切		
作	则洛切	诈	侧驾切		
乍	狙驾切	昨	在各切		

诸如此类,表明两系上字联成一系。

它的演变,可以观察唐代(8世纪中期)秦方音<sup>②</sup>。在这一方言音系中,庄系变为后起的等韵图中二等的反切上字,即系变为四等反切上字。但是表明的声母同为舌尖音,并没有分化的迹象。稍后的《韵镜》,庄系安排在舌尖各声母之下,更足证明庄系不是独立声母。

我们考察了《切韵》前的历史,又考察了《切韵》后的演变,都没有给我们以为《切韵》中有庄系声母存在的根据。至于使用上字的倾向和小韵分别出现的原因,似应从《切韵》所依据的资料着眼。这是又一问题,在此无须论述。

舌尖音各声母上字系统厘定之后,可以理解作系即系表明的声母为[tʂ],采系七系表明声母为[tʂʰ],昨系疾系表明的声母为[dz̥],苏系息系表明的声母为[ʂ̥]。别有似系,只出现在带有[i]韵头的韵部,表明的声音为[z̥]。这五个声母,传统称为精、清、从、心、邪。

## 7. 双唇音

唇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府系博系表明的声母为[p],普系数系表明的声母为[pʰ],步系符系表明的声母为[b],莫系武系表明的声母为[m]。这四个声母,传统称为帮、滂、並、明。

① 南京大学1962年中文系语言专业毕业论文稿——《徐邈反切研究》。

② 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第二卷27页、29页。改定稿已将庄系排在精系声母下。

我们明确了《切韵》声类和声母的区别,明确了声类是规定声母的基础,又主张严格地划清《切韵》和等韵两种体系的界限,反对两种体系的混淆,由是揭示《切韵》本有的声母为 28 个。《切韵》声母表:

零声母	喉音	舌根音	舌头音	舌面音	舌尖音	唇音	鼻音
∅	ʔ	k	t	tɕ	ts	p	ŋ
		k'	t'	tɕ'	ts'	p'	n
		g	d	dʒ	dʒ	b	ɳ
		x		ɕ	s		m
		ʎ		ʑ	z		
			l				

## (2) 韵母

就现在所见到的《切韵》残卷和唐宋时期几种《切韵》韵部遗目来说,那时流行的《切韵》,韵部分合,部数多少,以及韵部编排的次序,不是完全一致的。宋代《广韵》,承袭《切韵》。定四声韵部为 206 部,遂成为大家所熟悉的东西。

陈澧运用联系反切下字的方法,揭示《切韵》韵类。经过今人修订后的平声韵类为 83,上声韵类为 78,去声韵类为 90,入声韵类为 47。共计为 298 韵类。假若舍去声调,《切韵》包含的韵类应为 90(包括去声 7 类)。每一韵类代表一个韵母,那么,《切韵》语言就有 90 个韵母。这是给语音史研究者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

上文已经表明王韵韵目小注是认识《切韵》惟一的根据。并指出通过王韵小注和《隋韵谱》,有可能使《切韵》韵部和当时方言实际联系。现在就用这一观点,对《切韵》的韵部和韵类,进行全面分析。

在分析之前,应须表明的:1. 各韵部韵类代表的韵母,我们依据《切韵》反切并借助当时译音<sup>①</sup>作一番拟构。在拟构的过程中,又须考虑到语音演变的规律性。换言之,又须考虑到现代方音。总的表明,拟构语音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客观性的。高本汉拟构《切韵》音,因为他别有不同于我们的观点,彼此所拟,虽有部分相同,但是拟音的基本精神,没有共同之处。2. 为了划清《切韵》和等韵的界限,不采用“摄”和“等”一类术语。3. 依照韵尾形式,分韵母为两大类。一为开韵尾,即传统所称之阴声韵。

<sup>①</sup>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第四卷《方言字汇》所列的四种中古译音。

一为闭韵尾，即传统所称之为阳声韵。

### 开韵尾韵母

#### 1. 支部 [ie][iue]

支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这两个韵类代表的韵母，都是[i]韵头。高丽译音有译作[-ui]，表明支部韵母有一主要元音。现在拟构为[ie]、[iue]。

王韵小注对于支部没有同和别的注文。《隋韵谱》指出：“支部、微部都以独用为主，和他部同用的例不多。”表明支部韵母在当时的方言平面上是共同成分。

#### 2. 微部 [iei][iuei]

微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这两个韵类代表的韵母都是[i]韵头。高丽译音译作[ui]和[ui]，现在拟构为[iei]、[iuei]。

王韵无注，《隋韵谱》说它有独立性，表明微部韵母在当时方言的平面上是共同成分。

#### 3. 脂部

脂部包含两个韵类。据王韵小注知六朝旧韵，既与之、微部合，又与之、微部分。六朝韵语如二陆、韦昭支脂合叶。这些事例，表明脂部韵母随着不同的方言而变，或同于支，或同于之微。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 4. 之部

之部包含一个韵类。

当时方言有之、微不分现象，已见王韵注，《隋韵谱》又说“之部和脂部的关系密切”。陶渊明韵语，之又和支发生关系<sup>①</sup>。这充分表明之部韵母是方言的差别成分，或同于支，或同于微。

#### 5. 虞部、模部 [iu][u]

虞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这一韵类代表的韵母是[i]韵头。日译汉音为[u]，今拟作为[iu]。

模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这一韵类代表的韵母，不含[i]成分。日译吴音作[u]，汉音为[o]。现在依据《隋韵谱》“虞模两部同用的例

<sup>①</sup> 南京大学 1958 年中文系语言专业毕业论文稿——《陶渊明诗的韵系》。

比鱼虞两部同用的例多”一语,拟模部为[u]。

虞模两部,王韵注没有表明和其他韵部发生同和别的关系,足见这两部韵母为方言所共有。

#### 6. 鱼部 [io]

鱼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和虞部同一系统,可见韵头同为[i]。日译汉音作[io],因用之。

王韵语部(鱼部上声)注鱼虞或分或合的事例。鱼虞合,表明同为[iu];鱼虞分,表明一为[iu],一为[io]。鱼部无定性,成为当时方言的差别成分。

#### 7. 尤部、侯部 [iəu][əu]

尤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它的韵头为[i]。译音只是作近似的描写,现在参考方音拟作[iəu]。

侯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 i]。译音也作近似性的描写,现在拟作[əu]。

王韵注尤侯两部有分有合。但是从韵母的结构看,这种分合,乃是分部的形式,和表明方言差别的韵部是不相同的。

《隋韵谱》“尤部独用,尤侯两部同用,这两项例几乎一样多”,除此之外,没有和其他韵部发生关系。不言而喻,尤侯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 8. 幽部

幽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和尤部同系,因此幽韵母的韵头同为[i]。

王韵幼部(幽去)注“杜与宥(尤去)同”,表明幽和尤韵母相同。“吕、夏侯别”,又转为何种韵母,却无从推断。总的表明幽韵母随方言而变,成为方言的差别成分。

#### 9. 宵部、豪部 [iau][au]

宵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宵韵母的韵头为[i]。日译汉音作[iau],应采用。

豪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豪韵母的韵头为[非 i]。日译汉音作[au]。应采用。

宵豪两部王韵无注,表明这两部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 10. 萧部、肴部

萧肴两部各包含一个韵类。因反切上字系统相同,所以这两个韵母

的韵头同为[非 i]。

王韵小注表明萧和宵的分合,表明萧与宵肴的分合,又表明肴和萧宵的分合,肴和豪的分合,这两个韵母出入于宵豪韵之间,表现了复杂的变异。无疑,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 11. 齐部 [ei][uei]

齐部包含两个韵类。依反切上字系统,这两个韵类代表的韵母,韵头同为[非 i]。开口日译汉音为[ei],应采用。并据此拟合口音为[uei]。

王韵小注没有表明齐部和他部的关系,《隋韵谱》指出“齐部独用为主”,这表明齐部韵母为方言的共同成分。

去声祭部包含两个韵类。依反切上字系统,这两个韵母的韵头同为[i]。

王韵霁部(齐去)注:“李杜与祭同,吕别。”《隋韵谱》:“祭霁同用共二十一例。”这些都表明祭部韵母既与霁同,又与霁别,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 12. 哈部、灰部 [ai][uai]

哈灰两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同为[非 i]。日译汉音哈作[ai],灰作[uai]。

王韵灰部注六朝旧韵哈灰两部有分有合,显然,这是韵部分合的形式。《隋韵谱》指出“灰哈两部以内部互押为主”,除证明这两部韵母内部有联系外,并证明这两部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去声废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i]。王韵注“夏侯与队(灰去)同,吕别”,据是废韵母同于队,应拟作[iuai]。别于队则无证。无论如何,废韵母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 13. 皆部

皆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非 i]。王韵注“吕、阳与齐同”,可知皆韵母为[ei]、[uei]。王韵又注“夏侯、杜别”,征中古译音,皆部和灰哈相同,则皆韵母又为[ai]、[uai]。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去声泰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非 i]。

王韵怪部注:“夏侯怪(皆去)与泰同,杜别。”《隋韵谱》有泰怪同用,代(哈去)队(灰去)泰三韵同用的例。据是知泰部韵母出入于皆和灰哈之间,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去声夬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非 i]。

王韵注:“李与怪(皆去)同,吕别。与会(即泰部)怪同。夏侯别。”据是知夬部韵母或与皆同,或与皆异,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 14. 佳部

佳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非 i]。王韵蟹部(佳上)注:“李与骇(皆上)同,夏侯别。”据是知佳部韵母或与皆同,或与皆异,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 15. 歌部、戈部 [a][ua][iua]

歌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类为[非 i]。中古译音作[a]。

戈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一为[i],一为[非 i]。后者依译音作[ua],据是拟前者为[iua]。

这两部和麻部(见下)有关外,王韵别无他注。《隋韵谱》“果摄字互押,没有跟别摄通押的例”,这就表明歌戈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 16. 麻部

麻部包含三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非 i]的两类,表明为[i]的一类。

高丽译音、日译汉音都作[a],日译吴音作[e]。据是知麻韵母随方言而变。王韵箇部(歌去)注“吕与禡(麻去)同,夏侯别”,这也表明当时方音歌麻韵母相同。可是别于歌的韵母,似应依据麻部历史拟为[o]。显然,麻韵母是当时方言的差别成分。

开韵尾全部韵母表

方言韵母共同成分			方言韵母差别成分		
支	ie	iue	脂之	ie	iue
微	iei	iuei		iei	iuei
模虞 u		iu	鱼	io	iu
侯尤 əu	iəu		幽	iəu	
豪宵 au	iau		萧肴 au	iau	
齐 ei		uei	皆佳 {		uei
哈灰 ai		uai	ai		uai
歌戈 a		ua iua	麻 {	a ia	
			o io		

## 闭韵尾韵母

## 1. 真部、諄部 [in][iun]

真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都为[i]。諄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也为[i]。中古译音真韵母多数作[in]，其另一类和諄部同作[iun]，现在我们就把这两部拟为[in]、[iun]。

《隋韵谱》指出：“真臻諄三部为一类……真諄和其他两韵押韵的较少。”按王韵注除真文有同和别之外，也没有其他任何关系。由是可知真諄韵母是当时方言的共同成分。

和真部諄部配合的入声质部术部，它所代表的韵母相应拟作[it]、[iut]。

## 2. 臻部

臻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i]。王韵注：“吕、阳、杜与真同。”入声栳部注和臻部相应。又按《隋韵谱》“臻韵只和真韵諄韵同用，栳部只和质韵同用”，这两种资料都表明臻韵母同于真諄。但王韵又注“夏侯别”，臻何以别于真，从殷部注“殷与臻同”看，它又跟殷走了。那么，臻韵母随着方言而变，显然，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 3. 殷部、文部 [iən][iuən]

殷部、文部各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i]。

《隋韵谱》指出“殷文两部为一类”，又说“魂痕和殷文押韵较多”，这就为殷文韵母的拟构提出有力的根据。易言之，殷文和魂痕的主要元音是相同的。大家认为魂痕的主要元音为[ə]，因此殷文两部的韵母应拟为[iən]、[iuən]。

既已理解殷文韵母的结构，由是知王韵注殷文的同和别，乃是分部的形式。除此之外，没有和其他韵部发生关系。《隋韵谱》也规定这两部为一类。由是知这两部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和殷文配合的入声迄部物部，相应拟作[iət]、[iuət]。

## 4. 痕部、魂部 [ən][uən]

各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非i]。它的主要元音为[ə]，因此拟作[ən]、[uən]。

王韵虽有痕魂两部同和别的注语，但是从韵母结构言，这是分部形式

的不同。除此之外,没有牵涉到其他韵部。足见这两部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至于《隋韵谱》所说“魂痕和殷文押韵较多”,假若比较四部韵母结构,显然,[ən]为四部通押的纽带。

痕部没有入声韵,魂部入声没,相应拟作[uət]。

#### 5. 元部

元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i]。《隋韵谱》指出“元部字主要是和……魂痕两部押韵,元部独用的例不多”,这和王韵注“元与魂同”,完全吻合。但“元与魂别”,元何以别于魂,也在《隋韵谱》得到启示。《隋韵谱》“仙、先两部和魂押韵时,里头总夹有元部字”,这就表明元部韵母又同仙先。由此可见,元部韵母不同于魂,便同于仙先,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和元部配合的入声月部,以是为准。

#### 6. 寒部、桓部 [an][uan]

寒部桓部各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同为[非 i]。译音寒部为[an],桓部为[uan],应采用。

王韵无注。《隋韵谱》:“寒桓两部以内部互押为主,寒桓和他部字押韵只有个别的例。”足见这两部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和寒、桓配合的入声曷、末两部,相应拟为[at]、[uat]。

#### 7. 删部、先部 [an][uan][en][uen]

王韵小注表明删、山、先、仙四部关系的复杂性。有“删与山别”、“删与山同”的变化,有“先与仙同”、“先与仙别”的变化,有“山与先仙别”、“山与先仙同”的变化。《隋韵谱》只反映了删与先仙的关系。

这四部韵母在译音中反映的主要元音,一为[a],一为[e]。

删部先部各包括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非 i]。因此我们拟删韵母为[an]、[uan],拟先韵母为[en]、[uen],把它作为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和这两部配合的入声黠、屑,相应拟作[at]、[uat]、[et]、[uet]。

#### 8. 山部、仙部

山部仙部各包括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山部韵头为[非 i],仙部韵头为[i]。这两部韵母随着不同方言而变。所称删与山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删	an	uan	an	uan
山	an	uan	en	uen (日译汉音和吴音正表明这样的差别)

所称先与仙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先	en	uen	en	uen
仙	ien	iuen	ian	iuan

所称山和先仙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山	en	uen	an	uan
先	en	uen	en	uen
仙	ien	iuen	ien	iuen

我们认识了王韵注的具体性之后,当时方言差别生动的形象,便浮现在眼前。和这两部配合的入声辖、薛两部,以是为准。

#### 9. 东部 [uŋ][iuŋ]

东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一为[i],一为[非i]。参考译音拟东部韵母为[uŋ]、[iuŋ]。

王韵董部(东上)注除“董与肿别,董与肿同”之外,没有表明东部和其他韵部的关系。《隋韵谱》:“东部、钟部以独用为主,东部钟部同用的例不多。”据是知东部韵母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和东部配合的入声屋部,相应拟作[uk]、[iuk]。

#### 10. 冬部、钟部 [oŋ][ioŋ]

冬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i]。钟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i]。日译汉音冬钟部的主要元音为[o],由是拟冬为[oŋ],钟为[ioŋ]。《隋韵谱》:“冬部……和东部同用的例一见,和钟部同用的例五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冬钟韵母结构和东不同。

和冬钟配合的入声沃烛,相应的拟作[ok]、[iok]。

《隋韵谱》指出“钟部以独用为主”,王韵注除冬钟和江有关系外,别无所见。无疑,这两部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 11. 江部

江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 i]。译音中反映了江部的主要元音一为[α],一为[ο]。结合王韵注“冬与江同”,那么,江韵母应为[οη]。“冬与江别”,《隋韵谱》有江阳唐三韵同用的例,六朝韵语如二陆、韦昭江、阳、唐同用,由是知江韵母又变为[αη]。它出入于冬唐之间,是方言韵母的差别成分。入声觉准是。

## 12. 阳部、唐部 [iaη][iuαη][αη][uaη]

阳部包括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i]。唐部包括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非 i]。这两部的主要元音,译音多数作[α],因此拟阳韵母为[iaη]、[iuαη]。拟唐韵母为[αη]、[uaη]。入声药、铎,相应拟作[iak]、[iuak]、[ak]、[uak]。

既了解阳唐两部的韵母结构,对于王韵注“阳与唐别,阳与唐同”,乃是韵部分合的形式,和方言的差别成分,有质的不同。《隋韵谱》:“阳部、唐部互押,两部同用的例比分别独用的多。”这也表明两部韵母有内在联系。

王韵注和《隋韵谱》都没有涉及到阳唐两部和其他韵部的关系。显然,它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 13. 庚部 [eη][ieη][ueη][iuεη]

## 青部 [eη] [ueη]

王韵注表明庚、耕、清、青四部同和别的复杂关系。言其同,如吕静《韵集》把这四部混而为一(去声敬部注:敬与诤、劲、径同)。其他各家或庚清合(据仄韵注,下同),或耕清青合,或耕庚青合,或清青合,耕青合。言其别,庚清分,庚耕分,清青分,或清耕分等等。这真像网似的,怎样找到它的纽结?《隋韵谱》同样指出“庚耕清青都互相押,同用的例比独用的多”,也无从捉摸到它的分野。

唐代西北方言音系<sup>①</sup>在这一具体方言中,庚耕不分,清青不分。《韵镜》为较早的等韵图,庚清为一图,耕清(少数字)青又为一图。这两方面有一共同的启示,即是庚耕清青四部韵母只分为两类。译音虽是表明近似性的摹写,但主要元音也显示为两类,一为ε、ə、e,一为α、ο。庚韵来

① 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第三卷 66 页、67 页。

源,知为上古阳部分化,现代吴方言说庚为[kɛŋ],说生为[sɛŋ],这是由阳转庚生动的实例。据是,译音 a、o,应看作 ɐ 的摹写。《切韵》耕、清、青来源于上古耕部,耕部字现代吴语说耕为[kɛŋ],说橙为[dzɛŋ],说鹦为[ʔɛŋ],但是读音为[kɛŋ]、为[dzɛŋ]、为[iɛŋ]。这可以理解为由上古耕[ɛŋ]转变为《切韵》时期[eŋ]的过程。据是,译音 ε、ə、e,应看作 e 的摹写。ɐ 和 e 我们就把它作为两个纽结。再从《隋韵谱》同用例的比重看,庚清同用、清青同用数量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方言的共同性。因此我们又选择庚部青部作为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庚部包含四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两个韵类的韵头为[i],两个韵类的韵头为[非 i]。上文已规定庚部的主要元音为[ɛ],因此四个韵类代表的韵母应拟作:[ɛŋ][iɛŋ][ueŋ][iuɛŋ]。相应的入声陌,拟为[ɛk][iɛk][uek][iuɛk]。

青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 i]。[e]当看作青部的主要元音,因此青部韵母应拟作[eŋ][ueŋ]。相应的入声锡拟为[ek][uek]。

#### 14. 耕部、清部

耕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 i]。清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i]。这两个韵部的韵母,随着方音而变。王韵小注所称“庚与清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庚	ɛŋ	ɛŋ
清	iɛŋ	iɛŋ(合口类推,下同)

所称“庚与耕青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庚	ɛŋ	ɛŋ
耕青	ɛŋ	eŋ

所称“清与青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青	eŋ	eŋ
清	iɛŋ	iɛŋ

王韵小注的复杂性,上面三个图解已足揭露它的实质。相应的入声麦部

昔部准是。

#### 15. 蒸部、登部 [iəŋ][əŋ]

蒸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i]。高丽译音作[ʷŋ],据是蒸部韵母拟为[iəŋ]。入声职相应拟作[iək]。

登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 i]。因此登部韵母应拟作[əŋ]、[uəŋ]。入声德,相应拟作[ək]、[uək]。

王韵蒸登无注,《隋韵谱》除一二例外,以自相叶为主。据是知蒸登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 16. 侵部 [iəm]

侵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i]。高丽译音作[ʷm],据是拟侵部韵母为[iəm]。入声缉,相应拟作[iəp]。

王韵无注,《隋韵谱》表明“深摄字没有跟别摄的字通押的例”,足见侵部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 17. 覃部、添部、严部

覃部以下八部王韵注表明了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已经指出王韵注除有关韵部分合形式之外,有一通例,即加注各部都是方言韵母的差别成分。无注的韵都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覃添严在这八部中,同和别的关系是单纯的,显然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其他五部是方言韵母的差别成分。

译音表明覃、谈、咸、衔四部为一组,主要元音基本为[a]。盐、添、严、凡四部为一组,主要元音基本为[e]。这两组中覃和添严已知为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由是规定了[a]和覃联系,[e]和添严联系。

覃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 i],因此拟为[am]。入声合,相应拟为[ap]。

添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 i],因此拟为[em]。入声帖,相应拟为[ep]。

严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i],因此拟为[iem]。入声业,相应拟为[iep]。

#### 18. 谈部、盐部、咸部、衔部、凡部

谈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 i]。盐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i]。咸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

为[非 i]。衔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 i]。凡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i]。

以上五个韵部代表的韵母,随着不同的方言而变。王韵注所称各部的同和别,语音上的表现,有如下图:

	同			别	
覃 am	谈 衔	咸 衔	凡	谈 衔	咸 衔
添 em	谈 衔	咸 衔	添 咸	衔 谈	衔 咸
严 iem			盐 凡		

假若我们反过来再看看几种译音,如咸衔两部的方言差别岂不是和日译汉音[an]、日译吴音[en]的差别相似吗?凡部的转变,岂不和日译汉音[an]、安南译音[iem]的差别相似吗?谈衔两部的差别,岂不和日译汉音[an]、日译吴音[en]的差别相似吗?诸如此类,都可作为王韵小注同和别的现实见证。因此《切韵》多韵部的实质,只有依据王韵小注,才有认识的可能。

闭韵尾全部韵母表

方言韵母共同成分			方言韵母差别成分			
真 諄	in	iun	臻	{ in iən		
殷 文	iən	iuən				
痕 魂	ən	uən	元	{ iən            iuən ian            iuan		
寒 桓	an	uan				
删	an	uan	山 仙	{ an    ian    uan    iuan en    ien    uen    iuen		
先	en	uen				
东		uŋ	江	aŋ            oŋ		
冬 钟		ioŋ				
阳 唐	aŋ	iaŋ	耕 清	{ eŋ    ieŋ    ueŋ    iueŋ eŋ    ieŋ    ueŋ    iueŋ		
庚	eŋ	ieŋ				
青	eŋ	ueŋ				
蒸 登	əŋ	iəŋ				
侵		iəm	谈 咸	am		
覃	am		衔 凡	em		
添 严	em	iem	盐 凡	em    iem		

### 三、有关问题的讨论

由于《切韵》论点的分歧,致以下各个问题,也就形成了对立面。

#### (1)《切韵》的系统性问题

反对综合音系论者,总以为描写一个具体方言音系,才能显示系统性。六朝各家韵书各自描写它的方言音系,把它综合在《切韵》中,这是大拼凑,有何系统可言。

可是事实证明,这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想法,不免太死板了。我们通过王韵韵目小注和《隋韵谱》,已经知道《切韵》各韵部的特性,并生动地反映了方言韵母的两个范畴,即是共同性的韵母和差别性的韵母。在这两个范畴之内的各个韵母,彼此之间,构成同和异相互依存的关系,你能不承认这样的系统吗?

声母方面,六朝各韵书所依据的方音,声母和韵母结合,有一共同的形式。这一形式表现在反切上字的使用上,即声母和韵头[i]结合的上字为一系,声母和韵头[非 i]结合的上字又为一系。陈澧曾言“切语上字……实孙叔然以来,师师相传,以为双声之标目,无异后世之字母”<sup>①</sup>。据是,六朝各韵书作家运用一致性的音符反映各方言声母和韵头结合的共同形式,由是在《切韵》中形成的反切上字系统,你能说这是大拼凑吗?

韵母方面,凭借王韵小注和《隋韵谱》知道各韵母的特性。可是我们依据《切韵》反切上字系统,抽引出 28 个声母,因资料有限,就不易表明当时各方言声母的异同。但是《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的当时南方方言,从邪不分,床禅无别,据是,在具体方言中,未必都为 28 个声母。易言之,综合后的 28 个声母,和具体方言结合,才能显其异同。

当时方言的声母和韵母,既有共同部分,又有差别部分,所以综合后的系统和单一方言的系统是不同的。单一方言,如以音节言,只表明音节差别。综合几个方言音系,就不仅表明它的差别,同时又表明它的相同。同异互见,应该是《切韵》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对于一个字跨了几个韵的现象,对于调类相混的现象,对于又音中声母转变的现象,对于方言词

<sup>①</sup> 陈澧《切韵考》第六卷“韵书分部”条。

汇兼收并蓄的现象<sup>①</sup>,这都是同异互见的表现,而不是杂凑。

## (2)《切韵》的社会地位

《切韵》长孙讷言笺注叙:“此制酌古沿今,无以加也。”孙愐《唐韵叙》:“惟陆生《切韵》,盛行于世。”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叙》:“陆法言《切韵》,时俗共重,以为典规。”以上三说共同表明陆法言《切韵》在唐初已取得特殊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地位的基础是什么,人们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

反对综合音系论者以为黄河流域的洛阳,历来是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洛阳方言是当时具有规范性的语音。并认为这是《切韵》音系的基础。“《切韵》行世不久,就得到大家的认许”<sup>②</sup>,其原因在此。

洛阳音为《切韵》基础说,本文作者曾指出其论据之无力。最近周祖谟先生列举当时洛阳人的用韵系统,也证明此说之失据<sup>③</sup>。关于规范性的语音,在封建时代,确有此物。可是那时的社会条件,所谓这种“最有势力的方音”,有没有形成的可能?在当时人的认识方面,能不能有意识地拥护“最有势力”的规范方音?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如果脱离历史主义,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本文作者曾言“当时共同语统一的力量是微弱的。和方言分化的趋势来比,可以说,方言分化远远地超过共同语的统一”。在这样情况下,“是非信其所闻,轻重因其所习”,彼此接触,就会发生“递相非笑”各是其是的现象。同理,专主某一方音系写成的韵书,也会遭到“各有乖互”的批评。在方言方面,各是其是,同样是那一时代特征的反映。那么,六朝五家韵书为什么不能行远?唐代《御制天宝韵英》为什么不旋踵而废?《切韵》一出世为什么受人欢迎?倒不是因为《切韵》音系的规范,便可压倒六朝韵书和唐代官韵。相反的,六朝韵书和唐代官韵都因专主某一方音地域而遭到排斥。《切韵》音系就不是这样,它对当时方音,一视同仁。综合的音系,既有南音,又有北音。分·别·部·居,同·异·互·见,这就符合了方言

① 何九盈《〈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他》,《中国语文》1961年9月号,15—16页。

② 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中国语文》1961年4月号。这两篇文章是洛阳音论的代表作品。因此有关这两篇文章的引语,一律只用引号,不逐一分注。

③ 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油印本 33页。

差别大于共同语统一时代的需要。所以罗伟豪同志指出《切韵》作者“本着照顾全局的原则”<sup>①</sup>编写,个人认为这是切合语言实际的想法。由此可见,《切韵》取得的社会地位,其原因在此而不在彼。

### (3) 审音和叶韵

审音严和叶韵宽,是洛阳音论者一致的论调。但是审音和叶韵的实质怎样?为什么发生宽严之说?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让我先引一段成文。

阳固诗文押韵的韵部比他儿子阳休之《韵略》所分韵部要宽缓得多。请看下面的对照表。

阳休之韵部	根据	阳固叶韵韵部	根据
1. 脂 2. 之 3. 微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附注	1. { 脂 之 微	《演贖赋》叶:微基 微机 思非 微时 微岷诗辞
1. 鱼 2. 虞		1. { 鱼 虞	《演贖赋》叶:涂舒娱庐 《疾幸诗》叶:车与徒趋
1. 质 2. 物		1. { 质 物	《演贖赋》叶:郁城木质

如果承认父子两个语音应该相同的话,这种差别就完全是标准宽严的问题,与语音的分合无关。

在分析此表之前,对所定的阳休之韵部有几点补充:1. 王韵脂部小注“吕、夏侯与之微大乱,阳、李、杜别”,这就是说脂和之微的同和别,之微应看作一个单位。因此《韵略》分部应为脂和之微两个部分。2. 阳固韵脚有模部术部字,应增此两部。其所以不提出的原因,可能因王韵无注,表明

<sup>①</sup> 罗伟豪《从〈颜氏家训·音辞篇〉论〈切韵〉》,《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中国语文》专号28页。

矜慎。其实这两部为方言所共有，缺而不录，反致失真。

现在再来看看表上韵书分部和诗文叶韵韵部的对照，从表面说，确有宽和严的不同。但是从实质言，韵书分部，在于如实地反映某方言的韵母。它本身只有技术问题，并没有严和不严的问题。诗文用韵在于利用韵母的内在联系，表明韵律的和谐。在不影响韵律的前提下，为了足词达意，押入邻近韵部，也是许可的。但是一般情况，以本韵部自相押为主。有人曾研究现代扬州和海门民歌用韵，结论中指出：韵语反映语音是很精细的<sup>①</sup>。照此说来，押入邻近韵部，通常所说的通韵，理应看作偶然性事例。阳固韵文既然“传下来很少”，要想用作用韵宽的论据，无疑是微弱无力的。“与语音分合无关”之说，更是惊人。以《隋韵谱》而论，概括的韵例，为什么和六朝五家韵部的分合这样一致。足证韵书分部和诗文叶韵，同样是语言韵母系统的反映。要想贬低或否定诗文用韵系统的价值，这就不免徒劳无益了。由是仅从形式着眼的宽严论，还有什么科学意义呢。

洛阳音论者提出宽严论，是有来源的。他们也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汉学家硬说《切韵》音系是当时长安音”的看法，可是自己所提出的，不过依据陈寅恪先生之说，把长安改为洛阳，把西洋人改为中国人。他们也反对西洋汉学家“内部证据”论，可是自己又强调《切韵》以洛阳音为基础，才能有系统性和规律性。他们反对综合论，丑化为大拼凑，可是自己在许多具体资料面前，又不得不提出有限度的综合说。表面上，他们的论点，好像已经摆脱西方资产阶级汉学家的影响。但一究其来源，仍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在单一音系论之内打转。正因如此，人家依据诗文用韵系统论证这种论点不合汉语实际时，他们便拾取西洋汉学家所用的武器来捍卫。高本汉曾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所拟的区别并不比活语言中的区别更细微……我们还要注意《切韵》的韵就是在唐代也不是诗里的韵，在诗里用韵要宽泛得多。《切韵》的韵是一个（或几个？）很有训练的语言学家作出来的。凡于辨字上有关的音，就是很细微的区别，也都记载下来……<sup>②</sup>

① 稿本。

②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526 页。

这不是“审音严、用韵宽”的来源吗？高本汉知道他“那么细密”的拟测，会有人“抗议”的。上边一段话，即是反“抗议”的一部分，却被洛阳音论者采用之后，再列举现代方言以加强高本汉的“抗议”。他们说：

拿临川话来说，就有 263 个韵母，已经和《切韵》韵母的数目相差不多。潮州话有 303 个韵母，就更接近《切韵》。至于广州话的韵母则有三百五六十个之多，甚至远远超过了《切韵》。我们怎能说汉语从来不可能有《切韵》那样复杂的音系呢？

其实这一“抗议”，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假若舍去声调因素，只谈韵母，究竟《切韵》多呢，还是这三处方言多？连汤带水，渲染《切韵》多韵母是具体方言音系的论点，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总上所言，洛阳音论者对于《切韵》的论点和方法，还没有摆脱西洋汉学家的影响，这是无容争辩的。当然，西洋汉学家的学说，可以作为借鉴的东西，我们应当接受。但是高本汉审音说，有引人陷于语音幻想的危险。

很可惜，昌厚先生《隋韵谱》是工夫深细的作品，对于汉语历史语音的参证，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开宗明义，就叫人“记住《切韵叙》里的话，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这就是说，你们应当把握这两句话来读这篇文章。

《切韵叙》这两句话，本可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为用韵宽、审音严。也可理解为所分韵部，随着不同的方言用韵。在文章开始时，即向读者大喝一声，你要这样看，不要那样看，那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理解的正确性怎样，还没有定，却给人一个先入之见。

还有人把叙言的两句话当作“分韵的原则”。怎样升化为原则，更是不可捉摸了。

#### (4)《切韵》音系和共时、贯时语音的关系

在讨论《切韵》性质的过程中，涉及到《切韵》音系和现代方言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到《切韵》音系和古方言的关系问题。

洛阳音论者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仍然没有跳出高本汉的手掌。试比较：

	《切韵》和现代方言	《切韵》和古方言
高本汉	除去(南方的几个方言),我们居然能把一切方言都直接跟《切韵》的语言连接起来 <sup>①</sup> 。	所有现代方言的来源,都出于古代不同的方言中的一个,那是由于政治的情形使然……所以如果古代别有一个或几个方言而现在已经没有它的直系后裔 <sup>②</sup> 。
洛阳音论者	用《切韵》音系来说明北京语音的演变,除了个别的可以用其他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	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地结果,使得各方音的音系千丝万缕地交互在一起,使得它们之间的界限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各表现于不同的具体内容。

关于前一问题,高本汉只把《切韵》音系和非南方的一切方言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历史关系。洛阳音论者把《切韵》音系看作中古洛阳音,和现代北京音构成一个直接的历史关系。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这是非常明显的。可是后一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高本汉的原意,认为中古方言因受政治的影响,早已中断。现代方言的来源都是从一个方言即《切韵》所代表的方言演变下来的。洛阳音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就来运用“辩证法”了。他们说成古代方言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组成一个交织起来的音系。各方音的差别已经相近。高本汉用中断说来抹煞古方言的历史,让《切韵》方言留了一个历史生命。洛阳音论者用方言的大混合,变成一个中古的洛阳方言,用它和现代北京音对应。照此说来,他们对于《切韵》和古方言的关系问题,说法虽是不同,但内核却完全一样,也是不难发掘的。

离开汉语史实际,离开现代方言实际,对于《切韵》音系和贯时、共时语音的关系,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说一套。对于《切韵》音系你也可以看作一个具体方言音系,也可以看作以洛阳音为基础再加上有限度的综合。假若结合汉语实际,就会发生谬误。例如高本汉把《切韵》音系直接和宋代《切韵指掌图》联系之后,就认为“中古汉语以后,韵母系统简化得很可以”,你能相信吗?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切韵》音系和贯时、共时语音的关系,毫无所知。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方言史料“已经百不得一”,可是也不

①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528 页。

②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528 页。

是绝对没有。现在把唐代(八世纪中期)秦方言音系和《切韵》音系对比,就可以说明一系列的问题。

秦方言声母和《切韵》声母对比,出现等韵中的四等音,暂时看作[j]化声母。出现乘、禅声母的混合。出现唇齿音 f、v、m。那时秦方言的声母共 30 个。

秦方言韵母和《切韵》韵母对比,突出的特点,即是合并《切韵》韵部。例如:

开口		合口
支	}	支
脂		脂
之		羈 [iue]
微		微
		羈 [ie]

例如:

皆	}	皆
佳		佳
		羈 [iaɪ]
		羈 [iuai]

去声夬部在《切韵》音系中,原是随着方言而变的韵母。在具体的秦方言中,并入皆部去声。

例如:

元	}	元
仙		仙
		羈 [ian]
		羈 [iuan]

例如:

先	}	先
仙		仙
		肩 [ien]
		肩 [iuen]

这个方言合并《切韵》韵母之后,全部韵母共 52 个。

声调方面,浊上变去的现象,已经发生。

这一完整而又具体的方言音系虽与《切韵》音系不是同一世纪,但是相距不过一百五十年上下,仍然可以看作共时的音系。为什么两相接触时,便发生韵部合并的现象呢?能不能像高本汉所说的那样,“韵母系统简化得很可以”,说成语言突变。我想,这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原理所不容许的。假若用我们的说法,片言可决。就是说《切韵》音系是综合性的,秦方言音系是单一性的,两相接触,就会发现韵部的合并。因此《切韵》音

系和秦方言音系的关系,不言而喻,那是多音系和单音系的关系。我们认识了这两种音系共时性的关系之后,再来用《切韵》音系下与各种韵图和周德清《中原音韵》对应,和现代方言对应,这种多音系和单音系关系,仍然存在。假若用秦方言音系下与韵图和周德清《中原音韵》,和现在北京音对应,中间并用周祖谟先生《宋代汴洛语音考》作参证,在对应之中,多音系和单音系关系即不存在。相反的如实地反映了北方语音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据是,研究语音史,对于共时语音、贯时语音彼此之间的关系必须分清。对于直接性的历史语音系统必须重视。人家提出这一问题,便说他“提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这未免太不虚心了。以秦方言音系为依据的诗文用韵系统,假若和《切韵》韵部比较,必然会出现独用、通用的现象。为了维持自己的论点,提出用韵宽、审音严之说,这是遁辞。中古秦方言音系明白地告诉人们声母为 30,韵母为 52,因此,我在这里再说一句,《切韵》式的洛阳音系是没有的。为了维持自己的论点,任意歪曲语音史实,说什么古方言中断,说什么古方言音系大混合,那就更不成话了。实践证明,在语音史料的性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弄清楚之前,要想合乎实际地阐明汉语语音史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关于《切韵》音系和上古音系的关系,是个严重课题。也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学说。本文作者才薄学浅,热望同志们大家来搞。

#### (5)《切韵》问题论点的建立

研究问题的时候,总是材料在先,观点在后。观点只能是研究具体材料的结果。现在我们根据这样的原理来谈谈洛阳音论者对《切韵》问题建立的论点。洛阳音论者认为《切韵叙》“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一语是“认识《切韵》性质的一把钥匙”,因此在南北古今四个字指引下,寻找事例。又在规范语这一概念指引下,援用颜之推“唯金陵与洛下”一语,建立了“《切韵》音系是以当时洛阳话为基础的,也适当地吸收了魏晋时代和当时河北区其他方言的个别音类以及当时金陵话的一部分音类”的论点。显然,这样的论点是采用《切韵叙》语句和颜之推的话组合而成的。

语言这个怪东西,离开了说话者的具体环境和所说的对象,你就可任意理解。例如同样一句颜之推的话,你可理解为“颜之推在离开‘冠冕君子’的立场时,也认为河北方言比江南好,而在河北方言中就以洛阳话最有势力,最有资格作为河北方言区的正音标准”。他可理解为“颜氏意思并非

主张是非的标准应该是金陵或洛下,反而是不看重这样专主一方的做法”<sup>①</sup>。这两个相反的理解,充分表明片言只语和具体资料是有区别的。怎样运用资料,何者在先,何者在后,不言而喻,具体资料应当先于片言只语。

《切韵叙》叙述刘臻等八人讨论方言分歧取得的决议,即陆法言就烛下记录的“纲纪”,作为以后编写《切韵》的方案。这一“纲纪”他没有具体说出。从前人做文章喜欢言简意赅,使人摸不到底落。因此《切韵》这一部韵书的性质,从唐代起即发出一系列的议论。从西洋汉学家高本汉学说传入之后,才有不切汉语实际的论点。可是没有多久,唐代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残本陆续出现,而以宋濂跋本为完善。这一资料对于论证《切韵》性质具有的价值,已在上文明确指出。可是洛阳音论者不从这种具体资料入手,而是从片言只语出发,表明了他们运用资料是片言只语在先,具体资料在后。确切一点说,反而对这一资料,尽意挑剔。由此可见,他们提出的论点,不是研究具体资料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他们的方法论,即是论点在先,后找合意的资料。正因如此,在论点展开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矛盾。对待矛盾,必然会引起过多的设想,甚或曲解资料以渡过暗礁。在高本汉的论著中,又往往运用全称代替特称,或用特称代替全称,以混淆视线,那就更不足取了。不论高本汉或者是洛阳音论者,用先立论点,后找资料的方法,要想论点和资料一致,是不可能的。要想正确地阐明《切韵》的本质特征,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讳言,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的领域中,新老传统仍然在支配着人们。最近陆志韦先生对《切韵》反切做了一番细致的分析<sup>②</sup>。在分析过程中,指出高本汉惹出来的问题。在分析的结束阶段,又说:“本章内容繁冗,说的都是无关弘旨的话,有时干脆不知所以然。只求读者能留意……所有推论、假设、猜想,当然不能是全对的,也许一无是处,满纸云烟。”陆先生这一段话,表明他的虚心。但同时又表明《切韵》问题的复杂性。可是当我认真地阅读这篇文字时,十分欣赏“高本汉惹出来”一语,而又十分正视“满纸云烟”一语,认为新老传统给我们的麻烦,渐渐地引起人

① 罗伟豪《从〈颜氏家训·音辞篇〉论〈切韵〉》,《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中国语文》专号24页。

② 陆志韦《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中国语文》1963年5期。

们头痛,有寻找出路的动向。高本汉惹出的问题,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中古有无腭介音问题。音韵学领域内确是有云雾。云雾何由而生,高本汉的新传统和我国的老传统,都有认真批判的必要。在《切韵》问题上,除澄清云雾之外,还有改弦更张的必要。这篇文字第二部分是改弦更张的尝试,供大家检验。即或毫无是处,但是对新老传统树立一个对立面,使这一领域内,再掀起一些波澜,发生一些推进作用,亦所愿也。

## 附:《切韵》声母表

发音部位	声母	声类 (即反切上字的类)	反区分 切上字 条件	传统 六字母 三十
零声母	0	余馥予夷以羊与引容欲扬悦允	-i	喻
喉音	ʔ	乌衣安烟爰	非-i	影
		於央伊依一乙挹忆纡忧握	-i	
舌根音	k	古公过各格姑工诘革兼佳诡	非-i	见
		居九俱举吉纪几规	-i	
	k'	苦康枯空口客肯恪牵谦楷腔	非-i	溪
		丘去祛诘羌钦倾起绮岂区躯曲卿窺	-i	
	g	渠求巨具臼衢其奇暨疆钲共	-i	群
	x	呼荒虎火海呵	非-i	晓
		许兴喜虚香朽休况毁	-i	
	ɣ	胡乎候下黄何户侯瑚	非-i	匣
于羽雨云永有禹迂王韦远为云		-i		
舌头音	t	都多得丁当冬东	非-i	端
		张知猪征中追竹陟冢	-i	知
	t'	他托土吐通胎汤天	非-i	透
		抽痴褚丑耻敕	-i	彻
	d	徒同特度杜唐堂田陀地待动大	非-i	定
		除场池持迟伫柱丈直宅驰长浊	-i	澄
l	鲁那练来落洛勒	非-i	来	
	力林吕良离里连龙缕	-i		

续上表

舌 尖 前 音	ts	则臧宗佐祖	非-i	精
		庄争阻邹簪侧仄	-i	
		将子资即借兹醉姊足咨	-i	
	ts'	仓青采醋粗千	非-i	清
		初楚创疮义厕乌	-i	
		亲迂取七此浅	-i	
	dz	才徂在昨藏族	非-i	从
		锄钚床土仕崇查助	-i	
		疾秦匠慈情渐字	-i	
	s	苏素桑先速	非-i	心
		疏山沙生色数史衰师双霜	-i	
		悉思司斯私虽辛须胥写相	-i	
z	徐详辞似寺旬夕随	-i	邪	
舌 面 音	tɕ	之止章征诸煮支职正旨占脂烛终祝众	-i	照
	tɕ'	昌尺充处春齿赤姝触鹁蚩敞杵	-i	穿
	dz	乘神食实	-i	床
	ɕ	书舒伤商施失试式识赏诗释始束尸	-i	审
	ʒ	时殊常尝蜀市植寔署臣承是氏视成	-i	禅
唇 音	p	边布补伯百北博巴邦	非-i	帮
		彼兵陂鄙笔卑必方封分府甫	-i	非
	p'	滂普匹譬扑扑	非-i	滂
		敷孚妃抚芳峰拂披丕	-i	敷
	b	蒲步裴白傍部庞薄	非-i	並
		房防缚附符扶冯浮父方便毗婢被	-i	奉
鼻 音	ŋ	吾俄五研	非-i	疑
		鱼疑牛语宜拟玉迂遇虞狱仪危	-i	
	n	奴乃内诺那	非-i	泥
		女尼孥孥	-i	娘
	ŋ̥	如汝儒人而仍儿耳尔	-i	日
	m	莫慕摸谟母木蒙	非-i	明
武文无巫亡望美明弥眉绵忙邈		-i	微	

附：《切韵》韵母表

韵部数	韵部性质	韵母数	韵母	高本汉拟音	四声韵部						
					平	韵类 (即反切下字的类)	上	韵类 (即反切下字的类)	去	韵类 (即反切下字的类)	入
一	有定	1	uŋ(-k)	uŋ(-k) iŋ(-k)	一东 红东公	一董	孔董动摠矇	一送	贡弄送冻	一屋	木谷卜禄
		2	iŋ(-k)								
二	有定	3	oŋ(-k)	uoŋ(-k)	二冬 冬宗	二肿	二肿 二肿 陇勇拱踵奉冗悚	二宋	综宋统	二沃	沃毒酷笃
		4	ioŋ(-k)								
四	无定		oŋ(-k) aŋ	oŋ(-k)	江双邦	三讲	项讲饒	四绛	绛降巷	四觉	角岳觉
		5	ie								
五	有定	6	iue	iě wiě	为垂危吹规隋随	四纸	委婢弭彼累捶跪 毁髓俾靡	五寘	义智寄赐鼓企 伪恚睡瑞避累		
			ie, iue iei, iuei								
六	无定			六脂 wi	追悲佳遗眉绥维	五旨	轨鄙葵美沫水洧 垒(累)				

续上表

七	无定		ie iei	i:	七之	之其兹持而菑	六止	里止纪士史市理 已拟	七志	吏记置志		
八	有定	7 8	iei iuēi	ěi wēi	八微	希衣依 非微韦归	七尾	岂豨 鬼伟尾匪	八未	既象 贵胃沸味未畏		
九	无定		io iu	ıwo	九鱼	鱼居诸余菹	八语	吕与举许巨渚	九御	据倨怨御虑预署 洳助去		
十	有定	9	iu	ıu	十虞	俱朱无于输俞夫 逾洙隅白	九麋	矩庾主雨武甫禹 羽	十遇	遇句成注具		
十一	有定	10	u	uo	十一模	胡都孤乎吴吾姑 乌	十姥	古户鲁补杜苦	十一暮	故误诈暮路		
十二	有定	11 12	ei uei	iei iwei	十二齐	奚鸡稽兮迷鬯低 携圭	十一荠	礼启米弟	十二霁	计诣 惠桂戾		
十三	无定		iei, iuei iai, iuai	ıæi ıwæi					十三祭	例制祭憩弊袂蔽 芮锐岁税卫		
十四	无定		ei, uei ai, uai	ai uai					十四泰	盖太带大艾贝 外会最		
十五	无定		ei, uei ai, uai	ai wai	十二佳	佳溪 媯蛙媯	十二蟹	蟹买 夥宁(买)	十五卦	蟹卖隘 卦卖		

续上表

十六	无定	ei, uei ai, uai	ai wai	十四皆	皆谐 怀乖准	十三骸	骸谐	十六怪	介界拜戒 怪坏		
十七	无定	uei uai	ai wai					十七夬	情喝 夬迈快话		
十八	有定	uai	uai	十五灰	回恢杯灰胚	十四贿	罪猥贿	十八队	对内佩妹队辈赘		
十九	有定	ai	ai	十六哈	来哀才开哉	十五海	亥改宰在乃给恺	十九代	代溉耐爱		
二十	无定	uai iuai	iei iwei					二十废	废肺秽		
二十一	有定	in(-t)	iěn(-t)	十七真	邻巾真珍人银宾 (伦)赞筠	十六疹	忍引疹尽 殒敏	二十一震	刃甄晋遵振印	五质	质吉悉栗乙笔密 必匕毕七一日叱 (律)
二十二	有定	iun(-t)	iuěn(-t)	十八淳	伦匀遵地唇纶旬	十七准	尹准允	二十二惇	闰顺峻	六未	聿律恤
二十三	无定	in iən	iěn(-t)	十九臻	臻洗					七栉	瑟栉

续上表

二十四	有定	17	iuən(-t)	iuən(-t)	二十文	云分文	十八吻	粉吻	二十三问	问运	八物	勿物弗
二十五	有定	18	iən(-t)	iən(-t)	二十一欣	斤欣	十九隐	谨隐	二十四歛	靳歛	九造	乞造乞
二十六	无定	19	iən, iuən(-t)	iən(-t)	二十二元	言轩	二十阮	偃囚	二十五愿	万建摠(万)	十月	竭渴歇汗
二十七	有定		ian, iuan	ïwen(-t)	袁元烦	远阮晚	愿万贩怨	十一没	月伐越厥发	困闷寸	没骨忽勃	
二十八	有定	20	ən(-t)	uən(-t)	二十三魂	昆浑尊奔魂	二十二混	本损付袞	二十六愿	恨良		
二十九	有定	21	an(-t)	ən	二十四痕	痕根恩	二十二很	很悬	二十七恨	肝案赞按旦	十二葛	割葛达葛
三十	有定	22	uan(-t)	uan(-t)	二十六桓	官丸潘端	二十四缓	管伴满篡缓(早)	二十九换	贯玩半乱段换唤	十三末	括活掇括

续上表

三十一	有定	23	an (-t)	an (-t)	an (-t)	二十七 删	奸颜 还官班顽	二十五 潜	(板) 赧 板缩皖	三十 谏	晏谏洵 患赧	十四 黠	八 黠 滑拔(八)
三十二	无定		an, uan ən, uən	an, uan (-t)	an(-t) wan(-t)	二十八 山	闲山间啊 罅	二十六 产	限简 (缩)	三十一 禡	克衲 幻辨	十五 禡	禡 辖暗 刮颞
三十三	有定	25 26	en (-t)	en (-t)	ien(-t) iwen(-t)	一 先	前贤年坚田先颠 烟 玄涓	二十七 洗	典茧峴珍 泣吠	三十二 霰	甸练佃电面 县(练)	十六 屑	结屑蔑 决穴
三十四	无定		ien, iuen ian, iuan	ien, iuen (-t)	iaen(-t) iwaen(-t)	二 仙	连延然乾仙焉 缘员权专圆季川 宣全	二十八 猕	善演免浅寒攀展 辨剪 袞转緺篆	三十三 线	箭战线肩面贱碾 膳变彦(见) 恋绢眷倦卷掾钊 啜	十七 薛	列薛热灭别竭 劣悦雪绝蕪馥
三十五	无定		au iau	au iau	ieu	三 萧	聊尧么彫萧消	二十九 篠	了鸟皎晶	三十四 啸	吊啸叫		
三十六	有定	27	iau	iau	iaeu	四 宵	宵消灏焦召遥招 娇昭乔霄邀器	三十 小	小沼兆夭少娇	三十五 笑	照召笑妙肖要少 庙		

续上表

三十七	无定		iau au	au	五看	交着茅喇	三十一巧	巧绞爪饱	三十六效	教孝克稍		
三十八	有定	28	au	au	六豪	刀劳袍毛曹遭牢 褒	三十二皓	皓老浩早抱道	三十七号	到报导耗倒悼		
三十九	有定	29	a	a	七歌	何俄歌河	三十三哿	可我	三十八箇	箇佐贺个逻		
四十	有定	30 31	iuɑ ua	ua iua	八戈	禾伽戈波婆和迦 靴靴	三十四果	果火	三十九过	卧过货唾		
四十一	无定		a ia o io ua uo	a ia wa	九麻	加牙巴霞 遮邪车嗟奢除 瓜华花	三十五马	下雅贾疋 者也野冶姐 瓦寡	四十禡	驾訝嫁亚骂 夜谢 化吴(霸)		
四十二	有定	32 33	iaŋ (-k) iuɑŋ	iaŋ(-k) iwaŋ(-k)	十阳	良羊庄章阳张 方王	三十六养	两丈奖掌养冈昉 往	四十一漾	亮让向样 放况妄访	略灼灼若勺爵雀 虐 缚纛夔	十八药

续上表

四十三	有定	34	aŋ (-k)	aŋ (-k)	十一唐	郎当冈刚	郎党	四十二宕	浪宕	十九铎	各落
		35	uaŋ	waŋ (-k)	光旁黄	晃广			旷磅		郭博(各)
		36	eŋ	eŋ (-k)	庚盲行	梗杏冷打			孟更		格佰陌白
	有定	37	ieŋ (-k)	ieŋ (-k)	京卿惊	影景(丙)		四十三映	敬庆	二十陌	戟逆刷却
		38	ueŋ	wəŋ (-k)	横盲	(猛)矿营(幸)			(孟)横		伯获莠
		39	iuəŋ	iwəŋ (-k)	兵明荣	永憬			病命		
	无定		eŋ, ueŋ (-k)	eŋ (-k)	耕茎	幸耿		四十四净	进净	二十一麦	革核厄摘责
			eŋ, ueŋ	wəŋ (-k)	萌宏						获麦捆
	无定		ieŋ, iueŋ (-k)	ieŋ (-k)	盈贞成征情并	郢井整静		四十五劲	正政盛姓令	二十二晋	益役石隻昔亦积
			ieŋ, iueŋ	iwəŋ (-k)	营倾名	顷颖					易辟迹炙
	有定	40	eŋ (-k)	iəŋ (-k)	经丁灵刑	挺鼎顶到醒淬		四十六径	安径佞	二十三锡	历击激狄
			ueŋ	iwəŋ (-k)	尙萤	迥颍					阆臭鸱
	有定	41	iəŋ (-k)	iəŋ (-k)	陵冰兢矜蒸乘仍	拯废		四十七证	证孕应陵甌	二十四职	力职侧即翼直极
			iəŋ (-k)	iwəŋ (-k)	升						

续上表

四十九	有定	42	əŋ (-k) uəŋ	əŋ(-k) wəŋ(-k)	十七登	登滕棱增崩朋恒 朕弘	四十三等	等肯	四十八磴	邓巨陞赠	二十五德	则得北德勒墨黑 或国
五十	有定	44	iəu	iəu	十八尤	鸠求由流尤周秋 浮州谋	四十四有	九久有柳西否妇	四十九脊	救祐又咒副就溜 富就		
五十一	有定	45	ən	əu	十九候	候钩娄	四十五厚	后口厚苟垢斗	五十候	候奏豆遭漏		
五十二	无定		iəu	iəu	二十幽	幽蚪彪然	四十六黝	黝纠	五十一幼	幼缪		
五十三	有定	46	iəm(-p)	iəm(-p)	二十一侵	寻今簪任心淫林 金身深吟	四十七寝	荏锦甚稔饮枕朕 凜孽	五十二沁	禁鴉荫(任)潜妊	二十六緝	入立及戢执急汲 计
五十四	有定	47	əm(-p)	əm(-p)	二十二覃	含南男	四十八感	感禪唵	五十三勘	紺暗	二十七合	合答罔沓
五十五	无定		əm(-p) em	əm(-p)	二十三谈	甘三酣谈	四十九敢	敢览	五十四阨	滥瞰暂蹇	二十八益	盍腊榼杂

续上表

五十六	无定		iam(-p) iem	iaem(-p)	二十四盐	廉盐占炎淹	五十琰	琰冉检染敛渐奄 险俭	五十五艳	艳瞻验筵	二十九叶	涉辄掇叶接
五十七	有定	48	em(-p)	iem(-p)	二十五添	兼甜	五十一忝	忝玷聿	五十六椽	念店	三十帖	协颊愆牒
五十八	无定		am(-p) em	am(-p)	二十六咸	咸谗	五十二严	广掩	五十七靛	靛(欠)(剑)	三十一洽	洽夹凶
五十九	无定		am(-p) em	am(-p)	二十七衔	衔监	五十三赚	减斩赚	五十八陷	陷黠赚	三十二狎	甲狎
六十	有定	49	iem(-p)	iem(-p)	二十八严	严硷	五十四槛	槛黧	五十九鉴	鉴杆	三十三业	业怯劫
六十一	无定		am(-p) iem	iwem(-p)	二十九凡	凡芝	五十五范	犯缓	六十梵	剑梵泛欠	三十四乏	法乏

## 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

—

陆法言《切韵》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确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重要史料。但是这一资料的内部结构非常繁复,包含的韵部就《广韵》而言,平声韵五十七,上声韵五十五,去声韵六十,入声韵三十四,共二百六部。有许多韵部中又包含小系,假若以小系计,平声韵即有八十多系。至于声类,据本人分析的结果应为四十七类。这样繁密的音系对于当时的实际语音究竟作何理解?它在语音发展过程中,怎样从上古韵二十一部或是二十二部分化为《切韵》的五十七部或是八十多系?又怎样从《切韵》的五十七部或是八十多系简化为《中原音韵》的十九韵部?《中原音韵》是13世纪北方语音的实录,它所代表的虽不是那时汉语语音的全部,但是它对于《切韵》音系的历史过程,为什么呈现着这样的急剧简化?同样,《切韵》音系对于周秦音系的历史过程,为什么呈现着这样的繁变?从周秦到元代,中间经过漫长的岁月,又加上社会变迁的复杂因素,语音的变化当然很大。但在语音发展整个过程上却呈现着两头小中间大的形象。这是很突兀的。因此对于《切韵》分声定韵的语音基础是个关键问题。西洋汉学家高本汉认为《切韵》音系是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此说传到中国之后,有人更进一步便认为6世纪前后的长安音,或者说是中原的洛阳音。如若仍然用此观点对待《切韵》,不但与当时的语言事实不符,并且难于说明《切韵》音系的来龙去脉。汉语语音史为汉语史组成部分之一,《切韵》音系又是汉语语音史上的重要环

---

\*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节,提出《切韵》音系性质问题,再作一番讨论,有其必要。

## 二

恩格斯认为:“方言的产生是部落分裂造成语言分化的结果。”<sup>①</sup>汉族语言分化为方言,这一事实,当然在远古时代,即已发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字记录中提到齐言、楚语的差别。其实从“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两句话可以理解当时方言的分布并不是简单的。

经过秦汉两时期的统一,汉族的领域扩大了,在西汉末期,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词汇的作品——扬雄《方言》告诉我们那时的方言分布,在全国范围之内就有十四系之多。

远在古代既然有了复杂的方言系统,因之古代的文学语言在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方言的差别。

“荀子每言案,楚词每言羌”<sup>②</sup>,这是大家知道的事实。

先秦韵语叶韵的系统有它的一致性,但是部分的差别仍然不少。这些部分的差别,也不能不认为就是方音差别的反映。两汉韵语中同样带有许多方音。现在采取扬雄《解嘲》的一部分,作为代表。《解嘲》: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椒涂。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纠墨,制以钻铍。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戴铍垂纓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

这一系列的韵脚在先秦古韵中:涂、铍、书、庐、吾、渠、夫为一系(鱼部),搜、陶为一系(幽部),侯、区为一系(侯部),可是扬雄念起来,就合并为一系。“合”字同叶,更是特殊。扬雄是成都人,“年四十余,来游京师”<sup>③</sup>,搜、陶、侯、区、合都转入鱼部,除了认为是那时的成都音外,别无其他

① 苏联 T·C·沙拉泽尼泽《语言的分化和统一》,译文见《中国语文》1952年8月号28页。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

③ 《汉书·扬雄传》。

解释。

方言的差别还反映在文字上。例如火，楚语说作“焮”，齐语说作“焮”，还有“烜”字，不知道代表那一地的方言。《周礼》：司烜，即司火。例如“雨”，因为古代北方有说如“虎”的，就造一个“霩”字。例如表示小孩啼哭不休，宋齐说作“啗”，楚语说作“噉”，秦晋说作“嗟”，朝鲜说作“啗”<sup>①</sup>。因方言的不同，就产生许多方言字。

还有反映在经传异文上。例如古代鲁史所谓《春秋经》，就有三家不同的传本。现在选择几条：1.《左氏传》“桓十二年，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羊》、《穀梁》并作“纪”，“曲池”《公羊》作“殴蛇”。2.《左氏传》“桓十五年，公会齐侯于艾”，“艾”《公羊》作“鄙”，《穀梁》作“蒿”。3.《左氏传》“僖元年，邢迁于夷仪”，“夷仪”《公羊》作“陈仪”，又“宣十一年，盟于辰陵”，“辰陵”《穀梁》作“夷陵”<sup>②</sup>。即此数例，这三位作家的方音歧异可以想见。

还有反映在注音上，也举一些例：《说文·王部》：“自读若鼻。”《玉部》：“琯读若畜牧之畜。”“玖读若芑，或曰若人句脊之句。”“琯”和“畜”的音调不同，韵部也不相同；“玖”“芑”“句”的韵也与古韵部差异。在《说文》中所有的注音，至少代表许慎的汝南音。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具体资料，证明古代方言的差别，方言系统的复杂。但是另一方面，无数的古代文献告诉我们：汉语的发展，不论在任何阶段上各方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就语音而言，变动虽大，各方言自身除表示方音差别之外，同时又表现了它的共同性。扬雄《方言》不断地指出“通语”和“别语”，郭璞《方言注》不断地指出“声转”，就可说明这一语言事实。

从3世纪初期(魏)到6世纪末期(隋)即《切韵》的产生时期，上下四百多年，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的变动。由于农民的革命，颠覆了汉皇朝的统治；由于封建统治的内部矛盾，使统一的中国变为分裂的局面；由于民族压迫，我汉族淮河以北的土地变为各蛮族部落割据和各蛮族互相兼并的舞台；同时也引起汉族大量南迁，“多于过江之鲫”，正是反映这一事实。

① 俱见扬雄《方言》。

② 见陈莱孝《春秋经文三传异同考》。

语言是社会现象,汉语是汉族成员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之下,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方言发生变化,这是无疑的。

在这一时期的语音反映在两个主要方面:一为丰富的韵语,一为拼音式的反切。

关于韵语方面,从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中可以看到一个大概。例如“东”部在魏、晋、宋许多作家中反映当时的方音差别。陈琳《武军赋》,工、锋、鸿、刚、缝、光同作韵脚;韦昭《通荆门》,恭、锋、疆、章、风、弘、央同作韵脚;陆云《高岗》,桐、江、方、通、芳同作韵脚。在这一韵部中只有这三个人的用韵有共同的特点,即是“东”“阳”两部合而为一,都念成  $\alpha\eta$  了。他们都是江苏人(韦昭和陆云都是吴郡人,陈琳是广陵人),我们可以意味到“东”“阳”不分是那时吴语的方音色彩。但是其他属于北方的作家押起韵来,“东”是“东”,“阳”是“阳”,没有含糊。齐、梁、陈、隋许多作家的用韵,以鱼、虞、模三个韵部为例,大部分虞、模两韵混合,鱼韵独用。只有江淹、徐陵的押韵比较突出。江淹《郊外望秋》的韵脚,羌、蹕、瑜、都、濡、初、居、书;《悼室人之十》的韵脚,无、都、舆、鳧、居;徐陵《骠马驱》的韵脚,驹、渠、敷、屠、书、踰。他们的共同特点,把鱼部的字转入虞、模韵了。庾信用韵,同有这一倾向。江淹是河南济阳人,庾信是河南新野人,徐陵是山东东海人,鱼、虞、模三韵混合,是不是那时北方音中还有这样的方音差别呢?

关于拼音的反切,是在 3 世纪初期(魏)出现的。从印度佛教传入之后,对于中国的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起了一定的影响。语言学方面也有新的进展。汉代所用的注音方法是以字注字的直音。在翻译佛经的影响下,我们先人能够分析音素,并知道语音结构,就创造反切。随后又产生许多韵书,“音韵锋出”,可以表明这一时期语音学发展的盛况。

这许多富有现实性的韵书,很可惜的早已失传了。所好陆法言《切韵叙》论述的几家:吕静《韵集》、夏侯詠《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这些韵书的残目,还保留在宋濂跋本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唐兰仿写的“内府本”以及“敦煌卷子”中。现在只把平声韵部各家的分合,写成下表:

韵	各家分合部	阳休之	李季节	杜台卿	夏侯詠	吕静
冬与钟江	合	分	分		分	分
脂与之微	分	分	分		合	合
鱼虞	分	分	分		分	合
皆齐	合	分	分		分	合
灰哈	合	分	分		合	分
真文	分	合	分		分	合
臻真	分	合	分		分	合
殷文	合	合	合		合(包括臻部)	分
元魂	合	合	合		合	分
魂痕	合	合	合		合	分
删山	分	合			分	分

韵	各家分合部	阳休之	李季节	杜台卿	夏侯詠	吕静
山与先仙	合	分			分	
先仙	合	分			分	分
肴与萧宵	合	分			分	
谈咸	分	分	合		分	合
阳尤	分	分			分	分

据片段史料,略知:吕静生于晋代,夏侯詠生于梁代,阳休之是北齐右北平无终人,李季节是北齐赵郡平棘人,杜台卿无考。这几位语音学家,可以确知:阳休之和李季节是北方人,夏侯詠可能是南方人。各家所生的时地不同,表中各家韵部的分合,显然也是反映了不同时地的方音差别。

通过这一时期各家韵语和六朝韵书残目,看到那时的方音差别,同时也看到那时语音的共同性。如前所举例,“东”“阳”通叶,只表现在少数人的韵语中,“东”“阳”分叶,这是大多数作家的共同根据。在韵部分合中,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此种现象,正说明地方方音在全民语统一体中进行着复杂的变化。证诸上古是如此,证诸中古也是如此。

### 三

6世纪前,汉语发展的轮廓及其特征,既作如上的陈述,这样历史性的方言分布,正是6世纪时《切韵》作者面临的南北语音复杂的情况。

《切韵叙》中描写当时方音的差别,则谓:“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对于旧韵的批评,则谓:“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叙》中所说的“轻浅”和“重浊”,在语音上是不是清浊辅音,或是鼻音韵尾,此时不能确定。其他方面,显然是声调的差别和各韵部主要元音的

转变。

《切韵叙》又述及共同讨论当时南北方音的人员，共有八位。这些人员所生的地区，经后人考证的结果，知道刘臻是沛国相人（苏北），颜之推是琅玕临沂人（山东），魏渊是钜鹿下曲阳人（河北），卢思道范阳人（河北），李若顿丘人（河南），萧该兰陵人（江南），辛德源秦陇狄道人（甘肃），薛道衡河东汾阴人（山西）<sup>①</sup>。还有《切韵》作者陆法言是魏郡临漳人（河南）<sup>②</sup>。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学会本地的方言，这许多人的籍贯正标志了那时的方言地域。所谓吴楚、燕赵、秦陇、梁益全面性的方言差别，也就体现在这许多人的讨论之中。

《切韵叙》又指出对于旧韵的去取，“萧、颜多所决定”。与会人员只有萧该是江南人，其他都是北方人。

他们讨论了当时的方音差别，同时又讨论了各家旧韵，在这一基础之上，怎样构造《切韵》音系，是认识《切韵》的关键所在。现在就仅有的资料论述如下：

前已言之，《切韵叙》所称述的旧韵，都有它的方音色彩，因之同样一个韵部必然要发生此分彼合的现象。我们要知道《切韵》音系的构造，最好根据陆法言等对于旧韵的去取来理解《切韵》分部的标准。宋濂跋本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各韵部下留存的小注，是最直接的参考资料。现在以平声韵为例：

- 二 冬 阳与钟江同韵，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
- 六 脂 吕、夏侯与之微大乱杂，阳、李、杜别，今依阳、李、杜。
- 十四皆 吕、阳与齐同，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
- 十五灰 夏侯、阳、杜与哈同，吕别，今依吕。
- 十七真 吕与文同，夏侯、阳、杜别，今依夏侯、阳。
- 十八臻 吕、阳、杜与真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 廿 殷 阳、杜与文同，夏侯与臻同，今并别。
- 廿一元 阳、夏侯、杜与魂同，吕别，今依吕。
- 廿二魂 吕、阳、夏侯与痕同，今别。

① 朱彝尊《曝书亭集·与魏善伯书》。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

- 廿五删 李与山同，吕、夏侯、阳别，今依吕。  
 廿六山 阳与先、仙同，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  
 廿七先 夏侯、阳、杜与仙同，吕别，今依吕。  
 卅一肴 阳与萧霄同，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  
 卅六谈 吕与衔同，阳、夏侯别，今依阳、夏侯。  
 卅七阳 吕、杜与唐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卅三尤 夏侯、杜与侯同，吕别，今依吕。  
 五十一咸 李与衔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从这一资料中反映出一个非常显明的特征，即是对于各家旧韵的去取，唯一的标准只是从分而不从合。就是旧韵中如“殷”与“文”两部都是合并的，陆法言等也主张分部。骤然看来，他们分声定韵，以旧韵为基础，只从分的一面建立标准。在旧韵中找不到分合根据的，也本着只分不合的主张去做。好像《切韵》音系与当时实际语音关系不大。其实所谓旧韵，假若从各家所生的时代来看，与陆法言等都是同一世纪的人。就是吕静《韵集》，有人认为并不是晋人吕静所作，而是齐梁以后的书<sup>①</sup>。因之各家所根据的实际语音到陆法言时，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和陆法言共同商量语音的许多作家，他们代表的方言地域，恐怕比旧韵作家所代表的地域要来广泛，方音差别也就更加多样化了。据我个人的理解，陆法言等所以采取从分不从合的标准，即是当时方音复杂的反映。陆法言不是也说过“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这句话吗？

再从六朝韵语来看，也可以看到陆法言等分声定韵的根据。当然，韵语的正确性是不十分精密的，但是具有丰富的方音因素。研究汉语语音的发展，除其他有关资料外，还须做各种韵语的分析。二十多年前，罗常培先生曾分析六朝韵语，证明《切韵》鱼、虞分部的方音根据，并全面地构成鱼、虞两部方音分合略图，从中很清楚地反映他的结论：“《切韵》鱼、虞两韵在六朝时候沿着太湖周围的吴音有分别，在大多数的北音都没有分别。”<sup>②</sup>这一结论，充分证明鱼、虞分部仅是属于当时小块地区的方音特点，但是在《切韵》音系中也要使它占一位置。

① 姜亮夫《〈切韵〉系统》，《浙江师范学院学报》。

② 罗常培《〈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

不难理解,《切韵》中所谓“重韵”如:皆佳、删山、庚耕、清青、咸衔凡、盐添严等部之所以分,当然在陆法言等会议席上也有他的方音根据。就是其他音值相近的许多韵部如:东冬钟江、支脂之微等在当时的方音中也有它的个别特点。稍后于陆法言二三百年的李涪,他不了解《切韵》音系从分不从合的根据,只是用部分地域的方言音系对待《切韵》反映不同地域的方音差别,无怪乎要批评《切韵》为“妄别声律”了<sup>①</sup>。

《切韵》音系从分不从合的表现形式,一在区分韵部,鱼、虞分部即是一例。其一则在韵部内用“又音”来表现,慧琳《一切经音义》中有许多标明方音地域的注音可作佐证。现在把《切韵》注音和慧琳所用的注音(下简称“慧音”)作一对照:

打:《切韵·梗部》:德冷切,又都挺切。慧音:德耿反,陆法言云:都挺反,吴音,今不取。

猫:《切韵·肴部》:莫交切,又武漉切。慧音:莫包反。江外吴音以为苗字,今不取。

仄:《切韵·琰部》:於琰切,又於艳切。《叶部》:於叶切。慧音:伊琰反。山东音伊叶反。

瞥:《切韵·支部》:即移切,《纸部》:将此切。慧音:紫移反,吴音子尔反。

焉:《切韵·仙部》:於乾切,《元部》:谒言切。慧音:矣虔反,本音偃韃反,今不取。

索:《切韵·陌部》:山戟切,又苏各切。慧音:所革反,本音桑洛反,今不取。

璟:《切韵·梗部》:俱永切,又於丙切。慧音:鬼永反,本音影。

复:《切韵·肴部》:敷救切,又敷六切。慧音:敷务反,《韵英》,秦音也。诸字书皆敷救反,吴楚之音也。

慧琳是唐代高僧,他所采用的注音是根据那时关中音即以秦音为基础所构成的韵书。从上所举例一面可以见到他排斥吴音,一面又可以见到当时南北音的差别。韵的不同,如“打”字秦音可能念  $təŋ$ , 吴音可能念  $teŋ$ ; “猫”字秦音可能是  $mau$ , 吴音可能是  $miəu$ ; “焉”字秦音可能是  $ʔien$ , 吴音

<sup>①</sup> 李涪《刊误》。

可能是  $\text{?ien}$ ;“复”字秦音可能是  $\text{fiu}$ ,吴楚之音可能是  $\text{fiâu}$ 。调的不同,如“訾”字秦音是平声调,吴音念上声调;“仄”字秦音念上声调,山东音念成入声调。声母的不同,如“索”字秦音可能是  $\text{fək}$ ,吴音可能是  $\text{sak}$ 。“璟”字秦音可能念  $\text{kuəŋ}$ ,吴音可能念  $\text{?iwəŋ}$ 。慧琳上距陆法言的时代虽然有二百年,但是他所指出的方音差别对于《切韵》音系用“又音”表现不同的个别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证价值。

到目前为止,对于《切韵》音系的认识还有相当大的限制。但是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参考资料,可以作出结论:《切韵》音系不是以一个方言区域为基础的音系,而是6世纪时南北方音的复杂组合,如果从汉语语音发展过程来说,《切韵》音系又是一个全面性的历史归结。

#### 四

历来作家对于《切韵》音系的看法很不一致。以近代而喻,戴东原批评《切韵》为“有意求密……定为音切,不足凭也”<sup>①</sup>。陈澧的看法,恰好和戴东原相反。他说:“陆氏分二百六韵,每韵又有分二类三类四类者,非好为繁密也,当时之音实有分别也。”<sup>②</sup>陈氏指出《切韵》音系的现实性,这是对的。但是没有指出这一音系与方言地域的关系,很容易使人理解为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章炳麟对于《切韵》则谓“《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并非同时同地得有声势二百六种也”<sup>③</sup>。从他的附注中可以见到章氏所说“古今”的“古”,它的限度扩展到周秦。其实章氏忽略了语音变化的过程,东、冬两韵,支、脂、之三韵,在汉魏六朝各家韵语中分合的情况已与周秦不同,《切韵》把这几韵区别开,那是出于《切韵》自身的标准,与周秦韵无关。并且发现周秦韵部是近代学人研究的成果,在陆法言时就意识到这一问题,未必有此可能。

本世纪初期,瑞典高本汉对于汉语古今语音作出全面的研究,写成《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传入中国之后,引起中国语言工作者极大兴趣,

① 戴东原《声类表·答段若膺论韵》。

② 陈澧《切韵考·通论》。

③ 章太炎《国故论衡·音理论》。

认为“开汉学进展上一大关键”。无可讳言，高本汉的观点和理论随着他写的东西也传布到中国，影响当然不小。现在只就《切韵》部分对于高本汉的论点及其方法作一批判。

高本汉研究汉语语音史，首先以《切韵》为主要环节。他以为：“《广韵》的反切（《广韵》音系根据《切韵》——作者加注）是代表一个不比纪元六百年更后的完整的中国语言了。可是它很可以比这个时代更早。……为保险起见，我们可以说这个反切是纪元五百年到六百年之间的语言。这个语言，我们可以叫做中古汉语。”<sup>①</sup>这一说法只确定《切韵》音系的时代，对于方言地域的关系也没有交代。在其他部分，高本汉又这样说：“假如我们要知道一套完整的真汉语，那么最靠得住的方法就是推溯得越古越好。因为越往古推溯，由方言纷歧而误入歧途的危险就越少。”<sup>②</sup>他所认为越古越好的真汉语就是《切韵》。因此在他眼中的《切韵》是单一性的，不受任何方言的影响。由这一论点出发，他不但不知道：汉族语分化为方言这一历史事实远在《切韵》之前早已存在，而且误认为现代方言导源于《切韵》，把《切韵》看作现代方言的“母语”。显然，这样的论点是非常荒谬的。

从这样的论点出发，对于汉语语音的发展必然又得出如下的错误论断。他说：“因为单从我们所有的中古的材料（第六世纪）是丝毫看不出元音有这样贫枯的证据。我相信从反切的时代以后有一个相反的变化，从韵母很丰富的中古汉语（有反切跟二百零六韵为证）到了宋朝初年韵母简化这一条路已经进步了很远，所以宋朝人就觉得韵母很可以排成简括的表。”<sup>③</sup>他在“古代韵母的拟测”总结部分又说：“我们知道在中古汉语以后韵母系统简化得很可以，在《切韵》的中古汉语以前这个系统或者比较简单。这个中古汉语也许代表元音丰富的最高点。”<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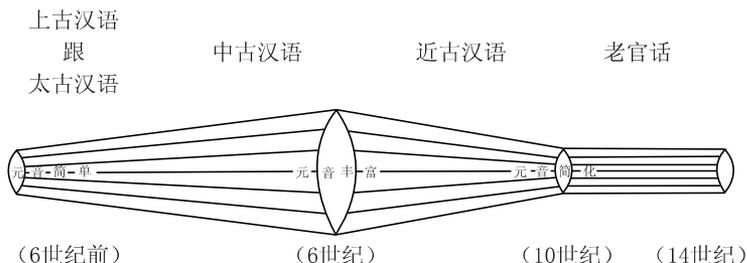
现在依照高本汉划分汉语语音发展的四个时期和他所说的发展情况，构成下图：

①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20 页。

②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18 页。

③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52 页。

④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527 页。



他仅仅根据几种韵书、韵表以及古韵部把它联系起来就构成这样一幅两头小中间大的畸形的汉语发展图。我们禁不住要问：由上古到6世纪语音发展怎样由简单的而变到丰富的最高点？由6世纪到10世纪仅仅四百年，又为什么由最高点而趋于急剧的简化？这些问题，不论从语言本身或是从社会历史都很难找到根据。

我们已经说明：远在《切韵》以前汉族语方言分化早已发生，《切韵》音系的复杂性即是6世纪时南北方音的反映。我们也曾指出：汉语方言在全民语统一体中进行复杂的变化。因此我们对待《切韵》所分的韵部就有根据提出合乎语言事实的看法。《切韵》分部采取从分不从合的标准，主要在于反映方音的个别特点。根据小块地区的语音就把鱼、虞分为两部，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但是在六朝韵语中也反映了语音的共同性，如前所举例：东、阳分部，鱼、虞合韵，不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吗。我们假若把《切韵》音系结合六朝韵语，就不应当用平列的眼光对待《切韵》韵部，而是要严格地区别《切韵》各韵部中含有共同性的和个别性的语音因素。即以东、冬、钟、江一组音为例，在6世纪时，表示共同性的语音因素可能是  $uŋ$ ，或是  $uoŋ$ ，表示个别性的语音因素可能是  $ɔŋ$ 。陈琳、韦昭、陆云用韵的特点就是这样。唐兰仿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次阳、唐两部于东、冬、钟、江之后，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东、冬、钟、江这一组四个韵部彼此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平列的。有的韵部具有共同性，有的韵部具有个别性，这中间显然是全民因素和地方因素的隶属关系。从平列关系以对待复杂的《切韵》韵部，其结果就会得出高本汉的结论——“这个中古汉语也许代表元音丰富的最高点”。从隶属关系以处理《切韵》韵部，在方法上必须把《切韵》韵部根据语音的历史分为若干组，每组包括的韵部又须区别何者为全民因素，何者为方言因素。这样对待复杂的《切

韵》韵部,所得的结果,不但合乎语言的发展事实,而且高本汉所构成的一幅两头小、中间大的畸形的汉语发展图也就知其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方法方面,高本汉根据《切韵》和韵表的音韵分类作为考察现代方音的出发点。韵书和韵表因为是方块文字,它的本身没有显示出当时的音值,他又根据一定数量的现代方音来拟测韵书的读音。他说:“要想一个古音的拟测能够成立,当然先得费好多工夫使它跟这个语音的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其次还要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必得能找出通一套声音演变的历程,从语音学的观点看都成可能的变化。”<sup>①</sup>这就是说:根据现代方音拟定一个古音,一面要符合韵书的音韵分类,一面又要符合于现代方音的历史渊源。用这一方法所拟的古音确有许多创获。但是问题所在,所拟古音有的并不与历史上旧材料相合。例如知系声母的音值是不是  $t$ ? 高本汉根据这样的比例式:

$$t : \text{知} = ts : \text{照}$$

便说:“ $ts$  既然是  $t$  加一个同位的摩擦,那么‘照’就当是‘知’加一个同部位的摩擦。”<sup>②</sup>其实《切韵》全部声类都有硬辅音和软辅音的区别,这一普遍现象,高本汉是知道的,为什么不根据《切韵》本身把知系构拟为端系的软辅音(应作  $tj$ ),而偏要强调他所构拟的比例式呢?他既然拟定知系为  $t$ ,照系为  $te$ ,进一步就要构拟一个由中古音到现代方音的历史过程,这本来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但是他不是依靠汉语的史料,而是利用印欧语音音的变化现象来支持他所拟的由上古到今的变化过程——硬音变软音,软音又变硬音这一公式:

$$s > sj > e > \text{ɣ} > s \text{ ③}$$

他推拟的经过情况,我不想在此叙述。我想对他提出的问题即是分布在全中国范围以内的方言音系它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是不是完全相同的?方言是全民语的分支,在共同的基础上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尤其表现在语音方面。以汉语方音而论,辅音、元音、声调各要素组成一个和谐的音系,这一和谐的音系是同一方言区域内的成员所共同熟悉的音系。音节结构

①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4 页。

②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32 页。

③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323 页。

各有它自己的法则,各有它演变的规律,并有方音与方音间的交互影响。假若不经过个别方音历史的研究,就不容易提出方音变化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因此对于高本汉历史语音部分,单纯用追溯的方法构拟古音,又从构拟的古音找出全部方言通一套声音演变的历程,这是“摆大钱”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最后,关于《切韵》和韵表的关系问题,高本汉利用宋元人所创造的韵表比对《切韵》,认为韵表中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位置,从位置上可以理解每一个字的音值,这一方法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所在,由于他不了解两者之间在性质上有什么区别,生硬地根据韵表中的韵等来规定《切韵》音值。前已言之,《切韵》音系是当时南北方音的复杂组合,这是韵部繁密的主要原因。韵表的音系简化,我们从中古时代其他语音资料即可知之。慧琳所据韵书是表示8世纪时的关中音系,它的韵部就比《切韵》简单得多<sup>①</sup>。10世纪时西北方音的音系<sup>②</sup>也是这样。这说明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决不会像《切韵》那样复杂。韵表音系简化即是代表一时一地语音的表征。很明显的,《切韵》和韵表在方音地理上有大小不同。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部分和全面的关系,怎么可以完全根据韵表来规定《切韵》的音值呢?例如《切韵》反切的体系在声类方面总的只分硬辅音和软辅音两类,用韵等对比,硬辅音只适用于一二等,软辅音只适用于三等,并没有四等的音系。我们从《切韵》声类和慧琳所据韵的声类作一比较,便可证明。

## 《切韵》声类

## 慧琳所据韵的声类

舌根音:

一、二等	古公……	古姑……
三等	居九……	居举……
四等	○	鸡坚……
一、二等	苦康……	苦廓……
三等	丘去……	羌丘……
四等	○	启牵…… <sup>③</sup>

① 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韵类比较表》。

②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韵母》31页。

③ 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声类比较表》。

《切韵》声类没有四等，四等声类的出现，就现在而言，见于8世纪的关中音。这正是表示语音的分化。到了后来韵表中四等声类的音值，当然也和《切韵》不同。高本汉把韵表中已经变化的音值对待没有四等声类的《切韵》，便构成下列一表：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k	k	kj	k <sup>①</sup>

他并且说明：“由于较近的时代遗失了j化的结果，所以三等变到四等。”<sup>②</sup>这对于《切韵》是无的放矢的说法，对于语音实际也不会三等是“j化声母”，四等倒是“纯声母”的。由于高本汉不了解《切韵》本身本来没有四等声类，根据韵表的四等套在《切韵》身上，因之造成许多矛盾，至不能自圆其说。

对于高本汉研究《切韵》的论点和方法提出以上三点进行批判。有关《切韵》音值的构拟，各家已有异议，用不着在此重复了。

## 五

《颜氏家训·音辞篇》：“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权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三国以前，我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为陕西的长安，一为河南的洛阳。金陵是三国以后的新兴都市。语言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在南北朝对立时期，便形成两个语言中心。但是从永嘉南渡以后，北方的统治者，“接士人则用北语，庶人则用吴语”<sup>③</sup>。南方士族能作“洛生咏”，能说北方话，这证明那时汉族语仍然以北方话占优势。《北史·孝文本纪》：“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那时鲜卑族已在河南洛阳建立政治基础，他所称北俗之语，乃是他们从代地带来的土语。《北史·咸阳王禧传》：“孝文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

①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31 页。

②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 31 页。

③ 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

被发之人。”他们把伊洛的语言称为正音。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我汉族在中古时代全民语的基础方言。《切韵》音系既是当时南北方音的复杂组合,又经过萧该、颜之推的规划,颜之推所指的金陵与洛下的音系一定蕴藏在《切韵》之中,假若全面地研究六朝韵语或其他相关材料,我想当时全民语的基础方言即金陵与洛下的音系是可以从《切韵》中发现的。发现全民语音系的同时,也可看到当时其他方音和全民音系之间的关系。这样做,在消极方面,可以澄清高本汉非科学的影响。积极方面,在先进语言学理论指导之下,“专门研究全民语和方言在它们存在的不同阶段上的相互关系问题,研究语言的发展跟使用这种语言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问题”<sup>①</sup>以建设科学的汉语史。

---

<sup>①</sup> C·C·维索特斯基《研究方言的方法》,译文见《中国语文》总46期44页。

## 《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

《切韵》的性质问题是有关整个汉语史正确性问题。西洋汉学家高本汉认为《切韵》音系十分严密,正是描写具体语音的特征,因此把这种严密性称作内部证据<sup>①</sup>,从而论断《切韵》音系是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

《切韵》内部证据的提出,在高本汉写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时,只表示一种看法而已。可是此说传入之后,发生一定的影响。周法高《玄应反切考》一文<sup>②</sup>即是企图证实此说的文字。认为玄应反切和《切韵》音系同为中古时期的长安音系。这篇文章是在1948年发表的,到了1954年高本汉在所写的《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中也就直截了当地指明《切韵》音系是中古时长安音了<sup>③</sup>。到了1957年葛毅卿《〈韵镜〉音所代表的时间和区域》一文也采用周法高之说,认为《韵镜》音和玄应反切相同,因此“《韵镜》音也代表了公元650年长安音的声韵系统”<sup>④</sup>。同年,李于平发表《陆法言的〈切韵〉》一文<sup>⑤</sup>,有关《切韵》性质问题,仍然没有放弃《切韵》内部证据论的观点。

从以上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切韵》内部证据论的交互影响,也可看到这种说法在解放以后的音韵学界中仍然有它的市场。

问题的讨论,首先要弄清楚玄应反切和《切韵》音系的关系。在周氏征引的资料中表明了玄应注音,一面反对前一时期道慧注音“依字直反,曾无追顾”,一面又有他自己的注音标准“随字删定,随音征引,并显唐梵

\*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

①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20页。

② 周法高《玄应反切考》,《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专号上册359页。

③ 高本汉《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北大油印译本。

④ 葛毅卿《〈韵镜〉音所代表的时间和区域》,《学术月刊》1985年第8期79页。

⑤ 李于平《陆法言的〈切韵〉》,《中国语文》1957年2月号28页。

方音,翻度雅郑”,他们两人注音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道慧注音,随口直反。随口直反所构成的反切,显然是具有方言性的。玄应注音,出自征引,这种征引的反切,在他认为雅音。换句话说,玄应反切采取当时具有代表性的韵书,而不是某一具体语音的描写。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韵书,诚如周法高所指出的那样:“玄应书中从未提及陆法言《切韵》。”但是周法高研究玄应反切的结果“声母方面和陆法言《切韵》大体相同,韵类方面和《切韵》合的约占百分之九十”,这不是正面告诉我们玄应反切的来源吗?

再从陆法言《切韵》的时代评价来看,长孙讷言笺注叙称《切韵》为“酌古沿今”的作品,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称它为“时俗共重,以为典规”。这些话语,都可以看作唐初人对于《切韵》的评价。陆法言《切韵》具有代表性,当无疑义。玄应注音的时期虽是在长孙讷言、王仁昫之前,但是他重视《切韵》,正和唐初人相同。因此说:玄应反切征引《切韵》,也是符合于当时情况的。

但是玄应所征引的反切和《切韵》比较,确有引人可疑的现象。玄应音义中一个字的注音常常使用不同的反切上下字,因此出现了几许不同的反切。以反切而论,玄应音似与《切韵》音不同,以两者整个音系而论,玄应音又和《切韵》一致。这是一个矛盾。

周法高从高本汉《切韵》内部证据论出发,认为《切韵》音是一时一地的语音描写,玄应反切和《切韵》不同,当然又是一种具体语音的描写。可是为什么两种音系相一致呢?就很自然地导出这样的论断:“二书作者有一相同的活方言做蓝本。”这种活方言即周氏所称之长安音。

《切韵》内部证据论是否符合语言实际,这是先决问题,留待下文讨论。至于玄应音和《切韵》音的关系,我们根据玄应注音出自征引这一点说,玄应音即是《切韵》音,并不是具有独立性的两种音切。从周氏研究的结果说,也得到充分的证实。关于玄应反切使用不同的上下字,致与《切韵》反切不同的问题,我们认为玄应反切所表现的音韵系统,和《切韵》相同,倒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玄应反切的音系和《切韵》相同,这是本质。玄应使用不同的反切上下字,乃是非本质的现象。因此从本质着眼,在玄应征引《切韵》这一点上,也就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理由。

照此说来,周法高为什么不重视他所研究的结果,不重视信而有征的史实,而要作出异乎寻常的论断呢?周氏在他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他

说：高本汉把《切韵》音系看作一时一地的语音描写，“并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不容易得到普遍的信仰”，在他看来，是一憾事。他想消除这一憾事，就用高本汉对待《切韵》的论点转过来对待玄应音。在肯定玄应音是一时一地的语音描写之后，又转过来为高本汉的说法作证。他的意图，显然为高本汉的说法张目。他所用的方法，并不是从具体分析中阐明玄应反切的本质，而是从“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的《切韵》内部证据论循环互证，因此，他把《切韵》音和玄应音说成同是长安音的描写，是没有什么科学意义的。遗憾的是葛毅卿论《韵镜》音的地域性，犹采用周氏之说也就更成问题。

现在再来检查高本汉《切韵》内部证据论的科学价值。

语言是社会现象，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在一时一地的语言中，用以区别词义的音韵系统，有没有像《切韵》那样繁复的音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此高本汉把《切韵》的严密音系便认为《切韵》自身即足证明它是一种具体语音的描写，提出内部证据之说，绳以汉语实际是经不起检查的。但是在解放后的1957年李于平《陆法言的〈切韵〉》一文在说明《切韵》性质时，首先指出第一点“《切韵》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犹在宣扬《切韵》内部证据论，是同样经不起检查的。

再从汉语语音发展的史实来看，《切韵》之前的六朝韵语，任何一家的用韵系统，也没有像《切韵》那样多的韵部。以《切韵》支、脂、之、微四部为例，这四部的系统，条分缕析，井然不紊。可是在陶渊明的韵语中，脂、微合一，之、支合一的倾向也很明显，就是之、哈的历史性也没有完全消失<sup>①</sup>。我们再看看《切韵》以后唐人的用韵，在李白诗中支、脂、之、微四部就合而为一<sup>②</sup>。一个作家的叶韵系统，大都表现他所生地域的方音特色。用陶、李的语音系统对照《切韵》，就很难说明《切韵》音系是一时一地的方音了。因此高本汉之说，放在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也是经不起检查的。

高本汉对于《切韵》初则认为一时一地之音系，继则也就认为长安方音，那么这种方音和当时其他方音的关系怎样呢？关于这一问题，他从日译吴音中发现吴音与《切韵》大不相同。但是他又说“吴音和《切韵》的语

① 刘清和《陶渊明诗的韵系》，稿本。

② 鲍明炜《李白诗的韵系》，《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音类别往往是一样的”<sup>①</sup>。他把音值和音类对立,这种解释,显然矛盾。高本汉涉及《切韵》和现代方言的关系时,又说:“从现代方言的音韵范畴透露出:来自《切韵》语言。”<sup>②</sup>依照前说,中古《切韵》所代表的所谓长安方音外还有其他方音。依照后说,《切韵》所代表的方言,又变为现代方言的母语。在这一点上,无异乎否定《切韵》同时期的方言存在。他知道此说有漏洞,随即又说:“那(《切韵》)是唐朝像一种通语几乎传遍于中国所有的重要中心地点。”<sup>③</sup>唐代的通语能不能像高本汉所说的那样,从那时的社会条件来看,怕没有这种可能。这是弥缝之言,也是一望而知的。正由于观点不对头,接触到实际方面,就左支右绌无法自圆其说了。

可是李于平对于高本汉所无法自解的问题,还要为他申辩。他说:“上文已经说过,《切韵》不是兼包各地方音的韵书……怎么能用《切韵》来说明各方言的变迁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现代方言都是从《切韵》系统演变下来的。可是我们可以假定《切韵》时期的方言,音类上头的差别比音值上头的差别小。”<sup>④</sup>这段文字的内容是重复高本汉的言论,而又为之引申。引申部分即是两个“假定”。从前一个“假定”来说,《切韵》只和部分的现代方言有关,那么像闽方言,只好同意高本汉的办法把它抛在《切韵》范围之外<sup>⑤</sup>。从后一个“假定”来说,对《切韵》时期方言间的差别,则认为音类差别小于音值差别。这句话又在高本汉解释当时吴音和《切韵》的关系上染上一些玄学色彩,过作高深,仍然掩盖不了音值和音类对立的矛盾。

总之在高本汉论点支配下,强调《切韵》的内部证据,强调“《切韵》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坚持《切韵》为一时一地的音系,或者认为长安音。可是我们从上面各方面的“外证”来检验,无一可通。“外证”是客观存在。我们还是用“外证”来考虑“内证”,或是用“内证”来改变“外证”,这倒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理解,汉语分化为方言,在远古时代,即已发生。六朝韵

① 高本汉《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北大油印译本。

② 高本汉《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北大油印译本。

③ 高本汉《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北大油印译本。

④ 李于平《陆法言的〈切韵〉》,《中国语文》1957年2月号34页。

⑤ 高本汉《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北大油印译本。

书虽已失传,但是各家分声定韵不一致的情况还约略可见。汉以后各家韵语用韵分歧,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陆法言等讨论当时方音的差别,《切韵叙》中也说得十分清楚。“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切韵》音系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记录,更不是所谓“长安方音”,而是具有综合性的作品。它所包含的音系可以看作中古时期南北方言音系的全面综合。这样理解《切韵》,《切韵》音系对于古今方言音系都是汉语整体之内的一个部分。从各方言的发展而言,在汉语整体之内,各自表现它的方音特点,同时也表现了各方言间的共同音系。观点改变之后,为高本汉一派人所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都不存在了。

《切韵》“内部证据”论者,总以为《切韵》本身所表现的语音系统,这样严密,只有如实记录一个地域的语音,才有可能。其实记录一个和综合几个,都可构成科学系统。我们从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小注中看出陆法言等采取从分不从合的方法,把六朝旧韵都综合在《切韵》之中,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六朝韵书都有韵部,每一韵部所包含的文字当然也有反切。所有反切,当然能各自表达它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设想在《切韵》中有许多韵部包含的音系,也是综合六朝韵书的征象。

为了科学地阐明汉语语音发展史,对于《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似应重视,它的科学价值,似应重作估计。因此在《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之后,再就《切韵》内部证据论表示个人的看法,愿和音韵工作者共同商讨。

# 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sup>\*</sup>

——与王显、邵荣芬两位同志讨论

关于《切韵》音系的基础，解放前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即综合音系论和单一音系论。解放后，这两种意见进行了热烈地争鸣。去年《中国语文》又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从1961年5月22日《光明日报》的有关报导来看，好像又提出了第三种的说法。其实，据我所认识，对《切韵》音系的学说，仍是两种论点的对立。

三十年前，发现项子京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唐兰仿写本）留存的韵目小注，引起了《切韵》音系是综合六朝旧韵的论点。到了现在，也有认为是古今南北语音的杂凑的。此两说，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虽然有广狭的不同，但总的论点，可名之曰综合音系论。

和综合音系论相反的，即是单一音系论。西洋高本汉认为《切韵》音系是中古时期长安音的描写。此说传入中国，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意，同时也引起人们的怀疑。罗常培先生的《〈切韵〉鱼虞之音值及所据方音考》一文指出，鱼虞分部是当时太湖周围的吴音。这正是长安音系论的否定。陈寅恪先生的《从史实论〈切韵〉》一文<sup>①</sup>，企图论证《切韵》音系不是长安音而是洛阳音。在形式上是高本汉长安音论的否定，可是单一音系的论点和高本汉并无二致。同样，《中国语文》1961年4月号中王显和邵荣芬两位同志的文章也反对高本汉，指责他“硬说《切韵》音系是当时的长安音系”<sup>②</sup>。

---

<sup>\*</sup> 原载《中国语文》1962年2月号。

<sup>①</sup> 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岭南学报》9卷2期。本文引语出于这篇文章的，只加引号，不再逐一加注。

<sup>②</sup> 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以上两文同见于《中国语文》1961年4月号。本文引语出于此两文者，只加引号，不再逐一加注。

可是他们提出的所谓“第三种说法”，明明是以洛阳音论为基础再加上有限度的综合说，因此可以说，这是洛阳音论的延续。

我认为要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得到健康发展，争鸣者都应考察论点的由来。易言之，建立的论点是不是从具体分析中抽引出来的，这是明辨是非的第一步。现在本着这一标准，从王显和邵荣芬两位同志的文章中提出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 怎样对待王韵韵目小注

前面说过，由于项子京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以下简称项跋本王韵）的发现就引起《切韵》音系是综合六朝旧韵的论点。地不爱宝，敦煌本《王韵》和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以下简称宋跋本王韵）相继和世人见面，对于《切韵》音系的认识便更为具体，更为明确。这些资料以宋跋本王韵最为完善。留存的韵目小注，计平声韵十七条、上声韵二十一条、去声韵十八条、入声韵九条，共六十五条。假若以条数计，适占全部韵目三分之一。假若从每条内部所举出的韵目和韵目的关系来看，涉及的面就相当广泛。为了阐明小注的特点，现在选择以下两条作为代表。

二冬：阳与钟江同韵，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

六脂：吕、夏侯与之微大乱杂，阳、李、杜别，今依阳、李、杜。

值得注意的是，陆法言《切韵·序》提出的六朝旧韵共有五种，即吕静《韵集》、夏侯詠《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韵目小注所举的作家正和《切韵·序》相符。在小注没有发现之前，《切韵·序》所提出的五种韵书和《切韵》的关系是不明确的。现在可以知道《切韵》音系所依据的资料是六朝旧韵。

六朝旧韵各有它的方音基础，因此韵部的分合是不一致的。怎样把不一致的韵部编成一部《切韵》，那就要考虑所用的方法了。我们观察所有的小注，“今依别”，显然是编写的方法。运用这一方法，仅就上例而言，便可构成冬、钟、江三部和脂、之、微三部分列的形式。假若运用相反的“今依同”的方法，便要舍去钟、江和冬分别的事实，只留存冬韵；便要舍去之、微和脂分别的事实，只留存脂韵。由此可见，运用前一方法，可以全面

地综合六朝旧韵。《切韵》多韵部的面貌，便是运用这一方法的结果。运用后一方法，六朝旧韵只得到部分保留，产生的韵书，当然不是多韵部的面貌了。

小注的作者是谁，这引起大家的重视。当项跋本王韵初发现时，王国维首先认为这是陆法言的原注。以小注的表达形式言，也不能不令人发生这样的联想：提纲式的小注和《切韵·序》所说的陆法言在烛下握笔略记的“纲纪”有关。陈寅恪先生也认为这是陆氏之原注。毫无疑问，王韵韵目小注是研究《切韵》的第一手资料。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六朝旧韵是陆法言《切韵》所用的主要资料，《切韵》音系并非当时某一地行用之方言。并指出陆氏原注有一通例，即从分不从合的通例。这些看法正和大多数人一样。足见陈先生对于王韵韵目小注的可靠性是肯定的。现在我们看看王、邵两位同志怎样对待王韵韵目的小注。

王显同志对于王韵韵目小注的重要性并没有重视。他在批评单一音系论时，便有限度地采用韵目小注作为反证。但在他申说洛阳音论点的依据时，在“四从”之中，韵目小注却又只字未提。王显同志对于韵目小注的基本态度就是这样。

邵荣芬同志的态度比王显同志鲜明。他说：“韵部分合的附注，其实是很不完全的。”依照他的愿望，每一韵部都要有小注，才算完全。反之，不完全的小注，就没有可靠性。

从韵目小注中看到综合六朝旧韵的“通例”，邵同志引用《颜氏家训》“成仍宏登”一例为反证，改变韵目小注所反映的“通例”为“所注从分从合有类似情形”。

邵荣芬同志在进一步分析之后，就归结成这样的判断：“根据上面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断言，王仁昫书的附注并不能为《切韵》音系是拼凑音系这一看法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显然，邵同志对于韵目小注的可靠性是根本否定的。这样，必然产生以下这些问题：韵目小注没有发现以前，《切韵》和六朝旧韵的关系能否认识？《切韵》多韵部的原因能否知道？颜氏“成仍宏登”一例，是韵目还是个别的字例，能否肯定？孤文单证对于通例，要不要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观点予以处理？

大家对于韵目小注的可靠性都没有异议，可是王、邵两位同志提出怀

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支持洛阳音的论点,就必须排斥王韵韵目小注的可靠性。相反的,重视王韵韵目小注的可靠性,就必然要放弃洛阳音的论点。资料和论点是否一致,关键就在这里。

## 考察洛阳音论的论据

王显同志说《切韵·序》“因论古今是非,南北通塞”两语,“就是我们今天认识《切韵》性质的一把钥匙”。开门见山,洛阳音论的论据就是以这种言论为基础的。

按王、邵两位同志所用的主要资料,约言之,一为《颜氏家训·音辞篇》,一为陆法言《切韵·序》。

《音辞篇》:“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权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对这一段话的理解,大家不是一致的。周祖谟先生认为:“盖韵书之作,北人多以洛阳音为主,南人则以建康音为主……”<sup>①</sup>陈寅恪先生把当时的金陵话看作东晋南渡士族所操用的洛阳旧音。邵荣芬和王显两位同志把当时金陵语音说成是洛阳音的分支,“两者差别是不大的”,或者说成“在音类和音值上都接近洛阳话”。同样一段文字,为什么发生这样不同的理解?这就说明了离开具体情况理解语言,就有可能有不同的设想。有人过多地思考《切韵·序》的“因论古今是非,南北通塞”两语,便认为《切韵》音系包括先秦到六朝,从北方到南方闽粤的音系。抓住“古”设想到先秦,抓住“南”设想到闽粤,这无疑是错误的。王显和邵荣芬两位同志把一千四百年前的金陵音说成江淮音似的金陵音,这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它的可能性有多少?具体的例证怎样?能不能提出江淮音似的音系来?这些方面,他们两位都没有具体说明。

“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是南北方音差别的情况。假若从这一情况着眼,颜之推为什么把金陵和洛下同时提出,这正是现实的反映。因此周祖谟先生的解释基本上符合于当时实际。离开这一实际,描绘一千四百年前的金陵音已成为洛阳音的分支,用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说法是不妥

<sup>①</sup> 周祖谟《汉语音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57年,78页。

当的。

《音辞篇》：“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解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钁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这一大段话总的内容即是颜之推在评论南北方音的长短。进一步分析，可以理解当时南方“士庶”之间一操北音，一操吴语。北方就不是这样，“士”和“庶”说的都是清一色的北方话。除此以外，能不能像王显同志那样抽引出“颜之推认为河北方言比江南好”这一判断？能不能像邵荣芬同志那样抽引出“颜之推推重洛阳话的原则”这一概念？陈寅恪先生在分析这段文字时，认为“……颜黄门乃以金陵士族所操之语音为最上，以洛阳士庶共同操用之语音居其次，而以金陵庶人所操之语音为最下也”，这又和王、邵两位同志抽出的东西完全不同。由此可见，缺少客观性的推测，很难全面说明问题。

《切韵·序》：“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依照一般人的理解，这是论述当时方音的差别。在吴楚燕赵秦陇梁益之外，没有指出中原的洛阳，能不能说，这个空当正表明了“序文对河北区的各个方言，例如‘燕赵’、‘秦陇’、‘梁益’等地的语音都有所批评，而中原或豫州的语音不在批评之列，也就从侧面表明了洛阳语音是规范的语音，是《切韵》一书所描写的基础语音”呢？或者说“这里各处都批评了，就是不提中原一带，可见也是把中原一带的语音作为正音看待的”。这种推论有多少客观意义，也是值得商讨的。

洛阳音论者根据以上三部分的言论，构成这样的判断：颜之推是推重洛阳音的，他又是决定《切韵》内容的人员之一，因此“洛阳语音是规范的语音，是《切韵》一书所描写的基础语音”。颜之推特别推重洛阳音一说，已在上文指出这是曲解。现在来看《切韵》音系和颜之推“独金陵与洛下”一语，有没有必然联系？《切韵·序》“多所决定”的具体内容，是不是像王、邵两位同志所设想的那样？洛阳音论的逻辑前提缺少真实性，因此洛阳语音是《切韵》音系的基础这一判断也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洛阳音论者因观点和资料的不一致，在展开论点的过程中，便发生许多矛盾。他们既反对一派人认为《切韵》是如实地记录当时某个方言的语

音,可是拿出自己的论点时又说“《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的音系”。他们既反对综合音系论,可是在王韵韵目小注的面前,又不得不承认综合,而是说“部分地集中了一些方音的特点”。颜之推“独金陵与洛下”一语,并没有主次的区别,可是王、邵两位同志说成洛阳语为主、金陵语为次,并认为这两个标准“差别不是太大”。到了矛盾开展的最后阶段,即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三个问题也突出地暴露出来了。现在概括陈先生的原意,作这般反问:(1)《切韵》既是洛阳音系,为什么唐代李涪说它“吴音乖舛”呢?李涪又为什么要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呢?(2)东晋南朝的士族都说洛阳雅音,夏侯詠与颜之推、萧该同是南朝的士族,为什么夏侯詠《韵略》的分部和萧、颜所决定的《切韵》音系这样不同呢?(3)《切韵》既是洛阳音系,所分韵部共一百九十余,一个方言的韵类竟有那么多吗?以上三个问题,虽是经过陈先生自己的解释,或者如王、邵两位同志在这一论点之上再加一些有限度的综合说,但是种种问题依然存在。总的说,洛阳音论存在的主客观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 《切韵》的规范性问题

从洛阳音的论点出发,《切韵》本身的论证是太重要了。因此在王显同志的文章中便提出“《切韵》的命名”问题。

《颜氏家训·音辞篇》的“徐仙民《毛诗音》反辵为在邁,《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依照两句用词来看,反和切是同义动词。唐以前的反切,一般言反不言切;唐以后的反切,一般言切不言反。这说明反和切是同义名词。反切一名正是两个同义词联合的结果。至于“切”专指反切上字,乃系后出,似与切字的原义无关。

陆法言《切韵·序》:“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从这两句的用词来看,“切”和“韵”可以互换,显然是同义名词。从《切韵》的体例来看,也是以韵为纲。因此“切韵”一名的实质和《切韵》前后其他韵书如《韵略》、《韵集》、《韵英》相同。

“反切”之“切”和“切韵”之“切”,同是音韵学上的术语。把“切韵”之“切”赋予正确、规范的新义,不论征引的资料对它的理解假定是唯一的,也不论“共为一韵”唐写本作“共为不韵”假定是讲得通的,企图从外部联

系改变“切韵”一名的本质属性,我想是困难的。

关于中古时期规范语问题,依据《颜氏家训·音辞篇》有关事例而言:“至邺以来,唯见崔子豹、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为切正。”读了这段文字之后,自会使人意味着当时“冠冕君子”吐字属词是很讲究规范的。但是他们的规范能不能认为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规范呢?

邵荣芬同志说:“颜氏心目中的标准语决不是一个单一的活方言。”这是对的,但不够鲜明。也就是说,被许可的标准不是那时的洛阳音。那么,颜之推所掌握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标准呢?那时书面语的规范比口语规范要重视得多。例如颜之推教督儿女“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足见书面语中有一系列名动词语的音读和当时口语不同,这一系列名动词语的读音必须依赖书记。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正确地指出:“大抵吾国士人,其平日谈论所用之言语,与诵习经典讽咏诗什所操之音声,似不能完全符合。易言之,即谈论唯用当时之音,而讽诵则常存古昔之读。”由此可见,当时书面语规范和传统的音读有关。这种书面语规范的残余,至今还能碰到。

在陈先生的文章中,所用资料,有的属于评论南北方言长短的,有的属于南北方言相互影响的,有的属于口语规范的,有的属于书面语规范的,把不同性质的资料用作一个问题的论据,因此,问题的各个方面,难免界限不清。但是在矛盾的发展中,提出书面语和口语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又指明书面语规范的实质,真是瑕中之瑜。书面语规范和口语规范在王、邵两位同志的文章中是混淆不分的,陈先生的正确见解却被邵荣芬同志指责为“是一种臆测”。

当时书面语规范,既如上述。口语规范其情况又如何?这就要涉及汉民族共同语的问题了。

斯大林同志说:“语言的继续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sup>①</sup>各个时期的语言特征是不同的。以部族语而言,既因商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改变了氏族、部落的分散状态。但是这种联系因受自然经济的限制,依然没

<sup>①</sup>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9页。

有能消除社会本身的分割性。这种既有统一倾向又有独立倾向的社会现象,表现在语言上,即是具有统一性的共同语和差别性的方言的对立。

汉民族部族语的发生发展,有悠久的历史。黄河流域中部的洛阳历来是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这一地区的方言就成为共同语。但是当时共同语统一的力量是微弱的,和方言分化的趋势来比,可以说,方言分化远远地超过共同语的统一。假若过分强调洛阳标准音,甚至像王显同志所说的在7世纪初期即出现具有规范性的《切韵》,是不是会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符呢?

从《切韵》命名的本身找不到它的规范性。从当时共同语发展的历史条件说,也无从提供规范性韵书产生的可能。书面语规范自有它的历史传统,更不能看作以洛阳语为基础的规范。《切韵》的规范性来自何处,就应当认真考虑了。

最后我想谈谈怎样开展《切韵》音系的讨论问题。

解放以来,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讨论,这已是第二次了。1956年,我曾写《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即是用综合音系的论点来批评高本汉单一音系的论点。到了1957年,李于平同志发表《陆法言的〈切韵〉》<sup>①</sup>一文,其中一部分即针对综合音系论加以批评,同时提出“内部证据”作为单一音系论的根据。这是第一次争鸣。1959年我又发表《〈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sup>②</sup>一文,从历史语音检验内部证据论的失据,并反对“《切韵》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的单一音系论。去年4月,王、邵两位同志的文章对于单一音系论进行批评,认为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汉学家完全不顾……事实,硬说《切韵》音系是当时的长安音”。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经过第一次争鸣,对于《切韵》音系的认识是有进展的。

在邵荣芬同志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坚决反对认为《切韵》音系是一个古今南北语音互相拼凑的音系的说法。主张这一说法的主要理

<sup>①</sup> 李于平《陆法言的〈切韵〉》,《中国语文》1957年2月号。

<sup>②</sup> 黄淬伯《〈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本文引语出于此文者,只加引号,不再逐一加注。

由有两个:一个理由是,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说明《切韵》参考诸家韵书分韵的附注有一个通例,就是《切韵》只从诸家之分,不从诸家之合,可见《切韵》是取诸家的韵部,拼凑而成;另一个理由是,从古音或现代方言看,汉语决不可能有过像《切韵》那样声韵复杂的音韵系统,《切韵》声韵类复杂是拼凑南北古今语音的结果。”他虽然没有明白指出这一说法的来源,可是这和我的《〈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一文有关。

我认为单纯地依据《切韵·序》来理解《切韵》,有些语句很难捉摸。王韵韵目小注发现以后,《切韵》多韵部的原因,乃是综合六朝旧韵所致。因此我对于《切韵》一书,曾作这样的说明:“《切韵》音系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记录,更不是所谓‘长安方音’,而是具有综合性的作品。”由于六朝旧韵的作者有“南朝之儒流”,有北方的专家,各家韵部分合不一致,正是《切韵·序》“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两语的具体说明。因此又导引出《切韵》“所包含的音系可以看作中古时期南北方言音系的全面综合”。

以上这些,大概相当于邵同志文中“第一理由”的内容。

在我检查“内部证据”论的科学价值时,曾这样说:“语言是社会现象,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在一时一地的语言中,用以区别词义的音韵系统,有没有像《切韵》那样繁复的音系?”又说:“再从汉语语音发展的史实来看,《切韵》之前的六朝韵语,任何一家的用韵系统,也没有像《切韵》那样多的韵部。”

单一音系论总以为记录一个地域的语音,才能成为体系。假若综合几个地域的语音,就不易构成体系。我针对这一点又这样说:“我们从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小注中看出陆法言等采取从分不从合的方法,把六朝旧韵都综合在《切韵》之中,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六朝韵书都有韵部,每一韵部所包含的文字当然也有反切。所有反切,当然能各自表达它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设想在《切韵》中有许多韵部包含的音系,也是综合六朝韵书的征象。”

以上这些,大概相当于邵同志文中“另一理由”的内容。把我的话和邵同志的话对照之后,就发现有如下几点分歧:

(1)我们用综合一词是有根据的。陆法言等综合旧韵,有纲领,有方法。六朝每种旧韵自有它的语音系统,把不同的音系集合成为全面性的韵书,所以叫做综合。可是王、邵两位同志把它改成“拼凑”,或者说成“大

拼凑”<sup>①</sup>。

(2)我们只说综合中古时期南·北·方·言·音·系，他们却说成古·今·南·北·语·音。

(3)我们从《切韵》所使用的从分不从合的方法，认为理解这一方法是构成《切韵》多韵部的原因，而他们却把对方论点的基础移转在现代方言之上。这一转移，就超出综合六朝旧韵的范围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显同志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如果认为《切韵》包括了从北到南的一切方言音系的话，那就必须设想陆法言等具有现代的调查方言知识……。”在邵荣芬同志的文章中说：“现代方言的音系一般说来固然简单的较多，但复杂的也并不多。拿临川话来说，就有 263 个韵母，已经和《切韵》韵母的数目相差不远了。潮州话有 308 个韵母，就更接近《切韵》，至于广州话的韵母则有三百五六十个之多，甚至远远超过了《切韵》。”《切韵》韵母和邵同志所举的方言韵母，实质是否相同，这是首先要思考的。即以《切韵》中重纽、重韵而言，所举的方言音系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至于古代韵母的多和少，可以另作专题讨论。

我虽不同意王、邵两位同志的论点，可是王显同志文中的最后一句话是非常之好的，他说：“《切韵》基本上反映了汉语语音发展到 6 世纪的面貌。”假若从此出发，《切韵》音系与汉以前音系的关系，与《切韵》以后具体方言音系的关系，便顺理成章可以说明。对语音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由此也可得到合乎事实的线索。

邵荣芬同志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也是非常之好的，他说：“即使《切韵》只从前人之分，不从前人之合，这种分合也未必都表明《切韵》和前人韵书或前人韵书相互之间在语音上的异同。”假若从此出发，就可另拟一套合乎当时汉语实际的《切韵》音系了。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

## 近代语文学史上的顾炎武\*

顾亭林(公元1613年—1682年)生当明清两代转换的时期。他的一生,强烈地反对清贵族统治,反对主观唯心论王阳明一派心学。他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后来成为清代朴学派的创始者。今年是他诞生的350周年,所以写篇小文来纪念他。这篇文字的内容:(一)亭林生活的战斗性;(二)亭林学风和主要作品;(三)亭林的语文学;(四)亭林之后语文学的发展。最后为结束语。

### —

顾氏初名绛,明亡之后,改名炎武。当时学术界称他为亭林先生。综核顾氏一生,他出身于昆山“望族”。在明代为诸生,明亡以后,始终是个遗民。

他十岁前后,明朝的统治基础已呈动摇。内有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外则清贵族兴兵,称帝沈阳。就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逐渐尖锐的情势下,顾氏的祖父指示他读孙、吴兵书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并亲自教读《资治通鉴》<sup>①</sup>。“更诲之以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sup>②</sup>这样的家庭教育,对于顾氏以后的社会活动、治学方向和目的,有深刻的影响。

清贵族统治集团入关建立政权之后,分兵南下。江南各县,义兵纷起。时顾氏正当三十多岁的青壮年,和同县归庄、嘉定吴其沆等,参加了

---

\*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3年第3—4期。

① 《三朝纪事阙文序》,载《亭林余集》。

② 《三朝纪事阙文序》,载《亭林余集》。

抗清的武装斗争。

清贵族的统治日趋稳定，顾氏的处境就日益险恶。为了逃避奸人的陷害，乔装商人迂回曲折，跑到南京，住在钟山下，改名蒋山侷。也曾在家乡被捕，几遭凶杀。也曾在历下，因文字狱牵连而坐牢半年。他虽是处在这样的危难中，仍然胸怀壮志，栖栖遑遑，来往南北，到处考察山川形势。南谒孝陵，北谒思陵，各有六次之多。最后，定居华阴。他认为华阴是关内外交通的枢纽，住在这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在地理形势上，“一旦有警，入山守险。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sup>①</sup>。

在封建社会里，忠君和爱民族爱国家，类于这样的观念是混淆不清的。顾氏不断谒陵，忠君乎，还是爱民族、爱国家？在黄侃《日知录校记》没有刊行之前，确是不易论断。《校记叙》：“凡皆顾氏精义所存，既失其真，而汝成《集释》及《刊误》，亦未敢言。”由是可见清朝文网森严，《日知录》中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原文，都被人抽毁或删句换字，顾氏的精义也就无从知道了。

《日知录》原稿“素夷狄行乎夷狄”条，“若乃相率而臣事之，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导之以为虐于中国，而借口于素夷狄之文，则子思之罪人也已。”据是知顾氏的精义，顾氏的壮志，富有民族斗争的意义。昔时作顾氏传记的人，总以为顾氏幽隐莫发靡诉之衷，无非是“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诚然，顾氏有贤母。当清兵到常熟时，绝食自杀，并嘱“莫事二姓”。这对于顾氏是有影响的。但是当明清易代之际，抱着民族思想的遗民，或逃于禅，或隐山林，颇不乏人。因此“大揭其亲之志”一语，正表明封建时代的局限性。

知和行，在顾氏整个思想体系中是两大纲领。他说：“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照此说来，所称之学，不仅仅是博习群书，凡有关社会生活，都是学的对象。所称行己，包括的方面也很广泛。由是他用儒家经典“博学于文”一语作为求知的方向，用“行己有耻”一语，作为笃行的中心。

<sup>①</sup> 《与三侄书》，载《亭林文集》卷四。以下引《文集》语，只加引号，不再一一注其出处。

和封建社会相适应的儒家思想，从汉代起，长期占领统治地位。各式各样的思想家，特别是唐代以后，大都要以儒家的面貌出现。我们一看顾氏的思想体系，地道的是儒家思想的继承。但是从他所生的时代来看，也表明了他的斗争性。

当时思想领域内，白沙、阳明的语录，堆几积案。言心言性，披靡一世。顾氏谴责这一学派“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尽是空虚之人。

按王阳明在心和物的关系上，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的观点。认为客观世界的道理，都是心的外化。所以又说：“心即是理。”十分明显，他所说的心相当于现代所称之意识。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正是“心学”的基本精神。易言之，“心学”是主观唯心论的哲学。

顾氏对于心和物的理解，恰好和心学相反。他认为抽象的道理，存在具体事物中。用他的话，叫作“非器则道无所寓”<sup>①</sup>。心有认识事物的能力，用他的话，叫作“心者综宗此理，而别白是非”<sup>②</sup>。那么，顾氏所说之心，相当于现代所称之思维。事物的道理是经过思维综合出来的。在这一点上，顾氏的认识论接近唯物论的观点。由此可见，顾氏反对“心学”，不仅仅是反对它的“空虚”而已，而且表现了对唯心论的斗争。

他所生时代的另一方面，“当时人情，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sup>③</sup>。当时魁梧丈夫“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凡此种种腐恶现象的社会根源，在那时是不可能知道的。顾氏只能就当时的知识，认为这种现象来源无耻。由是提出“行己有耻”这一口号，和当时社会对抗。

顾氏自己的生活，非常严肃。他引用列子“取之造物，而无事于人”两语，表示他的经济思想。到了北方，集合二十余人，在雁门之北，五台之东，进行垦荒。居住华阴，“自买堡中水田四五十亩，为饗飧之计”。日常生活，“不过君平百钱，皆取办囊囊，未尝求人”。“黄精松花，山中所产。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终日服饵，便可不肉不茗。”

“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也是十分严肃的。清朝的“显贵”前后三

① 《日知录》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条。

② 《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

③ 《日知录》卷十三，“三反”条。

次要他出来担任史职。他都以死拒之，他说：“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显贵”徐乾学是顾氏的外甥，屡次劝他南归，愿以郡中之园为寓舍。虽是亲戚的好意，也婉言辞谢。

顾氏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心学”，反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展读所著书，到处触及这些特点。令人感到他的一生，真是战斗的一生。

## 二

明亡以前，顾氏为了帖括之学和诗古文，花去二十年的日力。明亡以后，他的生活变为动荡。单说北方，往来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历时也有二十多年。

全谢山《亭林先生神道表》指明：“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由此可见，顾氏的求学方式是流动的，马背就是图书室，街坊、旅店，就是书斋。至他定居华阴，才“自买堡中书室一所”。因此，我们可以说，顾氏在学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其中有“马背”工夫，也有书斋工夫。

顾氏写作的原则，用他的话，说作“用古筹今”。又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今之务者，一切不为。”当然，所谓六经之旨，在于宣扬儒家之道。所谓当今之务，无非是封建社会存在的问题。例如《郡县论》九篇，基本精神，在于讨论封建统治的方法，即是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的利害。我们知道，明朝的统治是采用高度中央集权制的。顾氏生当明朝政权瓦解时期，作郡县论，这正是他针对现实，提出问题，进行论著的表现。

顾氏治学的态度，实事求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并能运用归纳法。这一点，影响不小，是清代朴学派形成的源头。

要写创造性的作品，也是顾氏学风的特点。他批评友人的诗文，直率地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又批评当时人的著述，好像买旧钱改铸，而不是采铜于山，再由自己加工成器。至于盗窃成果，更是不能容忍。依傍、钞窃，

是当时的风气，因此顾氏提出著作的要求：“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sup>①</sup>，这对于清代朴学派也有深刻的影响。

顾氏学风的显著特点，大致如此。现在进一步论述他的重要著作。

全谢山历举亭林先生所著书，共有六种，一为《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为《肇域志》，和以下四种：《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下学指南》和《日知录》。全氏认为都是精到之作。

但是，顾氏自己对于《音学五书》和《日知录》，在文集中不止一次地表明这两书著作的重要意义。《与友人书》中曾这样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音学五书》后叙又表明：“余纂述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写者三矣。”《日知录》虽曾有初刻的八卷本，但是六七年之后，“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他经过一番回忆，深深地感到：“天下之理无穷……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因此《日知录》定稿时期，对潘次耕有这样的表示：“《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由此可见，《音学五书》和《日知录》都是顾氏毕生精力集注之作。

### 三

《日知录》的内容，顾氏既分为经术、治道、博闻三个部分。经术部分，发挥儒家学说，而带有卫道的色彩。治道部分，主要是通过历史事实，表达他经世致用的思想。这两部分为研究顾氏思想的基本资料。《音学五书》是属于语文学的专著。《日知录》博闻部分也有涉及语文学的。本文只就这一方面，作些评介。

语文学是以研究书面语为对象的学科。中国的语文学，由于汉字的特殊性，对于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别研究，又形成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带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顾氏的语文学偏重于音韵部分。就音韵学

<sup>①</sup> 《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

的领域言,又偏重于古韵部分。

《音论》、《唐韵正》、《诗本音》、《易音》、《古音表》是音学五书的五个组成部分。从研究的程序言,《唐韵正》是具体分析古韵的起点。《古音表》是概括分析后所得的古韵系统。取得这一系统之后,从而规定《诗》、《易》的韵脚。《音论》是在研究古韵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问题的总论,所以顾氏把这书列在第一。要了解顾氏古韵学的成就,《唐韵正》和《音论》是《音学五书》的主要部分。

顾氏研究古韵的方法,首先搜集丰富的资料。以风字为例,凡汉魏以前有关和风字押韵的例句,几乎都有。

在分析、归类之后,反映了古代风字有两种读音,一为方愔反[pum],一为方戎反[puŋ]。

在论证部分,据风字凡声,论证方愔反一音之实有。又引用韦昭、徐邈音切论证汉魏以后此音之存在。更是引人惊异的,他联系活方言,表明当时山西人“读风犹作方愔反”的历史性。又表明“今南人谓帆为蓬”的语音转变。

古今音对比,也是顾氏研究古韵带有创造性的方法。他依据所引经传,标明古音。采用《广韵》反切,标明今音。仍以风字为例,风字下今音标方戎反,在考证部分,标“古音方愔反”。就在这两个反切对比中,反映了古今音的演变。因此我们通过他列举的资料之后,对于风字读音的演变,得到这样的认识:《诗经》时期,风读为方愔反[pum],西汉王褒《洞箫赋》才出现方戎反[puŋ]。东汉末期,刘熙《释名》风字条表明当时方言,两种读音同时存在。魏晋以后,方戎反遂成为主导性的音读。为什么这样变,为什么成为主导性的音读,在顾氏所生的时代,没有理解的可能。但是他能揭露读音演变的现象,已是难能可贵了。

《唐韵正》入声部分,揭露了入声转化现象,对于现代研究语音史者,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例如读为入声字[duk],可是马融《长笛赋》“句读”作“句投”。《晋书·乐志》作“句度”。《周礼》释文:读,徐邈音豆。唐代作家多作“句度”。不论变作何字,都反映了入声韵尾的消失。以音节构造言,表明了闭音节转化为开音节。他如“句读”作“句羹”,“节族”作“节奏”,“鹿筋梁”今邵伯人说作“露筋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又表明了入声音节在语音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在顾氏所举的例中,入声转化

为去声占大多数。则又提供人们探讨入声转化的规律性了。

我们玩索顾氏《唐韵正》入声部分之后，对于研究入声音节转化的历史，应当更多地搜集同义异文的资料，而不应受韵书的束缚。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异文是语音转变的标志，这是活的资料。人们习惯于韵书的系统，看到《中原音韵》“入声分派三声”的现象，而说入声转化始见于元代的北方音，这一论断是不够全面的。

顾氏在研究古韵的过程中，自发地也提出一些语法现象。《日知录》“语急”条列举《左传》例句如“若爰重伤，则如不伤。爰其二毛，则如服也”，这样的如字都表示“不如”。又说“古人多以语急而省其文者”，例如《孟子》“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不上省一岂字”。利用语音的变化，表明词义的转变，本是古代汉语构词法之一。顾氏说作“语急”，虽有所本，但这一观点，倒是饶有意义的。

阿字条列引阿字用例，阿字加在名字之前，如刘兴说作阿兴，吕蒙说作阿蒙。或加在姓氏之前，如阿武、阿韦之类。或加在代词之前，如阿谁、阿某之类。顾氏认为“阿者助语之辞”，“欲其整齐而强加之”。这一论点，也是饶有意义的。最近吕叔湘先生指出在现代汉语里，“单音节的活动远不及双音节自由”。并说：“熟人中间打招呼，常常听到的是老张、小王、欧阳，不会听见张、王，更不会听见老欧阳。”<sup>①</sup>假若从古代语言看，这种现象早已发生。大家知道，汉魏时，人名都用单字。阿字加在单名之前，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因此顾氏欲其整齐之说，虽远远地不及吕先生所说的那样具有科学意义，可是顾氏的敏感性令人感喟不已。

由于顾氏所生时代的局限性，在研究古韵中也存在着显著的错误。

引起顾氏研究古韵的动机是有由来的。他在答李子德一信中，指出唐代以后，发生以今音改古语的坏风气，致许多韵语失去原貌，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随即提出正本澄源的方向，“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换句话说：读古代书必须了解古音。本着这一目的去研究古韵，当然是十分正确的。可是他终极的意图，却在“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sup>②</sup>，一步

① 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② 全谢山《亭林先生神道表》。

步正下去,只有古的才对。那又陷在复古的泥淖中了。江永评之,当矣!

顾氏在规定古韵语的韵脚方面,也不够正确,因此所定的古韵部当然是粗疏的。他发现:“诗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声之字。其入与入为韵者什之七八,与平上去为韵者什之三。”<sup>①</sup>他根据少数现象便把入声韵部和阴声韵部相配,这在方法上就忽略了主次的选择。并且在认识上,所指出的什之三的平上去,是《诗经》本身的平上去,还是后代音的平上去?入声韵的本质是什么,假若看作韵母,入声韵和阴声韵的构造不同,怎么相配?假若看作韵母的声调形式,可是阴声韵,指的是韵母,而不是声调。怎么相配?因此把入声韵配合阴声韵,也是应当重新考虑的问题。

#### 四

尽管顾氏在语文学中,有许多可议的问题。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内容丰富,潜藏着相当大的启发性。好像有源之水,能够向前发展。

18世纪唯物论者戴东原在学术思想上与顾氏脉络相通。

顾氏高举经学即理学的旗帜,反对王阳明心学。

戴氏也在拥护经学的旗帜下,反对理学,更为尖锐。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又说:“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于理,严于商韩之法。”<sup>②</sup>

戴氏的认识论,比之顾氏,更有完整的体系。他说:“耳之于声也,天下之声,耳若其符节也。目之于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节也。鼻之于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节也。口之于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节也。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sup>③</sup>感官是认识外部世界的源泉,这是戴氏思想的基础。由此导引出道和理的客观意义。他说:“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sup>④</sup>戴氏所称之道和条理,乃是自然界生生的道,自然界生生的规则。这种道和理的观点,恰恰和理学家对立。

① 《音论》“人为闻声”条。

② 《与某书》,载《戴东原文集》卷八(孔刻本,下同)。

③ 《读孟子论性》,载《戴东原文集》卷三。

④ 《读易系辞说性》,载《戴东原文集》卷三。

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这是顾氏的治学方法。戴氏也如此。他说：“所谓十分之见，心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义，巨细毕究，本末兼察。”<sup>①</sup>戴氏治学方法，要比顾氏细密得多了。他不笃守旧说，也反对武断。“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sup>②</sup>，这是他治学的态度。

顾氏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读经方向。可是这一方向，到了戴氏提得更为明确而完善。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未有能外乎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sup>③</sup>又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诂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sup>④</sup>戴氏充分说明语文学这一学科的性质和目的。他理解语言为表达思想的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要了解古代语言的思想内容，就必须通过文字，研究文字。这些话的影响是深广的。

戴氏推进顾氏语文学，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戴氏《声韵考》对顾氏《音论》，除拾遗补缺之外，有关古代韵语用韵不一致的现象，认为这是“五方殊语”的反映。有关顾氏规定《诗》、《易》韵脚，说他：“未明音有定限，又有流变，是以滞于一偏。”<sup>⑤</sup>这些见解，都是很精确的。

古韵分部，顾氏做了奠基工作。经过顾氏以后古韵学家一再分析，取得较为精密的系统。戴氏在古韵方面，创九类二十五部之说，进而拟构韵母。这是戴氏突出之点。不管拟音的正确性怎样，这一工作，仍然是现代汉语史研究者的重大课题。

明末陈第利用谐声字说明古音，顾氏作《唐韵正》，吸取这一方法，作为韵语用韵的佐证。到了戴氏，对谐声字便赋予重大意义。他说：“谐声字半主义，半主声。《说文》九千余字，以义相统。今作谐声表，若尽取而列之，使以声相统，条贯而下，如谱系。则亦必传之绝作也。”<sup>⑥</sup>由是《说文谐声谱》一类作品就先后出世。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一书，尤能深刻理

① 《与姚姬传书》，载《戴东原文集》卷八。

② 《答郑丈用牧书》，载《戴东原文集》卷八。

③ 《古经解钩沉叙》，载《戴东原文集》卷五。

④ 《尔雅注疏笺补序》，载《戴东原文集》卷五。

⑤ 《声韵考》卷三“古音”条。

⑥ 《声类表》卷首。

解戴氏的原意,体现同音字通假的线索。

文字、训诂两方面,顾氏没有什么建树。可是经过戴东原的提振,便走上新的道路。

文字六书说,唐宋以后,在字形上争一点一画之差异,陷于烦琐无稽的困境,戴氏对此,一面批评,一面把六书分为体和用两大类。又把转注、假借作为运用文字的两个方面。同义异字,能彼此注解的,属于转注。同音异字,能彼此借用的,属于假借<sup>①</sup>。古代书面语,确是存在这两种现象。揭示这两种现象,对于段氏《说文解字注》,固然起着指导性作用,对于高邮王氏的训诂学,启发更多。王氏分析经传假借的实例,认识假借字的通则为“声同声近”。并提出“以声求义”的方法,来消除假借字所发生的障碍。当时虽没有语法的明确观念,可是王氏自发地运用句法观点,作为“以声求义”的辅助。他发展了戴氏学说,所以在训诂学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

顾氏语文学由于得到戴东原的推进,并因戴氏自身的条件,致直接、间接受戴氏影响而兴起的学人,前后相望。他们研究的方面,有的偏重于典章制度,有的偏重于天文地理算数等。从治学的精神言,人们称它为朴学,或考证学。以繁荣的时代言,又称它为乾嘉学派。不论称它什么,这一派学人,对于文字、声韵、训诂即语文学大都有深厚的基础。顾氏导之于前,戴氏继之而大,语文学发展到乾嘉时期,可以说成为高潮。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因此,不可能摆脱儒家学说的支配。但是地主阶层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实践又是不一致的,因此对儒家学说在一些问题上,又持有不同的观点。顾亭林在高举“经学即理学”的旗帜下,带有唯物论的见解。同时也指责明代学术思想的贫乏。从明清两代学术史言,他确实起了很大的转折作用。

顾亭林是近代语文学的奠基者。在他的作品中,指出语文学的目的性,提供带有科学意义的方法论。尤其是潜藏着很丰富的启发作用,为语文学创造了发展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对于推进近代学术史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小的。

<sup>①</sup> 《答江慎修论小学书》,载《声韵考》卷四。

尽管如此，他所寻求的理是封建经典之理，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之理。在他的学说中，很自然地含有许多封建糟粕。

近代语文学对封建经典虽能做到疏通滞义，纠正谬误，超过前人的水平。但是文字方面，局限于《说文解字》。音韵方面，局限于考古。训诂方面，局限于以声求义。其后又经过一段时期，各方面的局限性，逐渐减少。特别是五四以后的音韵学，接受西洋汉学家的学说，有所发展。但是又沾上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增加新的局限性。

语文学本是研究古代书面语的工具。“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戴东原这几句话，用现代语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你要正确理解古汉语的思想内容，首先要通过文字关。道理很明显，语文学不仅还有用处，相反地，只感过去的成就，远远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的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开辟新的途径，使之成为更完善的现代型的语文学。假若是这样地纪念顾亭林，那就更有意义了。

## 诗传笺商兑\*

《诗》三百篇，诵其词，乃我国古代至美之文。绎其事，凡殷周二代政教之污隆，文化之递嬗，无一非信而有征之史。孔子论《诗》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诗》之作，本乎情也。又曰“不学《诗》，无以言”，以《诗》有文华也。孟子论《诗》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为鲁史，何为与《诗》相提并论耶。《春秋》之所纪者，为齐桓晋文之事，而王者之迹，则载之于《诗》，《诗》者，盖亦上世之史也。《诗》既为我国古代文史之大典，则治斯学者，或望文生训，或不考情实，甚或泥守一家，曲说回护，使真义益晦者，是皆无当于《诗》之本体也。

汉代之传《诗》者，凡四家。鲁有申培公，齐有轅固生，燕有韩婴，各以《诗》名，世所称今文家也。三家诗皆为官学，浸亦衰微。《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至隋，竟无传人。《毛氏诗》于汉为古文学，初为河间献王所宗奉，继经刘歆之揄扬，其传渐广。中兴以后，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由是传世久远，至今不绝。二千年来，治《诗》者率以《毛传》、《郑笺》为本也。

康成郑氏，东汉之大儒也。其治《诗》，初学《韩诗》于张恭祖，嗣又好毛氏学。故其笺诗，兼取今古。《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则《笺》之异于《毛传》者，盖本诸三家《诗》。自郑氏毁今古学之壁垒，开通学之途径，由是誉之者，谓其“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传论》）。谤之者，谓“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列，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皮锡瑞《经学历史》）。他如李兆洛直斥之云：“今之所谓汉学者，独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汉学之大贼也……汉学亡而所存者独一不守家法之康成

\* 原载《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1期。

也。”(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叙》)今古学之不相容,观刘歆之《移让太常博士》,可知其积习之深且久矣。惟今古学合一之渐,郑氏之前,已启其端。若尹敏之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治《毛诗》、《穀梁》、《左氏春秋》(《后汉书·儒林传》),张驯之能诵《春秋左氏传》,而以大小《夏侯尚书》教授(同上)。孙期之习《京氏易》,复习《古文尚书》(同上),贾逵承传父学,而以大小《夏侯尚书》名家(《贾逵传》)。卢植郑兴之徒,亦皆兼习今古学(俱见本传)。则所谓不守家法者,不自郑氏始也。平心而论,今古学之持义,虽各不同,然就《诗》之训诂言,各有所长,亦有所短。如《汝坟》“未见君子,惄如朝饥”,《毛传》释惄为饥意,此逆下文“朝饥”二字立义也。《笺》训惄为思,而谓“未见君子之时,如朝饥之思食”,则得乎诗人之旨矣。《释文》:“惄,《韩诗》作惄。”《说文》“惄,忧貌,读与惄同”,思与忧义近,知《笺》之所本者为《韩诗》也。此则毛不如韩。《君子偕老》之卒章,“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媛,《传》“美女为媛”,此说甚确,盖此二句,即承上文衣饰淡艳,姿容绰约之女子而言,故谓如此之美人,诚邦国之名色也。而《韩诗》作媛(见《释文》),不知读媛为媛,反训为助。《笺》本之谓:“媛者,邦人所依倚以为援助也。”如用此说,则上下之文情不属矣。此则韩不如毛。若此等例,不可更仆数,如求其有当于《诗》之本体,则今古兼取,若康成之所为者,未可遽以不守家法咎之也。间尝细绎《传》、《笺》,核以《诗》旨,其有不获于心者,不在今古学之孰得孰失,与郑氏之乱其家法,而毛郑之因文敷衍,既妨于文,复诬于事,通弊所在,盖有不可讳言者。兹举三端以明之。

一曰昧于文字之通借。我国文字,以形为主体,一字之义,恒由形以表见。惟其用也,则义系于音,而字形直同音符耳。又以中国语为单音制,致形成多数之同音字。故一字之音,恒含多数之义。我国语文之特性既如是,则一字于未入句前,为一种义,于既入句后,又为一种义。易词以言,单独之字,一字只有一义。及其组成字句,则又视其句位而别有新义,此一新义之本字,又当依同音字以实之。高邮王氏有言:“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诂籀为病矣。”(段注《说文叙》)盖古书之难读,古义之难明,正以同音字之多,而易生歧义,猝无由破其假字,而求得其本字耳。汉儒去古未远,所立义训,有出自师承,足资后世之考辨者,固甚可贵。然其未能循声求义,而

强为之辞，致诂籀为病者，在《诗》之《传》、《笺》中，所在多有：

“周行”一词，全《诗》凡三见，一见于《卷耳》：“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一见于《鹿鸣》：“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一见于《大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传》于《卷耳》释周行为“周之列位”，“周之列位”云者，盖本襄十五年《左氏传》引此诗后，而有“能官人也”一语，此乃断章取义，与诗之本旨无涉也。《笺》申言之，谓“周之列位，谓朝廷臣也”。于《鹿鸣》，《传》释周为至，释行为道，“周行”犹言至道，《笺》则仍持前义。《大东》之“周行”，无《传》，《笺》复以“周之列位”释之。按“周行”与“周道”同义，《大东》首章：“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已无异为“周行”作注矣。《桧风·匪风》“顾瞻周道，中心怛兮”，马氏《传笺通释》谓“周之言𦉳，《广雅》：𦉳，大也”，然则“周行”与“周道”，犹言大道耳，《卷耳》之“寘彼周行”，言置顷筐于大道也，《大东》之“行彼周行”，所以状落魄之公子，仆仆于道途也。此二诗之“周行”，同为具象之词，若《鹿鸣》之“示我周行”，则转为抽象之义，《传》释至道，庶几近之，然循文以立义，非有见于周之所以训为大也。盖周之一音，于古含有大义，故后世乃有𦉳字，若据周字，释为殷周之周，如《传》、《笺》所云，则缴绕违戾，诗之本旨，岂其然哉？

“匪彼”二字，音相同也，故匪有彼义。《诗·邶风·定之方中》：“匪直也人，秉心塞渊。”《桧风·匪风》：“匪风发兮，匪车偈兮。”《小雅·都人士》：“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旃。”《小旻》：“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以上诸匪字，《传》、《笺》皆训匪为非，义不可通。读匪为彼，则不待烦言而解，王氏《诗述闻》既诂正之矣。顾其所举，有未尽者。《邶风·北风》：“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正义》承《传》、《笺》之意，而谓：“人于赤狐之群，莫能别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于黑乌之群，莫能别其黑而非乌者，言皆是乌。”此说迂回，于诗无当也。陈奂《毛诗传疏》释之云：“无有赤者，非狐乎？无有黑者，非乌乎？非但诗义未明，如绳以语句组成之法，亦且无此句例。此诗匪字，亦应读彼。“莫赤匪狐”，犹云无有赤于是狐者，“莫黑匪乌”，犹云无有黑于是乌者（彼可作夫字解，夫可作是字解，说详《经传释词》）。《小雅·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句法与此相同，亦应作如是解耳。《杖杜》“匪车匪来”，此二匪字不同训，一训彼，一训不，犹云“彼车不

来”也。《桑扈》“彼交匪敖”，《左传》（襄二十七年）引作“匪交匪敖”。彼字之应读为匪，明甚。则知同义者，不妨异字，而异义者，亦何害其为同字。要之字义之变，随其句中所次之位置定也。《雨无正》“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匪亦应读为彼。盖谓彼舌如出佻论，则身受祸殃矣，即承上一句申说“不能言”之故也。《四月》“匪鹑匪鸢，匪鱣匪鮪”，与《何草不黄》之“匪兕匪虎”，匪皆应读为彼，而《传》、《笺》及《正义》并作非解，失之。

《小雅·采芑》：“簟萑鱼服，钩膺鞶革。”《笺》：“萑之言蔽也，车之蔽饰象席文也。鱼服，矢服也。”按《笺》释簟萑，义本《毛传》。《齐风·载驱》：“簟萑朱鞶。”《传》云：“簟，方文席也，车之蔽曰萑。”“簟萑”又见《大雅·韩奕》：“簟萑错衡。”《笺》：“簟萑，漆簟，以为车蔽，今之藩也。”按“簟萑”之释为车蔽，古今无异说也。惟核以《诗》中相同之句例，《载驱》与《韩奕》，可用《传》、《笺》之解，而《采芑》之“簟萑”，则别有义。何以言之？凡诗中一句含有两名物，而自成对文者，此两名物，必有联类之关系。如《硕人》之“螭首蛾眉”，首与眉相联类也。《竹竿》之“桼楫松舟”，楫与舟联类也。《出其东门》之“缟衣綦巾”，衣与巾联类也。《扬之水》之“素衣朱褱”，衣与褱联类也。《羔裘》之“羔裘豹祛”，裘与祛联类也。《小戎》之“游环胁驱，阴鞿縠续，文茵畅毂”及“虎鞞镂膺”（严粲谓弓以后为臂，则以前为膺，故弓室之前，亦为膺耳，见《诗缉》），每句之名物，皆联类也。若此等句，在大小《雅》中，尤为常见，即以《韩奕》言，如“淑旂绥章，玄衮赤舄，鞶革金厄”，具名物亦无不相关。更就《采芑》观之，“钩膺鞶革”，膺与革皆马之饰物也。“约軜错衡”，軜与衡皆为兵车中一部之名。“簟萑鱼服”，服之本字为蓐，殷契作诸形，即所以象矢服也。用“鱼兽”之皮制之者，称为鱼服。与鱼服相配之簟萑，而释为车蔽，何不相类耶。此与诗之句例，显有违异。盖簟萑之名，亦必为弓矢之物矣。《毛公鼎》、《番生敦》俱有“簟弼鱼蓐”一语。《说文》“弼，辅也”，段《注》以辅为定弓体之榜，亦称鞞与秘闭诸名，然则簟弼者犹言行闭欤。《小戎》“竹闭緼滕”，《传》释闭为继。《正义》：“《既夕记》‘有秘’，郑《注》云，秘，弓鞞也。弛则缚之于弓里，备损伤也，以竹为之。……言闭继者，《说文》继，系也。谓置弓秘里，以绳继之，因名秘为继。”则闭之名，又称继。闭以

竹为之，称为竹闭。如以象骨为之，则称为象弭，《采芣》“象弭鱼服”是也。弭闭秘萑，古皆同声，弗弭二字，于古尤为同义。《说文》：弗，矫也。殷契作𠄎𠄎𠄎诸形，即所以象秘而以绳继之。弭从二弓，其义为辅，辅与矫皆就秘之效用立义也。据是则弗为秘之原始字矣。弗之一文，其义本为弓檠，惟异物而与弗同音者，亦可借弗为之，则又视其如何运用，以定其义。故于《采芣》应读萑为弗，弗与服皆就弓矢言也。《载驱》与《韩奕》之“簠萑”，与“朱鞞”、“错衡”相比，鞞与衡皆为车之名物，则簠萑固宜训为车蔽也，以一字之未辨，致妨全诗之句例，傥所谓毫厘千里者耶！

文字之孳乳，因于时代，而日趋繁备，顾其用也，有用初文以表明后起字之义者，有用后起字，而应以初文读之者。如就其所用之字以释之，未有不以辞害旨也。《麟之趾》“麟之定”，《传》云：“定，题也。”读定为颀。《采蘋》“有齐季女”，《传》云：“齐，敬也。”读齐为斋。《玉篇》引《诗》，作“有齋季女”，则读为齋。“有齋”以状季女之美好。“有斋”以状季女之庄敬。二义并于诗旨无妨也。《载驰》“许人尤之”，《传》：“尤，过也。”读尤为讵（《经典释文》：尤本亦作讵）。《芄兰》“能不我甲”，《传》：“甲，狎也。”读甲为狎。《河广》“曾不容刀”，《笺》云：“船曰刀。”读刀为舫（《释文》：字书作舫）。《还》“并驱从两肩兮”，《传》：“兽三岁曰肩。”读肩为獬。在文字未备之时，用初文以明后起之义，于古器刻文中，尤为习见。《诗》三百篇，若此等例，虽不逾百，然《传》、《笺》亦有未能尽得其义者。如《小雅·渐渐之石》：“渐渐之石，维其卒矣。”《传》：“卒，竟也。”按“维其卒矣”，与上章“维其高矣”同义。卒应读为萃。而《传》就卒字之歧义解之，望文生训，失之远矣。《笺》云：“卒者，崔嵬也。”《说文》：“萃，萃危，高也。”盖单言曰萃，复言曰崔嵬也。《秦风·驷驖》：“奉时辰牡，辰牡孔硕。”马瑞辰《诗传笺通释》云：“《说文》：麋，牝麋也，辰牡犹言驂牝。彼以驂为牡，与牝对言（《邶风·定之方中》：“驂牝三千。”）。此以麋为牝，与牡对言。”辰应读为麋，当矣。而《传》就以立义，谓“辰，时也”。《笺》申之云：“奉是时牡者，谓虞人也。”皆失《诗》旨。《小雅·宾之初筵》“酌彼康爵”，以承上句“室人入又”。卒章：“三爵不识，矧敢多又。”此两“又”字，《传》训“入又”之“又”为次，谓“主人亦入于次”，《笺》俱训为复，谓“室人入又”者，“室

人复酌为加爵”。谓“矧敢多又”者，“况能知其多复饮乎”。是皆与《诗》旨不协。设读又为侑，则无待费解，而其义豁然自明。其用后起字而应读从初文之义者，为例较少。若《天保》之“何福不除”，除读为余。余予通借，犹云“何福不予”也（《传》：除，开也。《笺》：何福而不开，皆开出以予之。说近迂回）。《车攻》“决拾既饮”，饮读为次，犹云引弦之驱，纵弦之鞬，既次比也（《传》：饮，利也。《笺》：饮，手指相次比也）。《曹风·候人》“何戈与祗”，祗读为戔（《卫风·伯兮》：伯兮执戔。《传》：戔，长丈二而无刃）。《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蒺，贻我握椒。”蒺应读收，如犹将也（例证详《经传释词》）。言观此巫女（即南方之原氏）事神将毕，而赠我握椒也。《传》以芘芣释蒺，《笺》云：我视女之颜色，美如芘芣之华。亦非《诗》旨。

要之我国文字，以语言为单音，每使同音字之歧义，易淆正义。歧义愈多，正义愈晦，先秦载籍之所以令人难喻者在此。然则歧义何由废？正义何由明？其道无他。一曰循声以求字。古代文书，既多“依声托事”之字，则字之运用，以音为枢。如不明古今音迁变之端委，则古代字音，孰同孰异，无从辨别，故稽考故训，必自知音始也。一曰审词位以见义。盖我国语文，与演音文字藉形式变化以表明词旨者，迥然异趣。故一字之义，恒视其列入句后之位置，与其上下字之关系，以显其词性。词性既定，即不容歧义厕杂其间。《诗》之《传》、《笺》，于斯二者，俱有所忽。尤以不察一字入句后必然之义，而漫以歧义解之，此所应商订者一端也。

一曰昧于诗之句例。我国语文组合之法式，古今无大异也。司马迁采用虞夏商周之文，如《尧典》之“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史记》易为：“信饬百官，众功皆兴。”“有能俾乂”，易为：“有能使治。”《汤誓》之“夏罪其如台”，易作：“有罪其奈何。”“时日曷丧，予及吾皆亡”，易作：“是何时丧，予与女皆亡。”《牧誓》之“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史记》易作：“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观古今语之异同，不在语法之悬殊，而在词汇之有异。故通解古今语，以不得词义，致语意不明者多。以语法之特异，如《左氏传》“室于怒而市于色”之句例，致古今语意隔越者，则不多见。据是则解释古语，具有不获于今语之法式，而

成语病者，求诸《诗》之《传》、《笺》，亦不能为讳。

《诗》中状物之词，其为单字音，往往用助语词“有”字以足之。其构成句之法式有三，如：

有猗其实《桃夭》	有杕之杜《杕杜》	有觉其楹《斯干》
有莺其羽《桑扈》	有颁其首《鱼藻》	有莘其尾《鱼藻》
有匪君子《淇奥》	有瓊葱珩《采芑》	有猗簋飧《大东》
有捄棘匕《大东》	有猗雉鸣《匏有苦叶》	

此一式也。如：

彤管有炜《静女》	新台有泚《新台》	四牡有骄《硕人》
蒙伐有苑《小戎》	酬酒有猗《伐木》	庭燎有辉《庭燎》

此又一式也。如：

有洸有溃《谷风》	有严有翼《六月》	有伦有脊《正月》
----------	----------	----------

平列两状词以为一语者，此又一式也。凡诗中语句，与以上三式相同者，助语词“有”字下之一字，必为状词。于状词之前，或状词之后，又必有名词以主之。《节南山》“有实其猗”，“实”为状词，则“猗”为名词无疑，故猗应读为阿。阿，曲隅也。有实其阿，言南山之阿，实然广大也（见《诗·述闻》）。《传》训实为满，训猗为长。《笺》复申之云“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满，其帝倚之畎谷，使之齐均也”，皆失之。《东门之墀》“有践家室”，《传》训践为浅，按《伐柯》“笱豆有践”，《传》“践，行列貌”（《伐木》《传》：践，陈列貌），则有践家室者，犹言此室家屋宇整齐也。《笺》因《传》而云：“浅室家”，则不词矣。《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有栈即有践，亦所以状车之整列也。而《传》训栈车为役车，亦失《诗》旨。《正月》“有皇上帝”，犹云：“皇矣上帝。”皇为状词，而《传》训为君，《笺》谓“有君上帝”，则不词矣。“有苑其特”与“有杕之杜”、“有苑者柳”，句法正同，特非“茂特”之义明甚（《笺》：有苑然茂特之苗）。《车攻》“会同有绎”，“有绎”所以状会同者服章之盛也（说见《诗·述闻》），而《传》训绎为陈。《瞻彼洛矣》“韡韡有珌”，与上章“秣稊有爽”句同，“有爽”所以状其色，则“有珌”所以状韡韡之有光芒也（珌，《释文》作琕。《说文》，焯，火貌）。而《传》释珌为“下饰”，皆与句例不协。《邶·谷风》“有洸有溃”，《传》：“洸洸，武也。溃溃，怒也。”此二字义

近，皆状词也。《六月》“有严有翼”，所以状敬事也。《正月》“有伦有脊”，所以状言之忠说也。《宾之初筵》“有壬有林”，所以状“百礼”之富备也。《传》《笺》于此等句，俱以名词释之（严、翼，《传》：“严，威也。翼，敬也。”伦、脊，《传》：“伦，道，脊，理也。”壬、林，《传》：“壬，大，林，君也。”《笺》：“壬任也，谓卿大夫也……又有国君。”按《传》之例，凡训为状词者，皆用貌字表之。如“彤管有炜”，炜，赤貌。“新台有泚”，泚，鲜明貌。“玼兮玼兮”，玼，鲜盛貌，皆是。以此例彼，则严、翼、伦、脊等字，皆作名词解也。《笺》因《传》释壬为任，而以卿大夫实之，尤觉节外生枝矣），亦与诗之句例不协也。

诗中之联绵字，审其结合之形式，约有数端。其出于语音之自然者，如“窈窕”、“参差”之类是也。其以词义之相近而结合者，如“寤寐”、“琴瑟”之类是也。其以相反之义结合成词者，如“夙夜”、“陟降”之类是也。此种复合词，于未结合时，则一字一义。于既合之后，则成一涵盖之义。即云字义之相反者，亦往往用其偏义，以明一意。如“夙夜在公”，“岂不夙夜”，此专明夙字之义也（此据马瑞辰说）。如“文王陟降”，“陟降厥家”，此专明降字之义也（此据本师王静安说）。联绵字散见于三百篇中，几无篇无之。然有变化为句之形式，而仍当视之为联绵字者，亦所在多有。故疏释此等句，应本联绵字之特性，说明其涵盖之义则已足。若字为之训，则凿枘矣。顾《传》、《笺》于此，有得有失。如“以敖以游”（《邶·柏舟》）《传》云“可以敖游”，“琐兮尾兮”（《旄丘》）《传》云“琐尾，少好之貌”，“其虚其邪”（《北风》）《笺》云“威仪虚徐”，“挑兮达兮”（《郑·子衿》）《传》云“挑达，往来相见貌”。凡联合其词而通释之者，皆无悖于《诗》之句例也。知乎此，则其字字分释，致枝梧为病，显违《诗》旨者，盖亦十之五六也。兹刺举数例以明之：

《菁菁者莪》：“汎汎杨舟，载沉载浮。”《传》：“杨木为舟，载沉亦沉，载浮亦浮。”《笺》：“舟者沉物亦载，浮物亦载。”按：沉浮为联绵字，所以状飘浮之杨舟，与“汎彼柏舟，亦汎其流”用意相同，两载字为助语词，犹“载驰载驱”、“载飞载扬”、“载清载浊”之比。而《传》、《笺》读载为载重字，并强解沉浮之意，所谓钩铍析乱而已。

《伐木》：“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按：“神之听之”句，犹“颠之倒之”、“要之襍之”、“絜之维之”、“泳之游之”之比也。颠倒、要襍、絜维、泳游为联绵字，则神听二字，其义当必相近。《尔雅》：“神，慎也。”《广雅》：“听，从也。”慎顺古通（《礼记·礼器》“顺之至也”。《释文》，顺本作

慎),神听犹言从顺,能从顺故能和平,语意上下相贯。而《传》云“神若旺之”,致上无所承,下无所受,失之远矣。

《楚茨》:“孔惠孔时,维其尽之。”按:惠时亦为联绵字,时善古通(《类弁》“尔穀既时”,《传》:时,善也),惠亦有善义,惠时云者,犹《天保》“单厚”之意(《尔雅》:亶,厚也。邢疏引《诗》作“亶厚”)。“俛尔亶厚,以莫不庶”与“孔惠孔时,维其尽之”,意正相同。俱谓神明降福之优渥也。而《笺》云“甚顺于礼,甚得于时”,失之。同篇“既齐既稷,既匡既敕”,匡敕连文,则齐稷亦为连文。《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优渥,沾足,皆连文。句例相同也。《传》训稷为疾。《笺》训齐为“减取”,“稷之言即也”。非诗义。马瑞辰谓齐稷义近,《尔雅》:“齐,疾也。”此说当矣。齐稷,匡敕,皆所以状祭祀之肃敬也。

《绵》之诗“爰始爰谋”,《笺》释之云:“此地将可居,故于是始与豳人之从己者谋。”以相同之句例之,《笺》说非也。《邶·击鼓》“爰居爰处”(又见《小雅·斯干》),居处连文,《四牡》之“不遑启处”,《采薇》、《出车》之“不遑启居”,启处,启居,犹居处也。本篇“曰止曰时”,《诗·述闻》:“《尔雅》:爰,曰也。‘曰止曰时’,犹言‘爰居爰处’。”(时与止同义,《笺》曰:时,是也。非)据是则始与谋亦连文义近。马瑞辰谓“爰始爰谋”,犹言“是究是图”,得其义矣。

《邶·雄雉》“不忮不求”,与“不狩不猎”、“不稼不穡”句例正同。狩猎,稼穡,连文义近,忮求之为连文无疑。按《斯干》“如跋斯翼”,《玉篇》引作“如企斯翼”。企,《说文》云:“举踵也。”《河广》“跂予望之”,跂即举踵之意。忮亦企字之借。“不忮不求”,犹言无所希冀也。得此一义,用以解诗,则诗意明。用以释《论语》孔子引此诗以赞子路,其意亦昭然自见。《雄雉》诗旨,《朱子集传》以为妇人思其君子久役于外而作,此说甚是。首、次二章,兴感君子之远役,以极言劳念之情。三章言岁月悠久,道途辽远,君子来归之不易。卒章则伤感世之君子,重利轻离。如无所企求于外,敦夫妇之谊,岂非善之善者耶。用情专笃,前后一贯,此无异一篇闺怨之诗也。《论语》孔子称子路“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盖以子路之于富贵,无动于中也。此与孔子之视富贵如浮云者,情怀相似,故引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许之。忮求之为企求,义更昭著。而《注疏》引马融之言曰

“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贪求，何用为不善”。《诗传》亦就伎字释之，谓“伎，害也”。是皆支离之说也。（按《后汉书·儒林传》云：“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余深疑《诗》传之作，出自马融。盖毛萇传《诗》，就学派言也。马氏作传，而曰《毛诗传》，是乃本毛氏学以为解诂，非谓传文之出于毛氏也。而后儒忽之，谓作传者即毛氏，此与《诗序》之作，本出卫宏，而指为毛氏者何异。《论语注疏》引马融释《诗》之语，此非马氏袭用传文，适足为马氏作传之一证。故引语先列马说，后引传文，即本此意。）

戴东原论细读古籍之要旨云“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古经解诂沉叙》）。盖文字与语言，互为表里，于文有所未达，宣之于口，亦未有能使人喻其意者。《诗》《传》、《笺》往往不察句例，随文傅会，致古人之心，无由照见，此所应商订者，又一端也。

一曰援附史实，妄说《诗》旨。读《诗》而欲明其本事，此人情之所同然也。观先秦载籍，引《诗》喻志，大都断章取义，衡以《诗》之本义，未必全合。《论语》子夏问《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明“礼后”之意。而诗之本义，所以状硕人之美也。《孟子》引《公刘》之诗，以明公刘之好货。引《绵》之诗，以明太王之好色。而诗之本义，前者敷陈公刘之富强，后者叙述太王之迁岐。他如《左氏传》、《荀子》书所引，亦皆取诗之旁义以言耳。汉承先秦诸子百家遗说之后，会为通学。儒说虽藉政治之力，巍然独尊，而阴阳家言，实牢笼一世，转而以六艺为依托之体矣。三家《诗》中之《齐诗》，若翼奉以五际六情之理，释《小雅》之《吉日》及《十月之交》篇（见《汉书·翼奉传》），此与《诗》义，固风马牛不相及也。韩鲁《诗》说，或传或不传，虽云“善推诗人之意”，与“为训故以教”，然观其一二，傥亦所谓以意逆志者耶？自有《毛诗序》行世，于是《诗》三百篇之作意，皆若言之有故，后儒且以为子夏与毛公合作。转相尊信，奉为鸿宝。此实考明诗旨之大障也。《后汉书·儒林传》：“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则作序者，为东汉初年之卫宏。汉儒论学，好为向壁虚造之说，乃为一代之风气。以今日之所知，读许叔重之《说文解字》，其间缘饰附会之谬语，不一而足。卫宏之《诗序》，亦向壁虚造之作耳。朱熹谓：“《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以为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

知《诗序》之果不足信。”(见《朱子语类》)故其《诗集传》，即废序不用，摆脱《诗序》之衔勒，而欲有所疾驰。此种求真之精神，何可废耶？顾其术不密，其见地亦有所囿。盖欲阐明《诗》旨，必先熟察《诗》之社会。三百篇中，其性质之近似者，又当比合观之，适足为此时社会某一面之写实也。兹本所见，揭数事言之。

我国古代之有武士，观孔门弟子之子路而知之。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豶豚”，殉卫君之难，“结缨而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武士之神态，固奕奕如生也。《诗》中歌咏武士之体貌、才技、责守，至详尽悉。爰择其要，表而出之。

武士之特点 篇名	体貌	风姿	才技	责守	精神	诗人之赞语
兔置	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 公侯好仇 公侯腹心		
驹虞			壹发五豝 壹发五豨			于嗟乎驹虞
简兮	硕人俣俣 有力如虎 赫如渥赭		执轡如组	公庭万舞		
叔于田			岂无服马 不如叔也	叔于田 叔于狩		洵美且仁 洵美且好 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		乘乘马  两服上袞 两骖雁行	执轡如组 两骖如舞 禴褻暴虎 叔善射忌 又良御忌 抑罄控忌 抑纵送忌	叔于田  献于公所		
清人		驷介旁旁	左旋右抽	中军作好		
羔裘	孔武有力	羔裘豹饰			舍命不渝	邦之彦兮

续上表

卢 令		卢令令 卢重环 卢重铎 (按卢为田 犬,诗人状 田犬俊美, 即所以反映 虞人之风姿 也,故次于 此)				其人美且仁 其人美且鬻 其人美且偲
猗 嗟	颀而长兮 美目扬兮		射则臧兮 终日射侯 不出正兮 舞则选兮 射则贯兮 四矢反兮	以御乱兮		
駉 骥			公曰左之 舍拔则获	公之媚子 从公于狩		

是时武士,皆体力矫勇,英姿飒爽。其才技则善射御,擅乐舞。若《清人》之“左旋右抽,中军作好”,负指麾之责,盖又为武士中之将帅欤。古者有事之时,公侯所豢养之武士(当时贵族,俱有武士,非专就《诗》言耳),用以御侮。故称之为“公侯干城”也。无事之时,则藉狩猎以讲武。《七月》:“二之日其同,载缁武功,言私其豶,献豶于公。”此即以狩猎为讲武之证。至若《车攻》所记,行狩之阵容,已无异行军之阵容矣。武士之职责,为是时国家安危所系,故诗人歌咏之,如用诗叙之说,《兔置》为“后妃之化”,《驹虞》为“鹊巢之应”,《简兮》“刺不用贤”,《叔于田》二篇,俱谓刺庄公,而以叔为《左氏传》所称之“京城太叔”,清人为郑文公时之高克。若此之类,而《郑笺》又从而傅会之。非仅诗旨无由明,古代社会武士之精神,亦为之泯没无余矣。

周之世,一新兴之农业社会也。周之始祖为后稷,播种百谷,以树兴邦之基。至公刘备修祖业,因农耕之利,振其干戚,拓土至豳,古公亶父复自豳迁岐。盖周人所至之地,荒莱以辟,经界以整。读《大雅》之《生民》、《公刘》、《绵》诸诗,其自西徂东进展之迹,及其所以富强之故,固斑斑可考也。《诗》三百篇,既以农业社会为素底,据是以求诗中之义蕴,则可得而

言之矣。《豳风·七月》为农业社会人民生活之素描，《小雅》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诸篇，皆叙述岁丰民乐，祭祖事神，以祈福祐之盛况。若《斯干》之诗，则有所谓宗法之意味在焉。盖是时之社会组织，以宗族为基础。宗法云者，即宗族组织下之制度也。其制立嫡为群宗之主系，此之为大宗。诸弟之世系，所谓小宗者，随世隶系焉。此世世继承之统系，纯以男子为主干，上承祖先，下率群宗，敬宗收族之责，亦胥以男子任之。因此制度，希宗支之蕃衍，而有多子之思。又因此制度以男子为主体，而男女之地位，遂复不同。《斯干》之所谓“似续如祖”，所谓“乃生男子……室家君王”者，此就宗子继统说也。梦熊罴以象征生男，梦虺蛇以象征生女，生男则寝之床，生女则寝之地，男子可为君王，女子维主中馈，是皆因家族制度所反映之意识也。由是言之，则《无羊》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旃维旃矣，室家溱溱”，其义亦可知矣。众读为蠖，牧人梦蠖蝗之化鱼，为丰年之兆。马瑞辰作如此解，诚独具巨眼。顾于“旃维旃矣”句，未得其义。按《说文》，龟蛇四游为旃，错革鸟为旃。《周礼·司常》郑注言旃有画熊虎者。则旃之为旃，犹言龟蛇之变为熊虎也。牧人梦龟蛇之变为熊虎，与《斯干》之梦熊同义，俱为生男之祥。故云“室家溱溱”也。多子之思，既为男系家族制所共有之心理，则《周南》之《蠡斯》、《麟趾》亦为反映此种心理之诗。《采芣苢》一篇，有以“其实宜子孙”（陶注《本草》引《韩诗》说），则此采芣苢者之心理，亦灼然自见矣。

自宋儒掊击《诗叙》之伪妄，启示心悟之途径，由是解说《诗》意者，竞尚“直寻”（若崔东壁《读风偶识》、魏默深《诗古微》、方玉润《诗经原始》，皆以此法为主体），直寻之法诚善矣，然不明声韵通解之理，不解语文组合之法，不察《诗》之社会背景，仍不免时多影射之辞。至若毛郑之说《诗》，强《诗》就己，尤不足取。此所应商订者，又一端也。

学术之事，本因时推进。右所举三端，非于毛郑好为讥评也。盖今人所资取者厚，其足为思想之锢蔽者亦渐见摧毁，而钻研之途术，亦蒙受近世朴学家之所赐，及现代科学之影响，而日进于缜密。振旧刷新，恍亦今之学人所有事耶？

1942年5月3日

## 后 记

1998年,即南京大学纪念我父亲黄淬伯教授诞辰100周年的那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遗著《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一书。2005年春,南京大学中文系鲍明炜教授将父亲早年所著《诗经覈诂》全部遗稿交我设法整理出版,事前,鲍先生已请南京大学中文系滕志贤教授对全稿进行了评估,滕先生于2000年9月写了书面简介。其后,由于物色不到合适人选对全稿进行整理,又搁置多年。2006年4月,经鲍明炜先生引荐,请南通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周远富整理全稿,周先生慨然承诺。

2005年1月,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又十分惊喜地发现了原以为在“文革”中遗失了的父亲全部手书日记八本。父亲日记从1934年开始,不连续地记至1949年,内容包括读书心得、时事评论、书信来往、交友、家事、剪报、诗词、印章等,这虽是私人日记,由于跨越不同时代,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学历史遗产。

至此,父亲的所有著述都陆续归到了我这里。我倍感兴奋,感到这份遗产如果再不整理出版,使之回归社会,很快就要湮没了,从而产生了出版《黄淬伯文集》的计划。《黄淬伯文集》包括已出版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唐代关中方言音系》,遗著《诗经覈诂》和《黄淬伯日记》。其中周远富教授整理的《诗经覈诂》,陆远先生、赵鹏先生和金艳女士整理的《黄淬伯日记》,现已先后完成。四本著作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需要提一下《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一书的再版,这本著作于1931年6月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08年我从友人处得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3年2月再版此书。其后,中华书局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协商,后者同意中华书局出版黄淬伯著《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一书的大陆版。作为继承人我也欣然支持。由此该书得以顺利面世。

在我有生之年,能见到我父亲的文集面世,实非易事。在此,请允许我对中华书局、徐俊总编辑及有关的责任编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有参加本书整理工作的各位学者,以及南京大学中文系鲍明炜教授(已故),南通严晓星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

黄东迈

2010年1月26日